

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

使藏纪程
西藏纪要

拉萨见闻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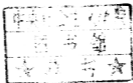
新平社

PDG

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

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第二輯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出版



DR02/2001

責任編輯	主編	顧問
王哲	陳家	吳豐培
季垣	拉巴	
州	措	

I 266
99

84514



使藏纪程
拉萨见闻记
西藏纪要

三种合刊

一代一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前言

《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是西藏社会科学院编印的三种藏学史料丛书之一。原名《西藏研究丛刊》，遵照藏学界朋友的建议，自第二辑起改用今名延续出版。另外两种丛书是《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和《西藏学汉文文献别辑》。《汇刻》有线装和精装缩印两种版本，《别辑》为线装本。这些书自一九八一年陆续编辑付印，迄今已成书四十多种三百余册。

《文献丛书》第二辑选入史料十六种，已成书的有：《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清政府与喇嘛教》、《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康纪事诗本事注》和《西藏春潮》共六种。陆续付印的除《清代藏事奏牍》和《川边历史资料选编》外，还将选入几种民国时期的藏事史料，其中包括朱绣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与《海藏纪行》、刘曼卿著《康藏招征》、黄慕松著《使藏纪程》、吴忠信著《西藏纪要》、朱少逸著《拉萨见闻记》、尹昌衡著《西征纪略》、唐柯三著《赴康日记》、李明渠著《筹藏政策》等。

清末和民国期间，由于帝国主义的捣乱破坏，藏地连年多事，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空前复杂激烈。其间入藏官员、学者和僧人，为维护领土主权，密切民族关系，据亲身见闻，或据历史文献纷纷著书立说，或向世人介绍藏情，或探讨禦外治边政策，其数不下数百种。《文献丛书》第二辑选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他著述，我们将在今后次第择优选入各辑。

编印这部丛书的主要目的，是想为当代学人和民族工作者提供方便，为后世保存文献史料。

藏学汉文文献史料相当丰富，有人估计约千种左右，为数仅次于同类藏文文献。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以往从未经过系统整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有关部门中，各家收藏有多有少，未听说那一家的收藏是齐全的，使用极为不便。一些前期出版的古籍，大都老化变质，触手纷纷碎落，已不堪用；数以万件计的汉文藏事档案和不少珍贵的稿本，

正在不断散失，急待整理成书。因此，无论从藏学发展和西藏工作的迫切需要考虑，抑或从抢救文化遗产着想，都需要我们自己动手搜集整理。

起初，《丛书》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西藏的藏学研究和在藏工作人员，现在它已行销全国，跨出国门，走向世界。这对我们是鼓励，也是鞭策，将督促我们把这件事坚持下去，并做得好一点，为国内外藏学界多做些服务工作。近年来，海外对西藏的议论颇多，遗憾的是，有不少说法距离西藏的实际甚远，甚至完全颠倒了是非。这些人如能摒弃偏见，认真读一点可信的材料，再实地考察一番，就会对西藏的过去和现在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人类总是在不断进步的，如果我们的丛书有助于海外学者和对西藏感兴趣的人了解西藏，有助于国内外学术交流，有助于藏学的发展和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那将是一大事。

《丛书》是一部资料书，编纂这类资料丛书，我们主张力求其全，力

求准确，力求有用。只要是较有史料价值的藏学文献，我们都准备编入《丛书》，为国内外读者提供一部史料较为完备的藏学工具性图书。《丛书》拟收录的文献史料约百种左右，要全书成编，还需要做不少事情，也会遇到种种困难，但我们还是想把这件事做完。

在个别藏学家眼里，整理藏学文献是难入藏学研究之流的，这番话已绕耳数年而不去，可见是决心要影响我们的。但离开文献史料，专家又立足于何地？世上人多，各有所好，我们干上这一行，至今不悔，不但不悔，而且郑重表示：我们立志为国内外藏学界当资料员，还要力争做一个合格的资料员。

一九八一年十月一日牛力耕于北京

重印《使藏纪程》、《西藏纪要》序

吴丰培

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举国腾欢，衷心拥护共和，中国振兴有望，企盼民主政权的到来！何意竟被北洋军阀窃夺了胜利果实，互相争夺，兵戎屡见，动荡不安，演成割据局面。北洋政府自顾不暇，政令梗阻，很难过问边远地方事务。西藏地方政府，也如其他地方一样，一度分据藏隅，同中央政府的关系，时近时疏；又因英帝国主义的挑拨唆使，藏军和川军两股地方武装，在康区各地对峙，多年不解，以致音讯阻碍，更形隔膜。

适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与十三世达赖土登嘉错由于英人挑拨，师弟失和，一九二四年毅然历险东来，奔向内地。当时北京政府极力款待，锡以封号，成立机构，拨给经费，使藏地人民增加了向心力。前曾撰《九世班禅来京前后》一文，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随后，达赖也派要员贡觉仲尼、侍从十人来到北京，其公开职务是雍和宫堪布，实际上是达赖和噶厦的代表，经常与北京政府蒙藏院接洽办事。贡觉仲尼到京后，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递一份报告给蒙藏院，呈报到京日期，并附履历「鉴核各案」。〔按《理藩部则例》是一部清代管理民族大法，在当

时各民族地区实施，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曾重印发行，仍加沿用，今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其中对「京城各处任职喇嘛」定额等，均有规定。雍和宫喇嘛虽由达赖派遣，但必需由驻藏大臣呈请理藩部转奏，得旨批准，才能正式就任，故贡觉仲尼仍履行旧章，呈请蒙藏院「鉴核」，足以说明当时西藏派员到京，还是沿用清代规章办事的。

迨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逐渐趋向统一局面。一九二八年贡觉仲尼到南京述职，转达了达赖倾心内向拥护中央的诚意，请求成立西藏驻京办事处，政府拨给经费。经过筹备，于一九三一年正式成立，国民政府照拨经费。从此，传统

隶属关系有所恢复。

事前，政府还多次派员入藏，在一九一九年，当时国务院电甘督张广建，特派专员朱绣、李仲连、红教喇嘛古浪仓等，轻骑简从，由青海赴藏，与达赖喇嘛联络感情。朱绣等一行十二月到达拉萨，住了四个月，一九二〇年四月返回青海。濒行之际，达赖特设筵俎饌，声言：「誓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二)

一九二九年七月，国民政府派遣文官处一藏族女职员刘曼卿，取道西康前往拉萨。刘生于拉萨，求学于内地，热心统一事业，到藏后，住了三个月，达赖两次礼见，态度友好，

曾当面相告：「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此事详见刘曼卿所著《康藏轶征》。

同时，又派贡觉仲尼回拉萨联系。

一九三〇年，国民政府又派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谢国梁、秘书谭云山同去拉萨。国梁在中途病逝，由谭云山带国民政府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意见到达拉萨。其中最要二条云：「西藏不得与中国以外之各国发生政治关系，和西藏外交及军政重大事项，应由国民政府负责办理。」

在北京政府时代，先父吴燕绍先生供职蒙藏院宗教科，主管喇嘛事务，凡西藏及各地有职位的喇嘛到京，均有礼节

性的拜访。国民政府成立蒙藏委员会，内设藏事处，处理西藏一切事务，还举办蒙藏学校，培养蒙藏民族人才。又明令宣布：「西藏民族与汉满蒙回各族，同为中华民族，自不应加以歧视，以后对于西藏民族，不得沿用番蛮等称谓，以符中华民族一律平等之旨。」（三）

二十余年中，派遣公务及其他人员，经常不断；通过上述往来和沟通，加之英帝策划夺权阴谋败露，达赖内向之情加深，看到中央渐有统一的局面，故有靠拢的愿望。前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对达赖的回忆有云：「达赖喇嘛……内心则常觉接近祖国以延续其对西藏之封建神权

统治，终较沦入英国外教之殖民统治为得策。加之西藏广大爱国力量对他也不无影响，所以在他一生中不少事实说明，他既不易为亲帝上层分子所左右，亦不会受英帝国主义所銜勒，长期对祖国抱着若即若离的犹豫观望态度。这种态度也与祖国当时反动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帝国主义的软弱屈从，认为不足恃等因素，有极密切之关系。」^(四)他的评论尚属客观。

在西藏代表贡觉仲尼等所撰《达赖事略》中亦云：「惟时达赖自思，政体既已革新，中枢政治当不似清季摄政王时代之暗昧，虽只致力于藏中政教之治理，实未尝一日忘情于

中央，恒思乘机恢复旧有关系，以符五族共和建国之真谛也。……民国十七年……即遣代表持文入藏慰问，达赖固自喜出望外，私幸宿愿可偿，藏众尤^摩喜若狂，故代表在藏倍受隆重待遇，达赖遂亦派遣代表入都，重图团结，虽其间川藏稍生隔阂，说明十三世达赖拥护国民政府，主张恢复中央与西藏旧有的隶属关系。」（五）此项记载，出自西藏代表之手，表达了十三世达赖的真实感情。

三十年代初期，中央同西藏地方的关系颇有冻解冰融之较好形势。故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政府依例呈报中央，热振呼图克图摄政也

呈请中央批准，同时贡觉仲尼等代表西藏意见请大员入藏，据此，国民政府特派参谋部次长黄慕松为专使进藏吊唁，受到西藏各界热烈欢迎。黄慕松撰有《使藏纪程》，记旅途以及致祭的经过。

黄慕松原名承恩字慕松，壮以字行，广东梅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北洋陆军大学校长，后供职参谋部，出国多次，著有《环球游记》，通晓日、英、德、法等国语，是时任参谋部次长，兼边务组长，以干练著称。此次黄氏西藏之行，是辛亥革命二十余年来中央大员第一次入藏，使命重大。他们入藏是分两批走的，随员蒋致余（著有《三十年

来藏事之回顾及其解决之途径》、王良坤、巫明远由海道先到拉萨，与噶厦共同议定黄慕松入藏致祭的有关事宜，黄本人则率领随员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由南京飞成都，同行者有刘朴忱、陈敬修、林东海、李国霖、高长柱等员，五月七日离开成都，取道西康，八月二十八日到达拉萨。《使藏纪程》就是黄的亲笔逐日按程所记。其记事具体翔实，文笔流畅，清晰可读，对于沿途的地理、政治、宗教、风俗无不涉及，乃游记中之佳作。前几年，余曾将清代入藏纪行之作，汇编二十六种，书名《川藏游踪汇编》，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后又增编《康轶纪行》及《有泰驻藏日记》，因以清代为

断，故未及此。今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整理重印此书，邀加前言，因重读一过，觉此书有重印公布的价值，略记其要点：

一、西藏地方政府与当时中央在二十余年间，虽有上述之往来，但使者多为一般成员，而此次则派了大员，沿川康大道进藏，虽路途艰险，旷日费时，但沿着清代驻藏大臣的路线，乘轿前往，仪式仍用旧制，使藏民见之为按班（藏族对于驻藏大臣的称呼）再临之感，书中记布达拉宫仍供「当今皇帝万万岁」之牌，足见内向之心殷殷，关于向往中央的言行，无不详载。

二、沿途景物大致与《川藏游踪汇编》各篇所载类似，然时隔二十几年，究有变化，特别是西康建省后，设立行政机构，自有不同，可相互参阅，并可为西藏交通史，提供较好资料。

三、对乌拉之困苦，再三提及，藏官苛虐，寺庙征差，相沿未改。若与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今日藏区相比，人民生活自有天壤之别。书中也不可能有解放农奴的思想，但对于藏民生活在种种压迫下之困苦情形，还是多次有所反映。藏族人士读了此书，对西藏社会之今昔迥异，必感触更深。

四、对于地名或称谓，间有释意，在当时学藏语者少，得

此也不无可据。

五、许多琐记，如十三世达赖生前储银七百余箱，约百余万元，不丹多营商于拉萨南八站某地（编者按：即错那宗），不丹米由此地输入等，尚有可取。惟记慈禧后生于雅州建昌道署，其父曾任雅州总兵官，查《清历代后妃传稿》载：「慈禧父惠征安徽徽宁道太广兵备道。」未闻曾官雅州，恐系传闻吧。

六、此书原有铅印本，印数较少，今属罕见。故西藏社会科学院汉文文献室据浙江省图书馆和我的藏本整理校订，请人精抄影印，以应藏学研究之急需。惟其中照片多幅，无

法重印为憾耳。

册封吊唁十三世达赖是件大事，此书详记经过，记行自一九三四年五月七日由成都出发，四阅月而达拉萨，至十二月十八日离藏，从江孜、亚东、大吉岭、加尔各答转赴新加坡、马尼拉南洋等地，次年二月一日始抵香港而回广州，旅途往返不同，逐日记录，颇为详备。此行成果，《现代中国人物志》云：「勤宣中央德意，藏民感欢异常，对中央之隔膜，完全祛除，西陲与中央重交好，实归功于先生。」虽不免过誉，因此而打开西藏蔽塞之门，确有一定的成绩的。

同行副官高长柱撰有《边疆问题论文集》，一九四八年

正中书局出版，书中记藏事者占半数约十五万字，颇详藏区各类情况，堪与此书相参阅。

继黄慕松吊唁十三世达赖之后，有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敕封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登珠坐床典礼之事。吴的官阶更高，与清乾隆朝派遣工部尚书松筠为驻藏大臣相等。在十三世达赖逝世后，经过五年之久，按照活佛转世办法，在各处寻找灵童，于一九三八年在青海寻得儿童十四名，屡经验证，以塔儿寺大泽祈家土司辖地曲却策仁之子拉木登珠灵异最著，由西藏驻京办事处呈请国民政府允准，发给执照，并由政府叠电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派一营护送，发给

巨款十万元以作旅费。西藏摄政热振呼图克图一再电请中央妥为护送，还申请派员赴藏主持坐床典礼。当时国民政府即特派吴忠信入藏主持大典，并补发热振金印与采玉二等勋章，热振当即致电中央「敬领」。察看其灵童以及主持坐床典礼，均载吴忠信所撰《西藏纪要》及《拉萨见闻记》中。《纪要》中有云：

「达赖转世坐床为西藏政教上最重要之事，现由中央派员主持，而西藏遵照办理，热振系代理藏王，此次接受中央册封，即不啻表明西藏政教上最高主权已属于中央。」

这些话符合当时情况。吴忠信入藏一切仪式，都按照清代旧章进行，在抗日时期，国库异常拮据，然不惜巨资四十万元举行隆重的典礼和布施。《西藏纪要》中前二章八节均记入藏主持坐床的经过，占全书的半数，第三章十一节均属西藏概况。其典礼中对于座次问题，核《宗教源流考》所载《掣签仪制图》均相类同，故此书的政治价值甚高，历史的真实性甚强，虽台北曾加制印，而此地尚不易找到，故文献室亦加重印，编入《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

著者吴忠信字礼卿，安徽合肥人，一九〇五年毕业于江南武备学堂，历任营长、江苏省政府委员、淞沪警察厅长、安

徽省政府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新疆省主席等职，一九五九年死于台北。他入藏主持达赖坐床典礼，颇费周章，终能完成使命，因将经过以成此书。其随员朱章号少逸也撰成《拉萨见闻记》一书，翔实可读，可与《纪要》互为补充，故加附印。

总之，《使藏纪程》、《西藏纪要》和《拉萨见闻记》三书，乃当事者所述、身历目击之事，极可徵信。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十三世达赖圆寂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的档案》，更属第一手资料，四书互参，相得益彰。因不厌其烦，详述二十余年之经过，可供治近代藏族

史者的参考。

寄语旅居国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不妨回忆一下当年由入选灵童、自青返藏，以及举行坐床典礼始末，其间中央政府和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和全国人民的种种关怀，必是记忆犹新，饮水思源，理当有所领悟。既然承继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自当秉承遗志，履行「誓心内向，共谋五族共和」和「都是祖国领土，何分尔我。」的英明遗言，翩然归来，共建新西藏，以符全国各民族的愿望。作为西藏研究的一员老兵，也将拭目以待新气象的到来！

注

(一)《班禅额尔德尼传》

(二)《西藏六十年大事记》

(三)同(一)

(四)《蒙藏委员会法规汇编》

(五)「黄慕松入藏纪实」《文史资料选集》九十三期

(六)《达赖事略》

使藏紀程

黃慕松

緣起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西藏達賴喇嘛圓寂，中央念其歷年以來，宣揚佛化，保障西陲之功，兼為溝通中藏情感，恢復原來關係起見，冊封為護國弘化廣慧大師，並致祭典禮，特派慕松為專使，代表入藏，舉行冊封致祭典禮。慕松於二十三年二月十日奉命，後着手籌備，歷時一月，摒擋就緒，乃派參議蔣致余、秘書王良坤，於三月十八日，由印度遵海入藏，集洽一切，參議巫明遠亦由海道前往，其餘隨從人員，於三月二十八日由京入川，在成都接合同行者，計有總參議劉樸忱、參議陳敬修、林東海、秘書李國

霖副官高長柱、醫官王兆奎、暨無線電台攝影兩組人員，連同衛士二十名，慕松則於四月二十六日偕副官王維崧，由京乘飛機直抵成都，勾留旬日，各項準備完畢，率同全部人員於五月七日起程赴藏，途行四閱月，抵達拉薩，駐留三閱月，一切任務辦理告竣，除奉令派總參議劉樸忱、參議蔣致余留藏，設立駐藏辦事處外，所有同行人員，第一批於十一月二十八日首途，第二批於十二月六日離拉，由海道返京。慕松離拉便道赴尼泊爾及南洋羣島各埠考察，越二月十六日始抵都門，計離京十閱月，行程數萬里，沿途狀況、佛地風光，所見所聞，筆諸日記，自成都起程迄抵京日止，覆加檢點，尚無闕漏，特付剞劂，聊紀游踪，或供邊地旅行者之參考焉。

(附考)(一)西藏地處中國西陲，東接四川川邊，北接青海新疆，西南西部與英屬哲孟雄及不丹尼泊爾相接壤，其入於有史年代蓋已在第七世紀。初號禿髮，唐宋曰吐蕃，元曰西蕃，明曰烏斯藏，至遊清始稱西藏。(二)喇嘛教即佛教之別派，初由印度傳入西藏，蓋在第五世紀之初葉，唐太宗貞觀十五年特勒德蘇隆贊遣使請婚，太宗以女文成公主嫁之。公主好佛，隆贊因益闡揚佛法，佛教自此漸盛。元初世祖征服西藏，因其俗而羈縻之，定喇嘛教為國教，并封其教主八思巴為大寶法王，領藏地統轄政教大權。紅教於是大盛。明永樂年間有宗喀巴出世，知紅教流弊，別創黃教，令僧徒均衣黃色袈裟，以別於紅教，并以呼畢爾罕

之轉生為其傳授衣鉢之法。黃教遂與宗喀巴下有四大弟子。達賴喇嘛其首也。與旺禪喇嘛並居拉薩。喇嘛下又有哲布尊丹巴及章嘉呼圖克圖。是為黃教四大喇嘛。哲布尊丹巴居於蒙古之庫倫。與達賴班禪二喇嘛。藏稱為喇嘛教三聖。其傳授衣鉢。向用呼畢爾罕轉生之法。凡達賴班禪喇嘛圖寂後。由（吹忠）等作法降神。秉公指認。沿行過久。弊實滋生。遂清乾隆五十七年。乃定金瓶掣籤之法。由吹忠四人指認之。姓名及其生年月日。各寫一籤。貯瓶對眾拈定。流弊盡去。相傳至今。（三）藏地在唐以前尚為遊牧時代。中藏之發生關係。蓋自太宗以文成公主嫁隆贊為始。中國文化於是漸入藏中。

德宗建中二年西藏憚於郭子儀兵威遣使來請議界四年
遣官盟於清水（今甘肅清水縣）定賀蘭山為二國境界立甥
舅聯盟碑於布達拉之大招寺碑文稱大唐文武孝德皇帝
大蕃聖神贊普（西藏稱王曰贊普）甥舅二主商議社稷如當時
中藏關係尚對等也元代世祖征服西藏後始於河州（今甘肅
導河縣）設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分設宣撫司於打箭爐雅州
等地以撫慰之至元六年復置宣撫司於烏斯藏中國之收撫西
藏自是收效明初太祖勵行懷柔之策以烏斯藏之懾帝師喃
加巴藏卜為（藏盛佛寶國師）統轄烏斯藏地開市通商貿易
物品終明之世無蕃患清初順治七年達賴喇嘛來朝賜金印

金冊禮過甚隆。康熙五十五年，準噶爾首策志拉布坦率兵入藏，攻殺拉藏汗而據其地。清帝命西安將軍額倫特以兵赴援，師清。五十七年，復命其十四子允禔為撫遠大將軍，統師駐青海之木魯烏蘇河，治軍餉，命將軍富寧安駐兵巴里坤，將軍傅爾丹出兵阿爾泰，旋又遣將軍噶爾弼出四川，將軍延信出青海，以搗西藏。將塔爾寺之呼畢爾罕賜以達賴喇嘛名號，給予冊印，主持黃教。五十九年，噶爾弼獲偽藏王達克咱，西藏遂平。因其土地人民，賜達賴喇嘛居布達拉，貝子康濟鼐管理前藏事務，台吉頗羅鼐管理後藏事務，製平定西藏碑，勒石於布達拉之大搭寺。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叛，特遣撫遠大將軍年

吳光提督都玉麟領兵聲討。羅卜藏丹津遁入藏境之克哩野地。康濟羅等率蕃兵逐之。五年。西藏噶布倫等聚衆殺康濟羅。謀投準噶爾。復命將軍查郎阿率川陝雲兵進討。未至。台吉頗羅羅截擒逆首。送中國。乃以頗羅羅為貝子。總藏事。留大臣正副二。分駐前後藏。以鎮撫之。中國駐藏大臣之設置。當始於此。乾隆十二年。頗羅羅卒。其子繼羅。駐藏大臣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以朱爾墨特有異動。計誘而手及之。未幾。傅清拉布敦被害事聞。帝命川督策楞主持討藏軍務。領川兵入藏討平之。於是一變昔時政策。罷貝子汗王等封號。以四噶布倫分其權。而總其成。以達賴喇嘛主持藏政。然當時握藏政

教之大權者，實為噶布倫也。五十五年，廓爾喀（即尼泊爾）舉兵犯邊，遣侍衛巴忠、四川將軍成德等率兵進討。巴忠等畏葸不進，但令西藏歲納金一萬五千以調停之。明年廓爾喀又以歲金為詞，深入後藏，駐藏大臣保泰聞警，遽班禪於前藏避之，旋以賊勢張欲移達賴於西寧寺，班禪於秦寧，藏地盡委諸廓爾喀。藏民大震，五十七年，清乃命福康安為將軍，海蘭察為參贊，徵調索滿兵及屯練土兵進討，盡復失地，乘勝直抵廓爾喀，復徵廓爾喀東南之哲孟雄，不丹西南之作木郎等部同時會攻。廓爾喀惶恐乞降，允之，以蕃兵三千，漢蒙兵一千成藏。帝因感覺駐藏大臣辦事之無權貽誤，乃改革舊制，自

噶布倫以下番官皆為駐藏大臣屬員，大小政事，悉取決於駐藏辦事大臣，四噶布倫與番官之缺，均由大臣會同達賴喇嘛選拔，自此駐藏辦事大臣始握有政治上之特權，行事儀注亦與達賴班禪同等，總之，西藏在今日猶不能脫離神權政治，藏民宗教信仰，根深蒂固，喇嘛教徒之在藏，自具有一種特殊地位與勢力，教權所及，即政權所至，故至今日達賴喇嘛尚能掌握西藏之一切政權，前清末葉中國在藏勢力之崩頹，實由於革去達賴尊號之所致，民國以來藏人親昵英人，亦由達賴出亡印度時，英印優加禮遇之結果，欲謀西藏問題之解決，達賴喇嘛實不能不特別加以注意，蓋達賴之內嚮與否，實為西藏問題中之一

重要關鍵也(以上(一)(二)(三)均雜見王勤靖著西藏問題)

二十三年五月七日 午後雨 由成都起程抵邛崃縣——一百

八十里

晨七時半偕王副官維崧、李秘書國霖暨督辦公署所派護送之馮副官及侍衛十名，分乘汽車二輛，出南門至武侯祠，劉督辦及軍政各界知友數十人，在此餞別。桃花潭水，情意殷拳，至可感也。

二十里至簇橋，十里至金花橋，均有鄉團設茶桌歡迎。十里至雙流縣，縣長及邊防軍所派之馮副官長，偕軍政學界數十人及學校學生列隊歡迎，略坐即行。

(附考)雙流境有劉止唐讀書處。劉為前清儒生，著有五經恒解一書，輝詞詭異。

五里至南林舖，十里至黃水河，十里至串頭舖，十五里至花橋子，十里至新津縣，舍車而渡岷江。諺云：走盡天下路，新津最難渡。因此處河面寬濶，河汊紛歧，頗多周折。江邊有寶子山，俯瞰新津，瞭如指掌，為軍事上之要點。倘此山有失，則縣城難保矣。余等渡過西河汊，登岸後，承張旅長、廖縣長偕各界結綵歡迎，有七十以上紳耆數人，學生數百人，軍隊約一營，情緒熱烈。余作簡單之演說，勗其精神團結，擁護中央。茶點後，至純陽廟休息。此廟新建，規模宏大，塑像甚多。並視善男信女捐款之多寡，為勒牌塑像之報。

酌故捐款踴躍集款已達百萬以上云。

新津縣城雖不甚廣，但道路清潔，由此起大邑，至劉甫澄劉自乾兩公故鄉，僅三十里，交通頗便。

在純陽廟午膳後繼續前進，五里至太平場，係同學陳經元之故里，五里至鐵溪橋，二十里至斜江河，十五里至高橋舖，二十里至聖花堡，十五里至天官橋，十里至邛崃縣，沿途飲食佳良，農業發達，據老農稱，官方每年收糧六季，每季每畝約繳大洋八角，即每畝年納洋四元八角，而田主每畝歲入約六元云。

（附考）鐵溪橋康輜紀行作鐵索橋，下有鐵溪，傳武侯烹鐵於此，斜江河邛州境也。

至邳縣後，承教旅長兼縣長及各界人士在郊外為熱烈之歡迎，稍作小憩於張師長之私立學校，在廣場對歡迎人士致詞，勗以團結努力，擁護中央，聽者感奮。

行署設於縣署，晚間蒙教旅長設宴款待，極盡賓主之歡。

早晨啟行時，因運輸行李之駝馬臨時發生問題，未能齊集，改用人力車輸送，頗感困難。是晚大雨，由電話得知不能前進，除劉總參議樸忱等已過河宿於新津之純陽廟外，餘均在距新津縣二十五里宿夜。當與教旅長商定將汽車及另雇駝馬五十匹，於明晨前往迎接。

夜雨挑燈，分電劉督辦、二十八軍馬師長、新編第六師李師

長及伊弟李旅長致謝，并電邊務組暨西藏駐京辦事處報告行程。

五月八日 晴 駐邛崃縣

是日在邛縣休息，等候後隊。早膳後，至縣立中學演講，說明政府外交方針，依然不變，邊遠民衆，勿輕信謠言，並勗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革命愈進展，則困難愈多，吾人當本先總理大無畏精神，努力向改革目標，勇猛前進也。邛崃縣為清代直隸州轄三屬，即大邑、新津及今之邛崃。

鶴林寺為邛縣古刹，寺後有南宋魏了翁之讀書臺。按二魏三高，均為宋代理學名家，其時學派變為門戶，詩派變為江湖，了翁

獨窮經萬古，自成一大家。築室白鶴山下，開門授徒。士翕從之。先生籍浦江，居蜀凡十七年。此為其讀書處也。離寺不遠，有漢時胡安先生之點易洞，並漏未岩。胡為一化名儒，遠於經學，司馬相如出其門。余承教旅長，偕往一遊。江山依舊，遺跡猶存。景仰前賢，肅然起敬而仰慕也。此寺距城十里。上午乘輿而往，下午回城。

(附考) 邛崃縣即邛州，古稱臨邛。有司馬長卿與卓文君犢鼻當爐處，今尚存遺址。此地產竹，多節而心實，可以為杖。

回城後，即承劉總指揮自乾兄派王副官送來肩輿一乘，并轎仗九名。小紓跋涉之艱，感意甚可感也。

午後劉總參議等陸續到邛，惟高副官押送之行李隊在後。

詢須至晚八時始克抵此云。

五月九日下午雨由邳縣抵百丈——一百里

本日分兩隊啟行。第一隊派兵一連護送專使及其他隨員。第二隊派兵二連護送行李。由王副官維崧、李秘書國霖押送。本日晚馬籌備充足。輸運便利。於午前七時半由行署出發。出南門過大橋。教旅長及歡送各員均候此。握手別。學生整隊歡送如前。在橋頭歡送場略進茶點。致謝詞後。賡續前進。按南門大橋為石橋。建築工程堪稱偉大。昔為拱橋。開尚宏整。今其遺跡存者亦僅矣。世態變易大抵如斯。為之慨然。

(附考)橋跨邳水一名南河。源出蒙山東流合大邑新津。雙流諸水入

岷江。

自邛崃十里至十里橋，十里至川龍橋，十里至十溪舖，十里至大塘舖。道路平坦，惟缺少路局工程。雨後則不便車行耳。

蒲江縣城在大塘舖南約五十里。該縣何縣長及重要官紳均來大塘舖歡迎。特治午宴。至為可感。蒲江縣治東西約九十里，南北約四十里。人口十餘萬。香米為特產。每畝只收穀一石。較諸邛崃減收半數。納糧每畝銀一兩餘。折合大洋一元許。每石穀價不過三元。故除納糧外，所餘無幾矣。

午膳後，續向西南前進十餘里至甘溪舖。又數里至治安場。此為蒲江、名山、邛崃三縣交界處。舊設汛官。又約七里至黑竹關。

林森嚴，多匪患，行旅苦之。自此入名山縣境，為二十八軍謝旅防地。高營長派劉連長來迎，並云自此安全歸伊負責。又十三里至百丈，沈科長奉劉總指揮自乾兄派偕地方自治人員二人，在市口橋邊歡迎，招待旅店佈置周妥，并稱高營長及濮縣長均因勦匪外出，未克來此。所幸到市尚早，得準備一切，否則必發生困難矣。

聞名山縣為三等縣，轄境不廣，生產不多。

（附考）縣治即唐百丈縣故址，名山與邛州同為邊地，磚茶五屬大帶，行銷場所，五屬者，邛名雅榮與天全也。

五月十日 下午雨 由百丈抵雅州一百九十里

清晨各界設宴餞別，於六時二十分啟程，百丈無隊伍可派，由新編第六師護送，二十里至店子，趙團總率團防歡迎，在團部少憩後，仍繼續前進，新店子舖戶約三百家，多業茶米。

十時四十分至名山縣，第二十八軍牛團長及濮縣長，偕重要官紳歡迎，至團防局設宴招待，縣署後即蒙山，產茶著名，遜清為貢品，茲因採伐過甚，老樹數株，已枯槁矣。

午膳後出發，新編第六師團營長率隊回防，由二十八軍派隊護送，名山縣官紳均在郊外歡送，行約八里，二十八軍復派兵一營來迎，將至金鷄關時，二十八軍回防，計由名山至金鷄關二十里有奇。

(附考)金鷄關位西山岔口成雅馬路經過其中形勢險要為軍事上必爭之地。

劉總指揮自乾兄派周科長王交際副官至金鷄關山頂來迎下山後憩息客寓此地附近有漢高孝廉之漢碑惜已殘缺過甚距雅州五里之周子林地勢較寬可開作飛機場將至雅州時由謝團長整隊相迎。

雅河水清流急直航嘉定平水需時二日上水則五六日渡河即雅州城余等抵城時劉總指揮自乾兄向副總指揮育仁兄偕各界人士及學生等列隊歡迎至為熱烈稍憩於河神廟隨即同赴行署劉總指揮設宴洗塵晤談甚歡。

(附考)雅河古名平羌江，昔諸葛武侯撫雅州諸夷於此，故名。

行署設於舊建昌道署，余所住室為前清西太后誕生處，蓋后父時任雅州總兵官也。前清封鎖，只許於新年時開放參觀，今充余之行署，亦云奇矣。

五月十一日 下午雨 駐雅州

早膳後，往拜劉向西總指揮及軍政各界領袖，在指揮部暢敘，蒙贈雅州縣誌，歸途經昌平山，山占城中最高地勢，俯瞰全城，如在眼底。張伯仁參謀長結廬於此，因登山訪晤。

雅州縣長及各法團代表十餘人來訪，並約明日舉行各界歡迎會。

午後三時劉總指揮集合該軍全體重要軍官及幕僚對中央大員行三鞠躬禮後報告康藏問題甚為詳盡余亦宣布中央所決定政策并余個人之見地是晚劉向西總指揮在行署設宴款待。

雅州晴天甚少，有清風雅雨，早榮陽之諺。按印度洋風向北吹時，過相公嶺而上昇，故嶺東之雅州常雨，嶺西之榮陽皆旱。嶺上之清溪（今改名漢源）多風，周公山亦為雅州之晴雨表。嶺霧必雨。

由雅啟行，決定分兩隊。第一隊行李，由高副官長柱、李秘書國霖押送。於十三日晨出發。第二隊專使及其餘職員，於十四日晨

出發。因途中宿食不便，先後分行，較易張羅也。

本日分電蔣委員長、汪院長、朱總監、賀次長、石委員長、西藏駐京辦事處、成部劉督辦，報告抵雅情形。

五月十二日 晴 駐雅州

向育仁兄邀游石龍山之金鳳寺。寺建於明正德間，距城十餘里。山上嘉木繁蔭，房舍在山谷之中，三面環山，清幽涼爽，最適夏居。到山後，劉自乾兄乘馬馳至，暢談至午膳後回城。赴寧雅邛中學校，出席各界歡迎會。首由蕭縣長致歡迎詞，余致答詞，歷述中國治邊歷史，與孫總理之遺教，及本人此次奉使西行，係為秉承中央五族一家之至意，恢復漢藏情感，共謀精神團結。視察

而藏狀況以供內地參考。繼勗各界人士五要點：(一)實行總理遺教；(二)擁護中央建設強有力之中央政府；(三)官民合作；(四)各界團結；(五)各盡職責。演講歷一小時聽眾頗為感奮。散會後參加各界公宴。

晚間唐司令秘書長及許黨務特派員來訪。

行署警衛由總指揮部特務營擔任。分駐外院。營長向傳桐君為軍官團騎兵隊高材生。向副總指揮之介弟也。

五月十三日 晴 駐雅州

第一隊人員行李於晨六時半出發。接電話報告十一時抵觀音鋪。午後六時半抵榮經。

往張家山拜訪劉總指揮，縱談川康情形甚洽。張家山風景絕佳，林木亦暢茂，羌江及周公河瞭然在望。下山後，訪向育仁兄，並探視其足疾，據云係遠年風濕，昨由金鳳寺下山過急，左足頗感覺無力云。

午後二時，設筵答謝雅州軍政學各界人士。晚八時，復蒙二十四軍全體將士之公宴，劉總指揮為懇切致詞，余甚為感動，亦略述所見。

分贈相片與沈鄂生、周柱三、楊學端三君。

五月十四日 晴 夜雨 由雅州抵榮經——九十里。

晨起沈鄂生君來訪，據稱劉司令等七人索贈相片，當即檢

交以資紀念。早膳後六時二十分起程。出南門。經武侯祠。劉總指揮及各界人士候此歡送。握手為別。

五里至嚴道山。十七里至紫石里。由保衛團總迎入客寓。茶點。又十里至八步岩。八里至觀音舖。午膳。唐司令趕至同席。飯後十二時出發。周科長隨送至此辭回。又十里至飛龍關。越結子崗。高度一千九百尺。山巔附近。峻險異常。又十五里至麻柳舖。亦名福星舖。由榮經縣派保衛團汪副處長來此。迎入客寓。茶點。後續前進。榮經縣學生列隊郊迎於五里外。旋楊旅長。黃縣長偕各界人士迎至小溪口。在歡迎處略進茶點。隨即渡鐵索橋。入縣署下榻。

少息征裝，楊旅長偕全旅軍官，黃縣長偕各界人士集縣署致敬致詞，余亦致答詞如儀。是晚並荷楊黃兩君在署公宴。崇經縣以崇經二水得名，漢名嚴道縣，唐武德年間始更名。縱橫不過數十里，人口五六萬，出產以茶、銅、鐵、竹、筍為大宗。縣城僅有男女高小學校各一。

(附考)崇經古為孟州，附近有古城，傳即孟獲被擒處。前此於高橋尚有七縱河，蓋取七擒孟獲之意也。惟雲南下關南行十餘里地方名天生橋，其地有碑，上刊諸葛武侯七擒孟獲於此，未知孰是。崇經產乾筍最有名。

五月十五日 上午雨 由崇經抵黃泥鋪——四十里

午前九時出發，經雄邊樓，樓為唐時李德裕所建，由黃縣長重修，計凡三層，頗壯市容。五里至古城，又名雄邊寨，楊旅長率高級軍官及各界代表在此歡送。二里至鹿鶴壩，黃縣長及保衛團總設凡小作總談，並偕行相送。四里至水池壩，二里至磨刀溪，三里至鹿背頂，二里至富霖壩，三里至安慶壩，五里至大通橋，有大石橋一，自此越玉皇觀山，山高一千九百三尺，至棲止舖，在廖家莊午膳後，復行十里至黃泥舖，漢源丘縣長派方委員來此歡迎，下榻客寓，黃縣長等珍重告別，感情可感。黃君畢業於北平師大，文筆甚佳。

棲止舖以西，即不產茶，山路崎嶇，拾級而上，明日準備越大

相公嶺其跋涉艱難當更倍於此也。

上蔣委員長汪院長並復成都郵務長電各一件。

(附考)大相嶺一稱丞相嶺載記(稱大相公嶺者不多見)所以紀念武侯也。山勢險要昔蜀亂大起李華亭率鄉勇拒張闓於此七戰不得逞而返俗傳諸葛武侯曾於嶺上與夷約一箭之地陰令人插箭爐城夷民驚其遠敬畏如神不敢犯又在漢源至寧遠道中有小相嶺故此以大相嶺別之。

五月十六日晨大雨片刻由黃泥鋪抵漢源縣——七十里

午前六時出發當地士紳及小學生歡送如儀越大相嶺高四千餘尺氣壓不甚低呼吸亦不短促十里至小關山雖甚傾斜尚不

峻險，十里至大關山，大雨如注，俄傾即霽。十里至蠻坡子，午膳，路甚峻，高四十餘尺。五里至長老寨，仍甚峻險，有岳鍾琪所建之武侯祠，半就頽圯。自此經三道灣，十里至草鞋坪，傾斜之度漸減。上有刺麻墳，傳係某喇嘛擬收三脚塔，因法力不敵，被毒而死。蠻子哀之，每過此必投一石。蠻坡子及草鞋坪，均建設碉樓，并有尖舖（小飯店）數間，即為苦力背負者之膳宿處。由草鞋坪經二十四盤，五里至盤脚，迂迴曲折，頗饒畫意。五里至平圍口，漢源縣丘縣長及各界人士、軍隊、學生等，列隊歡迎。在歡迎場小憩後，復行五里至漢源城。

（附考）徐瀛西征日記載：二十四盤，即九折坂。按九折坂乃王陽迴車。

王尊叱馭之處。距漢源二十里有漢源街。即蜀漢時之漢源縣。馬岱為之守。通建昌大道。街市繁榮。漢源舊名清溪縣。嘉慶四川通志列入川邊部分。歸建昌道所轄之黎雅營管屬。下設土司三員。一黎州土百戶。亦稱大田土司。原轄地屬漢源西境。人民全已漢化。土司尚存。駐反黨坪。二大田副土百戶。原轄地為今漢源東南境。土民亦完全漢化。三松平土千戶。原轄地在今漢源東邊。今分屬漢源岷邊兩縣。至清末漢源劃歸雅州管轄。民十七年川康邊防總指揮劉自乾氏。復有自大相嶺以西之建南七屬及漢源。歸劃西康建省區域之建議。惟漢源縣境居民風俗人情及一切狀況。均與西康迥異。以之併入西康範圍。於施政上恐感困難。故仍以不併為宜也。

行署設於教育局內，是日接見官紳後，即出席各界歡迎會，備受歡迎。余述到漢源感想，并致謝詞。

漢源縣即清溪縣之改稱，據聞高三千五百尺，昨日所宿之黃泥鋪，不過千九百尺而已。縣城氣候頗寒，中部溫暖，西南較熱，蔬菜甚多，出產以玉蜀黍、荷蘭薯為大宗。鑛產亦富，人口約十萬，俗尚入贅，處女寡婦，皆優為之。苦力背負茶包，有至二十一捆者，每包重十八斤，日行約二十里，每包工力由雅州至康定一元。

晚間分電劉自乾，向育仁西總指揮及邊務組，報告抵漢源情形。

五月十七日 早雨 由漢源縣抵泥頭——八十里

微雨清塵，征車適發，時在上午六時三十分也。丘縣長及各界人士、學生、軍隊等，在南門列隊歡送。出城後，越一溝，既深且陡，渡西門河，上子房山，俗呼紅山，又名鷄冠山，因日出時反映紅色，故名。路出山腹，迴眺漢源縣城，瞭如指掌。行五里，越子房山，經一碗水，十五里至冷飯溝，有店舖數家。由此至大田劉家坪，五里至石了口，位於流沙河邊。冬季朔風凜冽，本日亦風，但不屬耳。五里至富莊，人口六百餘戶，富興場內有二百餘戶。保衛團總及小學校長，率領民衆學生，列隊歡迎。在改為小學校之李家祠進午膳。紳商請余對民衆訓話，余即就富興二字，解說總理之民生主義，以告民衆。午膳後十一時，沿流沙河北岸前進。此河水量尚

深但不能通航。五里至桃子坪。五里至一碗水。十五里至大堰溝。在福利場休息半小時。場內有二十餘戶。復前行。五里至小山溪口。即黃家溝之水向流沙河匯流處。五里至兵營坎。有石橋一。民戶若干。對面即打磨水。彌望稻田。尚覺繁榮。五里至鐵匠河。漢源縣泥頭分縣之李縣佐偕紳商學生列隊歡迎。在歡迎場小憩後。復行五里而達泥頭。

行署設於文昌廟。現作高等小學校之用。聞有學生百餘人。泥頭轄境縱橫各百餘里。民戶三千餘。在泥頭者不過數百戶。明朝名為飛越縣。後以某大將為賊所殺。用泥首全尸。故改今名。境內多產蕎麥。稻田不多。自大堰溝至泥頭。即為產米之地。商業以

轉運茶葉為大宗。此地標高三千尺。文昌廟對山。形如大佛。名佛爺山。距此二十餘里。有九老洞。計本日午前行三十里。午後行五十里。道路尚佳。

五月十八日 午後雨 由泥頭抵化林坪——七十里

晨六時出發。何縣佐偕官紳歡送於郊外。沿流沙河前進。五里至老君觀。僅餘老屋數椽。五里至大灣。五里至高橋。小憩。有店鋪十餘家。五里至三角坪。產煤鐵極富。五里至舍泥溝。二里至林口。即蠻山入口處。三里至初道橋。二里至二道橋。三里至三道橋。中勝。此處市面不及高橋。標高四千八百尺。居飛越嶺之麓。半日行程約四十里。雖未達飛越嶺。然已崗巒起伏。步步上行。幸道路尚佳。

再。

午後，逕上飛越嶺，十里至伏龍寺。寺宇與老君觀相等，坡路不甚險峻。又十里至卡子，達於嶺巔，標高六千二百餘尺，路較急峻，近巔尤甚，傾斜之經始尚好，約均在三分之一以下。道路闢於谷中，尚無懸崖絕壁之險。平時山巔多雨，本日至巔時，在伏龍寺曾遇雨片刻。下嶺時，雷聲忽作，大雨傾盆，行象頗感不便。五里至石碑，五里至松林口，而達化林坪。李縣佐高團長王參謀偕各界人士及學生，列隊郊迎二里外，行署設於客店。

化林坪為濶定分縣，縱橫約五十里，清初設協鎮府，乾隆四十四年，改為都閫，府駐兵一營，並布十把總，居民五十餘戶，氣候

涼爽，雨水調和，出產以丹桂、大黃、蕎麥、玉蜀黍、馬鈴薯及豆類為大宗。

（附考）川康一帶均以滄為瀘之簡寫。

由此至榮經縣，有一新闢之路，經飛水場、花灘場，而免越大相嶺路綫，較近六十里，現在商旅多取此道，但修築未竣，旅店缺乏，大股行旅較欠方便耳。

五月十九日 晴 由化林坪抵瀘定縣——七十二里

晨六時到分縣，縣署早膳，盤桓半小時出發，各界歡送如儀，循向西南流之小溪前進，五里至鹽水溪，三里至沙子坡，二里至嶺溝嘴，五里至馬桑坡，二里至鷹背岩，五里至興隆鋪，小溪之流

長二十二里。自此滙於瀘河。在興隆小學校休息。有學生百餘人。同時接見。由冷磧來迎之學生隊。復前行。七里至佛耳岩。據聞此界路程難行。實則尚好。三里至冷磧。保衛團總等及學生列隊歡迎。并攝影紀念。在小學校午餐。此校昔為周土司之公署。膳畢前進。十里至腰堂子。五里至甘露寺。五里至瓦窰崗。五里至大壩。休息三十分鐘。又行。五里至金澤花。有小河二。合注於銅河。五里至磨子溝。二里至安樂壩。三里至瀘定縣。將入縣之東口。高團長。宋縣長。暨官紳多人。軍隊。學生等。列隊歡迎。在歡迎場小憩。即往小學校下榻。計本日行程七十餘里。誦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句。追懷往昔。不禁感慨係之。

(附考)瀘水為大渡河之下游，宋太祖玉斧劃界於此。

瀘定縣於清代設有巡檢，把總轄境東西百餘里，南北數十里，居民四千餘戶，在縣城者不過百餘戶，有師範學校，學生四十餘人，高小學生八十餘人，氣候較似成都，農產以蕎麥為大宗，鑛產銀、鐵、煤甚富，銅河由二水匯成，一源自松潘，一源自西康，水量甚大，開改良航務，可直達嘉定，需款約數十萬云。

分電蔣委員長、汪院長、劉向兩總指揮、邊務組暨熊哲明兄等。

五月二十日 上午兩二次由瀘定縣抵瓦斯溝——五十里

本日晨，宋縣長先赴大惠壩準備午膳，余等於七時半出發，越

瀘定鐵索橋長約二百米突似甚堅牢沿銅河前進均在河邊山腹上行三里至魯普壩四里至橫水壩七里半至小咱里半里許至大咱里受團總等歡迎下與小憩復前行五里至小烹壩五里至河灣五里至大烹壩午膳膳後宋縣長告別原咱里土司古治邦來謁年約六十餘多病無嗣係漢人昔從岳鍾琪征大金川有功官封千戶長歸明正土司管轄領戶百零八家大烹壩居民不過百餘戶均係漢人河灘上存有趙爾豐紮營舊址三處一為方形間係坐營二為圓形分駐前後兩營由此五里至四馬坪五里至冷竹關地勢險阻十五里至瓦斯溝康定趙縣長率該縣官商各界人士及師範學生軍隊等到隊歡迎小憩後偕赴客店行署

計下午共行二十五里，道路皆在河崖上，動魄驚心，且上坡下嶺，起伏無常，風雨交加，備嘗艱苦，所幸路面尚便行走耳。

（附考）鐵索橋為康熙四十年建，東岸橋頭尚有碑。

原魚通土司現充第七區團總暨土兵營長甲安仁，偕其夫人即副營長楊維楨，同來謁見，詢悉魚通民戶有四百餘家，以務農為業，完全漢化，不過女子尚盤辮而已。

瀘河之水自康定來，匯於銅河，水量甚洪，魚通河產金、鐵、銅、煤等礦。

西康出產，為冬蟲夏草、麝香、鹿筋、羊毛、蠶蟲、貝母等物，每年輸出在二千萬元以上，人民苦於徭役，除備辦烏拉（即供應牛馬

差役外有所謂湯役，即供應柴水，打役即供應芻秣，拿役即取送物件，關役即傳達，人役即供應婦女，例如藏官見合意婦女，或給以馬鞭，或給以子彈，當晚即須供差，至於烏拉之輸送，每處例須送至鄰縣治所在地，如由康定送至鄔城，由鄔城送至鑪霍，由鑪霍送至甘孜等是。

(附考)烏拉二字係滿洲語，意義為差徭。

五月二十一日 晴 由瓦斯溝抵康定——六十里

余等上午七時半出發，抵上瓦斯溝時，趙縣長偕同第六第七兩區團總在此歡送，下與寒暄數語即行，五里至涼水井，五里二道水，四里至日地，房舍較多，五里至巴巴房，三里至大河溝，五

里至文縣街。五里至水窩子。五里至柳楊。停輿進膳。膳畢復行。二里核桃坪。八里小沈坑。五里大沈坑。康定派員與先抵康之高副官長柱偕來相迎。小憩後又行。五里至崇園子。唐七魁總司令鄧旅長程處長偕各界士紳學生軍隊喇嘛等列隊歡迎。在歡迎場茶點後。賡續前進。沿途有喇嘛寺及班禪辦公處設棹歡迎。當派高副官致謝。余未下輿。五里至康定。民衆夾道環觀。頗有萬人空巷景象。此亦足徵邊氓傾向之誠也。

行署設於舊明正土司署。晚膳後往拜唐總司令。鄧旅長程處長趙縣長等。縣治臨瀘河岸。民戶千五百餘家。漢藏雜處。街道清潔。有電燈。商業以茶布為大宗。標高五千八百餘尺。氣候寒冷。

余本衣夾袍，入夜改換皮袍。河水水質清硬，可治瘡毒。法天主堂設有療癩院一所，因瀘定屬境，漢源等號有癩鷄，誤食其蛋則生癩，其烈與麻瘋相似。據云在瀘縣食之則生癩，運往康定食則無害。所有因蛋致癩者，胥由瀘定而生也。

五月二十二日 晴 駐康定

晨間與同人會商出發事項。九時早膳後，與唐師長等出北郊察看天幕，並試騎往遭橋溫泉入浴。由程處長招待乳油茶糌粑。趙縣長招待麵食，泉在河邊，硫磺味甚重，色白微濁，溫度恰好。小屋二椽，一較清潔，本日供官長浴，另屋則為供役士兵浴。並有旅館一家，午後回署，唐師長設宴相款。

五月二十三日 晴 駐康定

上午十時應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之邀，公開演講，以自救救國努力實行，尚真實，有恒心，相策勵。午後一時，應教育會之邀，演講邊疆教育問題。回署後，三十九族代表彭楚來謁，請求救濟，加以慰籍。美安息會醫生蹇思明來謁，晤談甚歡。晚間，唐師長、鄧旅長偕來小坐，余因頭痛未外出。

本日決定啟行計劃，整理行李，用生牛皮包裹，并復參謀本部賀次長電。

五月二十四日 晴 駐康定

早膳後，康定八家喇嘛寺之住持來謁，并餽贈猪肉點心，嗣降

巴格西派其徒釋如初來謁，並邀於明日登跑馬山參觀其寺宇。該寺即在行署之右，內居漢僧二十餘人，研究佛經，并有北平佛教藏文學院乙丑留藏學生團之駐蹕同學會。

西康民衆歡迎大會，於上午十時舉行，由師範學校汪校長主席，到會者五百餘人，余聆歡迎詞後，即致答詞，說明中央重視邊事之真象，并囑以謹遵總理遺教，了解建國精神，擁護中央，鞏固邊防及官民合作等語，聞者感動。

午後舉行游藝會，有女學生跳舞，康女跳錫莊，跳弦子及新劇川劇等節目，八時始散，極一時之盛。

(附考)西康疆域，東起打箭爐，西至丹達山，計三千餘里，南與雲南

之維西中甸西廳相接壤，北踰俄落色達兩地，與甘肅交界，計四千餘里。其西而過雜榆，外經野番境，即為英屬地，境域之廣倍於川，而等於藏。康人內屬，遠在西漢，康東之打箭爐，即古之犛牛國。武侯遣將軍郭達造箭於此，故名。康西之巴塘為古白狼國。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同百餘國來奉貢，然而地處荒僻，歷世多視為甌脫，誤康為藏，而國人對康亦復澹然置之。清光緒三十一年，因幫辦駐藏大臣鳳全行至巴塘，為番衆戕殺，川督錫良奏派趙爾豐往辦巴塘軍務，與四川提督馬維祺率兵進勦，遂復巴塘。明年克鄉城、稻壩，番苗亦一律肅清。於是特設川滇邊務大臣，以趙爾豐任其事，乃着手改土歸流計劃，先將裏塘土司改流。三十三

年趙道理川督仍兼邊務大臣之任銳意經營創設裏化定鄉
巴安三縣三十四年趙道任駐藏辦事大臣兼邊務大臣會同川
督趙爾巽奏設西康道改打箭爐為康定府設河口縣於中渡裏
化廳同知於裏塘移城縣於橋壩黃鳴嶺縣丞於黃鳴嶺巴安府於
巴安三壩廳通判於三壩定鄉縣於鄉城益井縣於益井自是東
藏一部份地遂直接受中央統轄而儕於縣治之列今日康藏界限
實宜劃分根據輿圖以丹達山為界未可因訛傳訛以寧靜山為康
藏界綫致諾大康地於無形中損失也(胡維德譯刻西藏圖亦以丹
達山為康藏界綫)

五月二十五日 上下午兩次微雨 駐康定

八時往訪程處長、張處長、陳廳長、廖參謀長、回署後、安却寺喇嘛來見、并選送騎二匹、午後三時、鄧旅長、程處長、設筵歡宴、接參謀本部電、知黎丹將於六月旬日由青海起程入藏、西康各地婦人、裝束不同、有盤大辮者、有盤無數之小辮者、婚姻極其自由。

本日天氣沉鬱、呼吸微覺短促。

五月二十六日 午前微雨 駐康定

早膳畢、接見壽寧寺佛教會會長格克呼圖克圖後、往訪西康班禪辦公處滇處長、并視何處長疾、旋出席康定四校歡迎大會、余與林參議、東海先後致詞、師範女生行授旗禮、余接受之、午後

舉行游藝會。至七時許始散。民衆參加之熱烈。實所罕覩。本署衛士及技術員亦與會。表示官民同樂之意也。

五月二十七日 晴 駐康定

上午八時餘，偕唐師長、鄧旅長，往遊南校場之南無寺。即仙女寺。建於山腹。屬於黃教。院宇不甚清潔。喇嘛二十餘人。有一老格西圖寂後轉世之三歲小童。相貌清秀。不畏生人。能予答。等以摩頂紅條。似具有夙慧。余意政府整理佛教。必先令高僧轉世之小童。學習漢文。成年時考試及格。始准其承襲。斯亦統治上之要道歟。

繼遊山下之朵者折寺。即金剛寺之意。供紅教蓮花祖師。為

明正土司之家廟。有喇嘛百餘人。本日適值觀音齋期。喇嘛不飲食。不言語。又名啞叭齋。夫孔門教人勿多言。佛家亦有啞叭齋。方式不同。同意則一。為人立身處世。知所勉矣。在樓上承供奶油茶。後即由管經典之二喇嘛。管風紀之鐵槓喇嘛。管庶務之三喇嘛。導游各處。不為觀音齋所限。得為招待工作也。大殿宏整。中供蓮花祖師大像。前供開山喇嘛之肉身佛像。後殿供奉釋迦佛。余虔敬參拜後。參觀寶藏之千佛佛經。每頁用金寫字。兼繪佛像。精美絕倫。并承出示跳神用之青獅白像。傍屋內為鎮壓土婆龍之佛像及法刀。寺內有行道福神廟。內供佛像甚多。係明正土司歷來外出時。所塑以為行道之祝福者。紅教習尚神秘。大殿旁柱懸

人手一隻，傳係妖魔斧伐寺柱，為佛刀斷其雙手，一在拉薩，一懸於此。云佛前有石一方，上印足跡，以示神異。余之進出佛寺時，大殿樓上，特奏梵樂致敬，全體喇嘛在寺外迎送如儀。按紅黃兩教之服裝，最易分別者，除顏色外，黃教戴尖頂宗喀巴帽，紅教則否耳。

（附考）釋初當是釋如初，充格西當是絳巴格西。

出寺後，往游跑馬山之喇嘛寺，應前日之約也。由觀空釋初西法師招待，在寺午膳，與住持充格西晤談。據云在此講學三十餘年，十三歲入藏，三十一歲回鄉，今年六十餘歲，其人甚肥胖，聞為西康有道喇嘛之巨擘焉。

午後三時回署，應總商會新生活運動促進會，鑑關權稅公署，公安局之公宴。晚赴鄧旅長寓，縱譚至九時，未列宴席而歸。

五月二十八日 晴 駐康定

晨間，原明正土司甲聯陞來訪，加以撫慰，欣忭而去。交通部康定無線電台主任徐楚來訪，得悉康定無線電台有職員五人，每月經費五百元，各員除原薪外，月加津貼三十元。甘孜之電台，亦係五十瓦特，職員較少，現擬在德格、巴安設置之電台，不過十五瓦特，係手搖式電機，通甘孜、雅州、成都、南京四處。

(附考)明正土司在清時，其銜為明正長河西魚通寧遠軍民宣慰使，舊屬凡四十九土司，轄地最廣。

甘汝澤立喇嘛寺四郎羊迫代表及孔撒家之老太婆其子孔撒香報呼圖克圖偕其孫女德欽汪母亦遣代表來謁表示歡迎。按孔撒土司對漢感情至佳氏二十一年戰事出力不少云。

據醫云關外流行病為回歸熱及傷寒症不可不充分注意云。

五月二十九日 晴 駐康定

上午上海大陸報川康記者楊陳瑞岑女士及其夫弟漢口自由西報記者楊帝霖來訪其夫往他處採取標本約二三日可回康定楊氏夫婦係由美國紐約博物院派來中國採取標本十月底即回滬云。

高副官長柱偕衛士長郭寅生押送行李，本日出發，烏拉共二百八十餘頭，因組織指揮發生困難，延至午前十一時半始出發。余於午前前往溫泉入浴，午後閱西藏六十年大事記。

五月三十日 晴 駐康定

上午來訪者三人，一為廣東同鄉楊君，即昨日來訪之陳瑞苓女士之夫，係來康採取標本，並研究風土人情者；一為故友黃寶昌君之次子，在跑馬山學佛數年，法號恒濱，人極精細；一為喇嘛，係紅教徒，請其卜卦，對於中藏和好前途，極為樂觀云。

策騎走南郊，視察錫莊，並舊日之造幣廠，現已被焚，僅餘瓦礫，點綴於荒烟蔓草間，良為慨然。

下午，唐師長、趙縣長來署晤談，晚間在鄧旅長寓夜宴。

五月三十一日 晴 駐康定

余駐康定十日，決於明日啟行，關於隨身行裝，皆於本日準備就緒。烏拉駝箱每箱重量不能逾五十斤，以求輕快，外須包以牛皮，防雨兼防傾撞，至如油酒之類，則以鐵瓶裝置為妥，此亦邊區行旅之實地經驗也。

晨間班禪駐康辦事處漢處長來訪，并餽禮物，當即為琮瑤之報。交通部駐康無線電台徐主任、汪機師來訪，擬辦播音機，以靈通消息，請代函朱瑞先部長，予以維持，俾電機安全送入西康。當允照辦，邦達昌之子堯嘉來求保護，并詳述藏情，經慰諭後感。

謝而退。

本日早膳後起二道橋入溫泉浴。午後回署。順往各處辭行。唐師長鄧旅長晚在行署設筵相餞。賓主致詞盡歡而散。

六月一日晴 由康定抵折多塘——五十里

烏拉百餘頭。於七時出發。飲食材料在前。行李繼之。頗有車馬。馬蕭蕭之概。余與職員九時五十分起程。文武官員各界人士及軍隊學生等均行列整齊。在南校場相送。下與周旋後。又至八喇嘛廟喇嘛之歡送場。表示欣慰。并致勉詞。即辭別西進。

沿途道路寬約丈餘。惟崎嶇不平。十二里至榆林宮。二十五里至破碉房子。有劉姓瓦屋一所。煮茗待客。十五里至折多塘。路較平。

坦有轉經房一座。余與劉陳林諸君下榻焉。餘俱支帳露營。為時尚早。天氣亦佳。以布置食宿。無櫛風沐雨之苦。亦云幸矣。趙縣長偕送至此始回。

六月二日 晴 由折多塘抵水橋子——六十里

昨夜息旅荒村。隨員露宿。為西行來破題免第一次。不免困頓。尤以廚房相距二里許。更感不便。傳諭二時起身。三時早膳。四時出發。乃因道路崎嶇。東方未白。遲至四時四十五分。始能前進。亂石嶙峋。舉步維艱。此乃國家建設力不足之過耳。道出折多山。高度一萬三千五百尺。空氣稀薄。呼吸窒碍。世人多引為畏途。所幸輕雲障日。風沙不揚。而野花錯落。曲澗縈迴。佳趣天然。頓忘所苦。

體念橋徒上下兼顧之勞，乃舍與乘馬數里至二塘子，有台站一所，可供行人夾宿，計自折多塘至此，雖歌蜀道之難，覺山徑傾斜之度尚無超過五分之一者，且道路寬廣，一行雖衆，不覺擁擠，旋抵山巔，見一缺口，有石堆，中樹一幟，想為神壇，在康藏各處，凡山岔口之上必豎一經堆，上插經幟，並以大雪封山，行人易為所迷，見此經幟，即識路之所在，以免墮入雪窟，此山在夏季雨水甚多，雲霧封滿，行者不見馬首，見今日天朗氣清，亦云幸矣，由此分而途一往長壩村，一往水橋子，為便利橋徒及烏拉計，乃由水橋子出，繞往長壩村，較為平坦，將至水橋子之十五里，康定第二團總康將養率團丁十餘來迎，過上壩，有石屋數間，凡三層，下畜牛羊，中

上為住室，牆砌石塊，頂蓋石板，石梯無欄杆，灶無烟筒，炊時濃烟滿室，兼以牛羊糞味異常混濁，為不可耐耳。行抵水橋子，有數民居，同行者俱露宿，余以騎馬過久，感覺頭痛，獨寄宿人家，倚裝就寢，午後四時，乃起進膳。

(附考)折多山為西出鑪關第一道大山，有水自東流，藏名折曲，其與毛家溝會合處有村曰折多，藏語稱鬼為折，稱雨水相合之處為多。清代設塘房於此，曰折多塘，所謂塘者，藏語意即平坦之地也。折多山峻險異常，通行山道係由山之岔口較低下之處，故斜度不大，藏語稱為折拉。

本日露宿狀態較佳，有數驕僕因跋涉過苦而病，但無大礙耳。

六月三日 晴 由水橋子抵長壩村——四十里
晨六時半出發，輿行十里越一山，馬行二十餘里越兩山，最
後一山嶺平而廣，可作飛行場，周圍無高山，其縱橫皆在千米以
上，下山後復換輿，到達長壩村，團總康將養率團丁迎於村外，
并獻馬料及奶油，賞以銀牌等物，此地高度一萬尺，有民居數棧，
余宿於所謂最大家屋之二層，外支帳幕，餘象露營。

六月四日 晴 由長壩村抵中谷——六十里

宵來夜雨，道路泥濘，故行時較昨日為早，出門外，即越過五
百尺高之小山，半小時抵大壩，廣平可作飛行場，四圍山峰，並不
高聳，沿壩行，三十五分鐘始盡，而至古稀，為康將養團總之家，有

屋數椽計去長壩村約十五里之遙自此越兩山至小壩甘攷孔
撒家派員來迎連根丹貞之子日谷團總亦率團丁來迎并煮牛
乳以獻按連根丹貞為邊氓中最恭順者有牛厰多處現因年邁
子穰其職矣。

將至中谷之喇嘛寺之十里該寺喇嘛來迎十二時許抵寺
下榻正殿日谷團總復率團丁進謁溫諭嘉獎並賞以銀牌及茶
葉一支寺喇嘛僧十餘人均來謁見亦各賞茶葉一支。

中谷為一大站舊有房屋為曠步三之變所毀今日行旅皆須
繞道數里借宿喇嘛寺此地高度為一萬零二百尺云。

本日乘輿出長壩村乘馬至中谷途飲牛乳二碗腹瀉二次。

六月五日 早微雨 由中谷抵秦寧——六十里

昨夜神堂伴佛，萬慮澄清，黎明即起，六時出發，歷二小時，而達八美。秦寧惠遠寺喇嘛來迎者三十餘人，八美為產金及煤之處，前因居民開採，與惠遠寺發生衝突，經官兵彈壓，其事始平。現有一小川，出砂金，尚在開採中，由此約行一小時，至八衣，有古屋遺跡，聞秦寧昔甚富庶，自經民七陳步三之變，及民八、民九鄉城匪之洗劫，沿途居民遷徙一空，所有森林斫伐殆盡，誠浩劫也。

將至秦寧之十餘里，有一沙加喇嘛寺，建於山上，白灰粉壁，狀甚整潔，抵惠遠寺之前，道守縣長胡君仲常率僧俗人民歡迎，稍事休息，接見呼圖克圖及塔布後，即入寺下榻，此寺有二呼圖克

圖及喇嘛兩百餘。獻良馬一匹及食物、皮張等，表示恭順。當賞以相片、銀牌、綢緞及茶一駝，并宣示中央重視佛教之至意。皆大歡喜。旋由胡縣長招待晚膳後，至大殿參佛獻帛。

此寺建於雍正九年，果親王立有碑記。昔有喇嘛三千餘人，凡堪布、葉爾倉巴（即管銀錢之僧）及鐵棒喇嘛，皆由達賴委任。嗣以日久弊生，有入藏運動者，遂改由縣長委任。

（附考）寺有乾隆御製碑二通，惜字半模糊，未能卒讀。道字縣泰寧團總楊章瑞及隊長周繼陞，曾率團丁在途迎接，復至行署晉謁，獻食品，當說明中央眷念邊地同胞至意，并賞給藏元若干。

六月六日 晴 由泰寧抵郭卡——九十里

惠遠寺附近，又名葛他，其義蓋取諸唐文成公主下嫁西藏後，使臣葛某留質西安，葛思歸稱病，帝遣人送行，葛盡毀送行者之馬蹄，使不能追蹤，至秦寧逃脫，他字乃逃脫之意也。

本日五時出發，循秦寧壩約行一小時，乘馬越小山，經亂石窖，高崗起伏，約長四十里，惠遠寺喇嘛結隊相送，三十里始回，由亂石窖至官寨子，約十里，石灘甚多，不良於行，此處僅有房屋一間，胡縣長及結却寺喇嘛，約數十人相迎，進午膳後，乘與過龍燈壩，長約二十里，寬約五六里，平時多風雷，行人戒心，今日天氣尚佳，由此入松林，漸趨下岡，道路較好，沿途松林茂密，可見前此經過濯濯之牛山，並非不能種植也，到谷底後，沿小流至郭卡，山深林密，小

流縱貫風景絕佳，但本日行道過多，同人苦之。

六月七日 晴 由郭卡至道字縣一四十二里

天朗氣清，六時就道，約行四十分鐘出郭卡村而上一小山，甲跋寺喇嘛送至此，靈雀寺喇嘛迎於此，約行二十里，至覺羅寺打尖，此處內地人移居者四十餘家，又十餘里至道字縣，路途平坦，胡縣長及各界民衆約五六百人迎於東郊，余登壇演說，易以贊助統一，擁護中央，并宣布政府德意。

道字縣分九區，無縣城，居民三千餘戶，在縣城區域者二百餘戶，內地人居多，氣候與瀘定相同，不似折多山脈之苦寒，惟晨霜較酷耳，道字壩甚長，寬約數百米，突可闢飛行場。

靈崔寺有利麻千餘，昔時無堪布，有一長老主持寺務，今因麻傾翁贊助政府有功，委為堪布，並更委該寺原屬四區之頭人為長者。至於西康各喇嘛寺維持生活之方法，約為三種：一為唸經費，一為經商堆貨之贏餘，三為貸款而取重息云。

關於途中各項事宜，有尚須準備者，由總參議召集各職員會議決定之。

自康定至道孚，例須更換烏拉，照章以五站計算，不以日計。各站藏洋半元，茲為體恤起見，另加四分之一獎勵金，歡忭而去。

（附考）道孚舊名道鴉，清時為各土司交界地，人民複雜，并無主管，舊分孔撒、麻書、革西、明正四土司之民，各有頭人管轄，惟魚

科一區全為牧民由魚科長官司管轄。因人民複雜變亂界經。後設把總一員更名角洛汎。控制諸夷。自改土以來始為九區。前清甘致之麻書土司與土婦不和將土婦骨滿只馬分置於道字留養。清末武昌起義時該土婦率民佔據該城池。搜殺漢人。設治委員楊宗漢及天主堂教士譚司鐸等被拘於附近之靈雀寺。後經西軍左營管帶夏海清。新軍右營管帶朱憲文率兵討平。楊委員及譚司鐸等始得脫險。該土婦現已物故。有子名思郎寺吉已成。人魚科土官雖經傳華封擒斬惟現在其兄喇嘛更登江錯統率其民名為保正實一土官也。

六月八日晴 駐道字縣

早膳後，贍化縣上贍化總管，偕其頭人來謁，賞以銀牌一面，茶一駝，靈雀寺堪布麻傾翁，偕其四更科來謁，獻馬一匹及土產若干，賞以相片、銀牌、袍料、茶葉各物，白利土司派其頭人來迎，嘉慰即去。各團路主任、公安局長等來謁，各賜相片一幀。土兵獨立營長二人及五方首領（道孚縣係由明正孔撒等五土司之地域合組而成）來謁，並獻土產，賞以銀牌及茶葉數駝。伊等備述差緝之苦，差道孚民戶三千餘，除去漢人頭人及特別免役者外，當差者不過八百餘戶，而道孚距鄰縣均在五站之遠（除瀘霍縣外）聞軍興之年，有承差百餘次者，每次來回約需時半月，其苦可知。至於烏拉雇用之價格，高用者每頭每日納藏銀一元，若季節良好，大批

需用可減去四分之一。但公用者，則價較昂。因公家期限嚴促，不如商用之自由。今後欲減輕差役，除發展交通，先築簡單之馬路，以利運車外，實無其他方法也。

(附考) 道孚佛教分紅黃黑三派，共有大小寺院十處。黃教以靈雀最大，僧徒一千五百餘名（乾隆時五世達賴奏請勅建）；惠遠寺次之，僧徒五百餘名；那通寺五十餘名；高耳恰寺三十餘名。紅教寺院以魚科之雲高寺為大，僧徒二百餘名；甲拔寺次之，僧徒一百餘名；沙加寺六十餘名；八吳喇嘛寺三十餘名；中古喇嘛寺五十餘名。黑教僅一寺院，在木茹村地方，名曰咱寺，僧徒約五十名。

康定茶葉價格分三種，金玉每包約十八斤，需藏銀八元；金尖每包十

一元傳茶每包十三元。三包為一支。兩支為一駝。

往游靈雀寺。由堪布麻傾翁導觀各佛殿。異常清潔。參拜如來佛。並上哈達。旋在該寺花園之柳林。由陝西喇嘛孫湧善演降神法。堪布坐於上。喇嘛唸經於兩旁。孫頭戴數十斤之銅盔。身披金甲。頸繫繩索。該寺之護法神。即降附於身。搖頭擺腦。唸唸有詞。請余近前。發言云。藏事非不可為。但須注意。應付折衝。宜十分審慎。君是崇信佛教者。佛必充分庇祐。等語。該僧素不諳藏語。而所說皆係西藏經典文字。又用鋼刀刺腹。成彎折狀。舉以相贈。誠屬奇異。

晚間衛士爭馬。在署前喧嘩。由余請總參議。對於不安分者

各施鞭撻，以示懲戒。

六月九日晴 由道孚縣抵將軍橋——六十里

是日天氣甚佳，宛如南京寒夏之交。因烏拉會集稍遲，至六時半出發。本縣小學生、土兵隊及靈雀寺喇嘛，列隊歡送。途中與麻傾翁縱談中藏關係，四十里至大寨，打火後別去。又二十里至將軍橋宿營。循雅龍江支流，鮮水河而上，道路尚好。沿途見有房屋數椽，掩映森林，但不如未至道孚縣時之茂盛耳。將軍橋淘金沙者二百餘人，聞成績甚好。由此西達將軍嶺子，土人傳說年莫克西進止於此云。

六月十日午十時至一時大風雨 由將軍橋抵蝦拉沱——約五十里

胡縣長來送別說一笑謎。謎面為關外縣知事射四書人名一句。謎底為司馬牛。蓋關外縣長多經辦烏拉。此外無多事。誠雋而謎矣。

六時餘乘輿越山。約行一小時。至將軍崩子。鑪霍縣長鄧仲輝。壽寧寺喇嘛及土兵隊來迎。至帳幕中少憩。後乘輿下崩。隨改乘馬。循雅龍江支流。緩轡前進。沿途居民焚香迎接。約行三十里。至錫巴隆。支帳打尖。為時尚早。擬趕往鑪霍住宿。計程不過四十五里也。行五六里。忽大風雨。河床雖有路可行。然須涉水。乃行於山腹道中。抵蝦拉沱時。小學生來迎。假宿於法國天主教堂。房舍清潔。由此至鑪霍縣三十里。人言關外午後多大風雨。徵諸今日。

信矣。

按此地係由法教士投資，招華人開墾，居民已有數十戶，往年地震，房屋倒塌，教士死焉，其後應墾者亦少，現任之教士，在道孚縣天主堂，不常來此云。

六月十一日 晴 由蝦拉沱抵爐霍縣——三十五里

晨曉初上，征騎逸行，越甯上坡，頗稱坦順，沿途居民焚香羅拜，撒青稞，獻哈達，備極誠敬，爐霍縣各界人士，郊迎於十里外之斷馬岡，支帳少憩，緩輿入城，縣城在山腹，居民不過百餘人，有一小街，長五丈，縣署簡陋已極，全縣所轄民戶約二千，另牛廠娃七百餘，分為五鄉，余至縣署後，即對民衆訓話，鄧縣長設筵洗塵，午

後往壽寧寺參佛，並對各重要喇嘛宣布中央德意，聞年來有不守本分之喇嘛五人，私收民戶，抗國家正差，已為官廳正法云。此地氣候較道亭稍涼。

六月十二日 午前微雨 由鹽霍縣抵拉柳村——四十里

余自出關後，每夜感覺頭痛，口乾，屢服頭痛藥無效。據醫云：關外空氣稀薄，晚間更甚，白晝又多受風，此為風熱症，可服菊花茶以解之。是否見效，容後驗之。

上午八時出發，天雨路軟，輪仗苦之。幸沿雅龍江支流而上，頗為平坦，鄧縣長及壽寧寺喇嘛遠道相送，本縣各界人士皆整隊歡送於十里之外，并承鄧縣長在二十里外之故里，及三十二里外

之鄧達溝，各支帳幕，備行旅憩息之所，甚可感也。午後一時，至拉柳村，行署設於華陽張姓民房，沿途山水秀麗，碧草如茵，野花點綴其間，如一幅天然圖畫。土民對中央官吏，甚為恭順，惟其智識簡陋，生活卑微，是所望於牧民者，有以福利之耳。

高副官長柱，由甘孜專差函報，於十三日由甘孜起程，已晤却讓代本所派之如本某，康北不易收集多數之馬，高拉將分為笨重物件，與貴重需用物件，改用牛馬兩種，至却讓代本，則在折林口迎晤云。

鄧縣長告余，道字驢霞西處，傳有專使，即班禪改裝之謠言，殊堪發噱。

六月十三日 陰晴 由拉柳村抵朱倭——五十里

昨宿拉柳村甚舒適，頭痛亦較痊可，夜間微雨，朝來露水泠泠，六時出發，仍沿雅龍江支流而上，多屬平壩，間有小坡，兩岸低山夾峙，行十五里，經打馬岡，至甲縣小憩，民國二十一年事變，漢藏鏖戰於此，頗為激烈，由此前進，奇花異草，風景宜人，沿途居民錯落，均焚香迎接，膜拜道左，並叩於馬腹，以求賜福，人行二十里，再憩於顯古，乃換乘輿，五里而至朱倭，人民夾道叩迎，至為熱烈，陰呈遞哈達外，并有獻藏元香，共得一元半，存為紀念。

行署設於山上朱倭土司舊寨，在河之西南，共三層，余下榻佛堂，頗為華美，據鄧縣長云，清末贖對土司侵朱倭，逐其土司，另建

新寨於河之東北。嗣朱倭土司受趙爾豐之保護，得賜新寨。復於民國二十二年坐拒抗官廳命令，遂伏誅焉。今新寨改為學校及軍糧轉運處矣。

駐甘孜張團長戎君、甘孜章縣長逸仙君、舊土司孔撒家之孔撒呼圖克圖偕其姪女士、兵營長德欽、旺母登各連長，又東谷喇嘛寺及漢人在甘孜經商者之代表，皆至朱倭歡迎。西藏如本奪吉此恩奉却讓代本命，費函來迎，並致珍柬、囑倫書，當晚覆函交去，并賜該如本銀牌、照片、綢緞等物。覺日寺喇嘛晉謁，約定明日在加沙歡迎。

王副官維崧昨日午後三時抵此，已於今晨五時向甘孜前進。

六月十四日 午前雨 由朱倭抵甘孜——八十里

五時起身，天雨連綿，六時渡河，張團長、章縣長率全體代表及民兵共約千人，冒雨歡送。是日越羅鷓梁子，上山約三十餘里，下山約二十餘里，傾斜之度雖尚好，而山脈綿亘甚廣，加以天雨地軟，與行殊感不便耳。自朱倭至加沙約十里，覺日寺喇嘛候此設帳歡迎，萬民爭來求福，羅拜帳外，并獻金珠飾物，余乃施以摩頂禮，眾皆大悅。余之乘輿掛滿哈達，儼如活佛出行。由北上巔約行五里，鄧縣長率民眾至此歡送，其在加沙未受摩頂之民眾，亦沿踪偕來，余乃一一撫慰。蓋民眾信佛極虔，以為中央大員，必為活佛轉世也。將至羅鷓梁子頂時，雨雪交加，羣山皆白，沿途牛羊

羣甚多。下山至羅錫蕩時，張團長偕團附某，設帳獻茶，候各同人到齊，余轉乘紅緞轎，四人肩舁，越一小山，行約半小時，至普至隆。張團長章縣長偕各鄉民衆約數千人，先迎候於此，并設筵歡讌，座有白利土司之頭人，現代理土兵營長鄧德傑，狀貌魁梧，二十一年之戰爭，與劉軍在同一戰線云。

午後四時，乘馬至甘孜，蒙當地人士，盛大歡迎，行署設於孔撒家新寨，距此三十里，為甘孜所屬之宗谷喇嘛寺喇嘛及其土兵營長來見，絨壩察阿都土司營長汪呷來見，俱各慰勉，是日收到各方電報十三件。

按甘孜喇嘛寺分三派，即諾吉、潭爾及俺巴，現即由孔撒呼

圖克圖管理寺務宗喇嘛管理經卷云。

(附考)道孚、蘆霍、甘孜三縣。藏名霍爾。有土司分治。清雍正中先後授
誠授職者。有二霍爾竹窩安撫司。即今之朱倭土司。土制尚存。霍爾章
谷安撫司。光緒中除為蘆霍七。入民國改為縣。霍爾甘孜孔撒安撫
司。今稱孔撒土司。土制仍存。霍爾甘孜麻書安撫司。今併於孔撒。霍爾
咱安撫司。清末為章谷德格所瓜分。霍爾白利長官司。今稱白利土
司。霍爾未科長官司。今稱東谷土司。與白利均沿存土制。三縣境內雅龍江
流貫其中。成一廣大平原。為北路農業興盛之區。而甘孜人口尤為稠密。財
賦亦甚旺。

六月十五日晴 駐甘孜縣

早膳後，經漢人寺參觀佛像，據傳此像塑未及半，其餘自然完成，平日極顯靈異。趙爾豐到甘孜即駐節此寺云。

繼往河邊入溫泉浴，池水不深，溫度微低，是硫磺泉。此地寬濶平坦，小溪環流，樹木扶疎，形勢甚勝，聞為公園，實良好之風景區也。

午後甘孜各界開歡迎大會，余宣揚中央德意，羣情歡洽。晚間由張團長招待夜膳，並饒坐騾一匹。孔撒呼圖克圖及德欽旺母宗晒喇嘛來謁，孔撒家獻坐騾二匹，其各頭人均來獻哈達及土物。

甘孜民戶三千餘，在城區者五百餘戶，漢籍占百餘戶，商場較

道乎。蘆霍稍強。此間習慣頭人有植樹之權。平民則無。今已飭令改革云。

(附考)甘政在明代稱為尕甘思。平原廣潤。麥隴連雲。為北路富庶之區。縣治在雅龍江北岸之渡口。為康北之鎖鑰。清同治時。瞻對土酋工布朗吉作亂。北犯甘政。庶書土司赴川告急。討平之。因招漢興商。置麻書汛。建設市場。漢人日集。商業漸盛。自康定入藏。原分南北二道。皆會於昌都。南道須經巴安乍了等處。道路崎嶇。民風强悍。途近多匪。北道則德格以東皆屬平原。民風淳樸。水草肥茂。故清末以來。官吏入藏。雖從南路。而商賈則以北道為多。甘政適位北道中央。又旁通西寧。洮州等處。食鹽羊毛藥材之屬。皆自此輸入。銷行全康。川滇

陝甘商人，多設分號於此。自改流以後，闢為官道，南路因之漸廢，甘政市場益增興盛。惜自民十九年，康藏戰起，為蔽所據，雖經收回，商業不如前矣。

六月十六日 午後曇 微雨 駐甘政

是日接見賓客之期，白利土司白廷登代表鄧德傑——即甲本家，東谷土兵營長賜儒登子，東谷喇嘛寺喇嘛，陝幫楊福林之子，然又呼圖克圖，彩亞哈吧二寺之喇嘛，瞻化大益澤里大喇嘛等，陸續來謁，并獻哈達及土物，表示忠誠。余分別宣示中央德意，分別賞賜銀牌、獎章、綢緞、相片、茶葉等物。孔撒家之老土婦德欽旺母及香根呼圖克圖並宗晒喇嘛，尤加賞賜。嗣又接見甘政電台主

任彭仲陶君。

本日張團長集合漢土兵舉行野外演習，派攝影技術員前往攝影，俾邊地軍事狀況得介紹內地焉。

午後章縣長設筵歡宴，香根呼圖克圖、宗拓喇嘛及德欽旺母均在座焉。

連日接各處來電十餘封，已分別電復矣。

六月十七日 晴 駐甘孜

原擬是日再浴溫泉，以昨夜頭痛，迄未全愈，不得不就寢休養。川陝幫來晤，未能親見為憾。午後三時延見郎扎寺法王儀西汪學喇嘛，按郎扎為甘孜極有道行之喇嘛，廿一年戰役，捍衛國家

其功不少。於昨年圓寂。尚未轉世。儀西喇嘛擬往南京叩班禪。談悟甚歡。賞賜銀牌綢緞。

旋應孔撒家夜讌。得見香根呼圖克圖之精舍。頗為精緻。余作喇嘛裝攝。紀念。宴後。向尼勤佛遮哈達。老土婦亦向余遮哈達於門外。對其捍衛國家之功。加以慰勉。

歸途往拜張團長。坐談片刻。往拜章縣長。未遇。而返。有日交喇嘛寺主持來謁。獻哈達。土物。賞與緞料十方。

六月十八日晴 由甘孜抵絨壩盆——六十里

黎明起身進膳。即擬啟行。因民眾準備歡送。遲至六時四十分始出發。乘轎過橋。至大壩。各界人士整隊道旁。在帳幕少憩。

賡續前進。孔撒家喇嘛及土兵隊送至白利。白利土司降縣學魯
年幼未來。由代土兵營長鄧德傑率隊來迎。道路平坦。沿雅龍江
而行。甘孜至白利。稱為三十里。實僅二十餘里。白利土司寨及白
利喇嘛廟。均在江流北岸山腰。南岸有一高台。名孫科。居民蒼萃。
江流環繞。駐兵一營。南側有大壩。名頡吐。可作飛行場。白利各界
支帳歡迎於此焉。聞廿一年戰役。川康軍占南山之第二高山。不料
藏軍由雪山下襲。受害甚鉅云。余等抵此。少息征塵。集令民衆演
說。加以撫慰。當時白利喇嘛寺之拉達呼圖克圖。骨魯寺之耶布
呼圖克圖。麻普呼圖克圖。宜熱寺之喇嘛及黃隴保正各緘勒文。
林慈保正翁渣。白利保正奪吉次登均在場。一接見。白利土司及

各得正獻馬一匹。午膳後，行十餘里至黃龍，保正設帳歡迎，復行七八里至達金寺，已於廿年被毀，所有藏方交涉，即為此寺而起。寺址宏壯，而斷宇頽垣，銅甍剝落，不勝今昔之感。當年喇嘛十餘，碩樓高聳，固曾威極一時，或即為肇禍之因歟。駐紮壩盆之伍團附設帳郊迎於四里之外，偕抵絨壩盆，行署設於汪呷營長家，三大寺代表覺吉及達金寺代理堪布，并隨員一人，通事段文彬來謁，由劉總參議回拜。玉龍保正兼土兵營長高中卜松，並德格土司澤汪登登，俱派代表來迎。

(附考)天金寺建於明末，為賀誠、闊階、教巫彭錯祖師宏法之道場。祖師迄今已轉五世，蓋三百餘年矣。

六月十九日 午後雨 由絨壩岔抵林口——五十里

五時起床，因汪呷營長招待早膳，遲至七時半始出發。各界民衆夾道歡送，第二官話學校師生及川陝幫商人，咸歡送於十里之外。西藏三大寺代表土歐覺吉等三人，盛服恭送於郊外，下與珍道而別。汪呷營長及所部暨各保正、張團長、章縣長、哈德呼圖克圖等，直送至甘德交界之牙窪壩子始回。一時玉龍派土兵五十名來迎，頃間所經過之道路甚好，略加修理，即可行駛汽車。開牙窪壩子之高山，達於一萬五千尺云。由此上小坡，再往下行，稍有亂石路，兩山杉木茂盛。本日行程所經，罕見人家。晚間即在松林口支帳露營。先由伍團附進修準備一切，惟天候欠佳，稍拂人意。

耳。

德格祝慶寺派工支士木齊呼圖克圖等數人來迎。該寺為紅教祖廟。紅教喇嘛來此朝寺。與黃教喇嘛入藏朝佛。同一重典也。

(附考)按牙窪通作雅絨。即瞻對土司轄境。

六月二十日 微雨 由松林口抵玉龍——五十里

夜雨連綿。破曉始霽。七時二十分出發。不數里。又雨。殊增悶損。是日所經道路。平坦寬敞。上下坡亦不甚高峻。沿玉龍江而上。此為雅龍江之支流。經顆珠而入甘孜。玉龍壩寬大。可作飛機場。沿途并無房屋。僅見蓬帳。行抵玉龍土司住宅。本擬駐節兵營。雖

為二層樓房，但係土頂，宿雨滲漏，改宿於土司官寨，稍欠寬濶，尚稱安適。

玉龍較甘孜苦寒殊甚，高度一千三百尺，居民均為牛廠娃，余等抵此，夾道歡迎，咸持柏樹致敬，此地北通鄧柯，德格，南通白玉，瞻化，甘孜，為交通之樞紐，論邊區軍事，第一線守金沙江，第二線守玉龍，土司高鐘木鍾人甚精悍，歸德格土司管轄，來獻馬及土物，余亦賞以銀牌，相片，綢緞，衣料，茶葉等，聞過去對於戰事頗盡協助之責，一切運輸，咸感便利，此次亦準備多數烏拉，以便換載，足徵其傾向中央之熱忱也。

玉龍有小喇嘛寺十五，轄於五堪布。

劉自乾總指揮派來護送之鄧諮議警民，昨天抵此，因墜馬受傷，暫留醫治，幸無性命之虞。當贈以銀牌、相片及藏洋百元。

六月二十一日 晴 由玉龍抵第一台站（東山根子）——六十里

是日天氣清明，亦不甚寒。七時出發，沿途風物與昨日同。坡上一片高原，樹木寥寥，有山溪，渡水多處，行三十里，近也根寺，支帳打尖。此處有二水合流，一沿着拉山，名着拉河，一出火柱溝（南岸）名火柱河，有喇嘛寺二，一為他括，一為也根。也根寺喇嘛來獻哈達，賞茶一支，欣然而去。打火後，集合全署人員訓話，勸以勤慎職守，顧全國體。十二時繼續前進，道路甚佳，將至雀兒山，有一湖水，色清綠，林木茂盛，仰視山色，朦朧積雪皚皚，頗含畫意。行抵

東山根子設帳露營，本有官房一所，因平房泥頂，恐防雨漏，不如宿營安適。此處天候變化無常，日間陽光甚好，晚若無雨，則明日越雀耳山，當不致困難也。

西藏嚮導却讓代本來函詢本署人員及需用烏拉數，以西藏大國自稱，亦可怪矣。

(附考)按雀耳山為一大雪巔，自鄧柯縣林葱之南，斜達德格敵科之北，長約四百餘里，此處為山之低凹處，固有湖，藏名錯拉（藏語湖名，錯，山名，名為拉，猶言百湖之山也。漢人譯錯之音為雀，譯拉為山，故稱雀耳山云。

六月二十二日雨、雪，由第一台站抵第二台站，熱水塘——七十里

昨夜大風雨，帳篷搖動，幸片刻即止。是日六時半出發，赴雀耳山，行平地一小時，即石路崎嶇，舉足維艱，沿溪而上，在谷地則烈日當空，上山則雨雪霏霏，距第一台站甫二十里也。路旁一大石，上有石松二顆，花二枝，頗饒畫意。十時在山根子午餐，休息一小時，繼續前進，山徑甚陡，道路不良，因曾準備牽纜者十餘人，余於是乘橋，上坡經二十里，下坡約十餘里，又數里而至熱水塘，即第二台站，山高一萬三千尺，山上雨雪甚大，肩伋屢仆，下山則又放晴。

是晚仍支帳宿營，他招寺喇嘛，偕送抵此，賞茶一支，德格土司澤汪登登又派員來迎，伊則恭候於明日打尖處。

本日氣候寒冷，雪風徐來，手足如冰，而當地土人，無論男女，

經過在耳山時所着之衣，惟穿一袖，一臂露出，甚有不穿上衣者。余等身穿大衣，尚感縮瑟。該地土人如此耐寒，或亦習慣使然耳。

六月二十三日 晴 由熱水塘抵柯鹿洞——六十里

本日氣候晴和，較昨溫暖。未七時即出發，自坡而下，亂石崎嶇，加以宿雨泥濘，舉足維艱，行約一小時始達平地。沿山溪行，峰巒夾峙，柏樹成蔭。九時至明咱喇通之明咱喇嘛寺，打火。德格土司率其頭人等迎於此，明咱喇嘛獻哈達及酥油，休息半小時，繼續前進。共渡溪橋八，皆臨時建築。沿途有採金沙者，但產量甚少。

午後零時三十分抵柯鹿洞喇嘛寺，寺址尚寬宏，約二百喇嘛。此間有官寨一所，現已毀壞。德格縣長姜郁文迎至對河草坪，支帳

宿營，德格土司等先辭歸，與美縣長談論安置達結寺僧辦法中，參謀本部及蒙藏委員會不能同意之點，囑其稟商劉總指揮設法修改，以期圓滿解決。

六月二十四日 晨霏即晴，由柯鹿洞抵德格縣——五十里

晨六時，雨霏十分鐘即止，旭日高懸，同人適發，沿溪行，逾橋八渡，流曲折，兩岸石山壁立，中夾鳥道，寬盈丈，足下亂石崢嶸，頂上天開一線，巖險巫山，而風景絕佳，古詩「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堪移此詠，惟無村而有路耳。沿途橋路新修，費工不少，二十里抵打馬洞打尖，青海所派之代理玉樹馬縣長驢來迎於途，德格土司澤汪登登及其頭人並德格吧郝呼圖克圖贊養清增

衆喇嘛、姜縣長等，偕候於此。十一時乘輿續進，道路輕佳，惟仍沿漢行，水漸深，不易徒涉，將至德格之四里，歐營長率隊來迎，民衆設歡迎處，下輿茶話。司法部派康調查之羅慕義、汪瀚成、西君及中央黨部所派之馮雲仙女士等來晤，再行越一崗，有西藏所派之歡迎員，及入藏嚮導，却讓代本盛服恭迎於道左，稍與寒暄而行。抵德格時，沿途軍隊整列如林，喇嘛手持佛披，雁行侍立，共約千餘人，奏樂鳴砲，為出關以來未有之盛況。迨至德格土司之新官寨，行署設焉。高副官長柱已將前站之行李運過岡，拖河亦來此迎候，并商議一切。少息征塵，即派林參議偕同高副官回拜却讓代本，并致送禮物。

柯鹿洞及打馬洞為天然險要屏障德格有一夫當關之勢。但德格之東無隘可守由鄧柯向玉龍壩由白玉向絨壩岔兩路進兵則不攻自破矣此間原有民戶四千餘因受連年兵燹及岡拖河西之地又劃歸西藏管轄之影響現存者僅二千餘戶牛廠娃居其半焉。

六月二十五日 晴 在德格縣休息

晨起略事掃措後却讓代本來謁商談金沙江西之行進部署事宜并拜謝贈品。此君精明幹練為辦事能手前數年代表藏方與中央大員商洽白利一案頗露圭角本日擬回金沙江西岸為吾等準備一切當派高副官往送并託致函拉薩政府真東噶

倫及蔣、王、巫三員。

早膳後，致送本地官民禮物，并接見賓客。玉樹馬縣長驕率玉樹普慶族百長及百戶來見，當賞以獎章，欣然而去。羅慕義君及馮雲仙女先後再謁，首述調查所得，頗有見地。馮子香軍長託玉樹馬縣長代表送馬一匹，頗俊偉，由王副官騎用。

晚間，姜青恒縣長設宴相款，談及德格為康藏文化之中心，昔時藏有經板十九萬餘塊，今則增至二十五萬餘塊，肝膽而經，即有數百本。前年馬雲亭委員長曾購運一部，須用馬拉而駝輸載，所印佛像，亦頗精良。此間人士喜讀書，潛心典籍，精藏文者較多。巴郊喇嘛寺在本地負盛名，喇嘛千餘，有土布齊與祀慶土布齊學識深。

湛二人齊名云。

決定調回高副官長柱隨本署人員同行，派王副官維松擔任前站，於明日出發，將途中不需用之行李，先行前運。

六月二十六日晴 在德格縣休息

昨夜頭痛復發，未能酣睡，七時始起床。王副官出發，來室辭行，互道珍重而別。

早膳後德格土兵營長澤汪登登率有頭人保正來謁，并獻土產數事，馬一匹，黃金十兩，並為昨日賜予紀念章相片綢緞衣料茶之報也。余受物而望金，伊等以顏面攸關，堅求晒納，不得已乃受而開一賞條，將黃金十兩賞賜土兵營長為學費，遂欣然拜

領可謂兩得其所。伊并具一呈文，歷述處境艱苦，深加慰勉而去。姜縣長來獻土產數事，馬一匹，并歷敘安置達結寺僧辦法經過，余品以徐圖補救，勿畏艱難。玉樹馬縣長亦來謁，分繕數函，交其帶呈馬主席、馬軍長、馬旅長等。印經院長布梵梵來謁，賞以獎牌相片。喇嘛寺喇嘛均來獻土產物，賞賜從豐。

午後二時，德格官民各界開歡迎大會，余宣布中央德意，慰問民間疾苦，并勗其認清為中華民國國民，明瞭五族共和意義，愛護國家，各盡其責云云。劉、陳、林各參議及馬縣長、馮雲仙女士，均有精到之演說。五時開會後，應土兵營長夜宴。

六月二十七日 晴 在德格縣休息

晨七時許，啟營長在營本部招待早膳，旋與李秘書國霖往
視印經院。內分經、論、律三部份。經者，佛祖所說之經；論者，高僧釋
經之論；律者，戒律是也。共存印板二十五萬方有奇。姜縣長之言不
虛。中以經版為最精良，示尊佛語也。鐫版之木與印經之紙皆為
德格產造，木質堅潤，紙似高麗紙。金印、銀印最貴，硃印次之，墨印
又次之。硃印者多，而本地不產硃，購自打箭爐，每斤約合藏幣十
五六元。印刷匠均由土司指定當差，彫刻匠係雇用專家，木匠則
雇用普通漢人，每日藏銀半元，伙食在外。此院建立已三百餘年，
由土司經營，規模之大，雖西藏之印經機關莫與京也。

出院往柳林，回拜馬縣長。天幕生活簡單可佩，繼往縣署回拜

姜縣長署在土司官寨對山山腹，至為湫隘。歸後與林參議商記載事項，並請劉總參議決定渡河後之記載辦法。

午膳復由歐營長等公宴，宴畢，王叢甫參謀伍進修團附偕往小敘，對於邊地縣長之任用，發揮建議，或別有所感耳。土兵營長澤江登登來獻馬一匹，銀壺一柄，詢悉此馬係由其姐——婁謀土司之媳——自青海携來者，乃賞其姐銀牌一面，綢緞衣料一籠，代領道謝而去。

德格距金沙江六十里，氣候溫和，本日華氏寒暑表六十五度，每日午後五時許必風，縣治無城，位於山峽之斜坡，地勢局促，不如道鑪、甘谷縣之開展，欲開飛行場，殊無適當地點，居民約百餘戶，漢

人甚少，多喇嘛。縣政欠佳，惟此間土司昔時轄甚廣，在西康各土司中，僅亞於明正云。

(附考)按德格土司屬地至廣，康人有天德格地德格之稱，其土司係宣慰司職，證之牒牘，相傳已四十八代。清末幾經變亂，宣統元年始改歸流。將地分為五區，中區曰德化州，南區曰白玉州，北區曰登科府，極北一區曰石渠縣，又以德格居西康之北，與俄落色達兩地接壤，若兩地歸化，又須建置州縣，故於登科設邊北道一缺，職為監司之官(詳情見西康建省記)。德格以西之區域，為中藏劃界問題中心之一原，屬川邊亦係康地，康藏分界極為分明，清制江達以東為康，以西為藏，查四川通志雍正四年會勘劃界案內，於江達特設漢藏兩官，蓋以該地

為康藏分界之故。證一：清末特改康境為川邊，亦以打箭爐及江達為界。經川督趙爾巽邊務大臣趙爾豐及駐藏大臣聯豫會同劃定，於江達立碑為記。并有案可稽。證二：民元川邊經略使尹昌衡改江達為大照府，以碩督嘉黎恩達、察隅科麥之五縣屬之。設官分治。經北京內務部頒布在案。證三：現制川邊為特別行政區，亦以打箭爐至江達為界，共置縣三十有三，與熱察綏京北并等行省。版圖案牘，在在可考。若以寧回德格為恢復川邊轄地條件，則德格以西，如石渠昌都等十七縣，二千餘里地方，皆陷於淪亡也。且同地在德格之西，固抱既割歸川邊，何以德格反割歸西藏。此理實不可通。又川邊向分南中北三路，若劃南北西路屬藏，而以中路寥寥數縣屬漢，孤懸於三面藏

地之中一旦有警，何以為守，故以歷史關係而論，川邊無論如何，不應歸屬西藏也（見王勤瑄著西藏問題）。

六月二十八日 晴 由德格縣抵岡拖河西岸——五十里

黎明，起身進膳，輜重先行，人員繼發，循德格河而下，沿途兩岸夾立，道路尚平，九時餘，抵龔子，昔趙爾豐在此，建營房，築官寨，設碉樓，儼然重鎮。其後，西藏治理德格時，亦曾駐兵兩營，代本居焉。自二十一年戰事後，開營房木料，毀以代薪，殊堪惋惜。由歐營長招待午膳後，繼續前進，上崗經一喇嘛寺，僧衆整隊，奏樂以迎。受其哈達，賞茶一支，相片一張，未下輿而行。午後乘土司所獻之馬，以示優異，仍循德格河行，山谷較展，河水較深，中途度一壩，上有喇

麻塔德格縣李收稅員停迎道左。旋越一嶺，不高峻而陡急。抵岡
拖河東高壩，晏縣長設帳歡送。少憩征車，攝影為別。并對劉總指
揮所派送之騎兵連訓話，慰勉遣回。乘轎至河干，却讓代本東渡
來迎。余與劉總參議、林參議登一較大之皮船，由水手二人掌渡。
約三分鐘渡達彼岸，河面不過二百米寬，而水深流急，有一石山
矗立水中，正對德格河口，彷彿似小孤山。東岸無人居，西岸有民
戶數十，余等由却讓代本延至帳篷休息，并候轎及肩夫。逾時赴
宿舍，西藏衛隊約二十餘人，附軍樂隊候迎於岸，復導至舍，整列
門前，余入始退，自却讓代本以次，無不執禮恭謹，遠人賓服，由來
久矣。

德格土兵營長汪澤，及薩、達連、曹連長，咸渡河相送。曹連長點定行李，其精細勤勞，前途未可限量也。旋由却讓代本招待，晚餐後，安然就寢。

六月二十九日 晴 由岡拖河西岸抵江卡多——二十五里
昨晚地方保正及頭人來謁，同余就寢未晤。獻牛肉、雞蛋，乃賞茶一支。本日早膳，仍為却讓代本招待。姜縣長來送別，余對於防衛地方，保護人民，剴切訓示。

晨間本擬早行，因烏拉分配頗繁，遲至九時，余始乘轎出發，沿金沙江而下，約行三十分鐘，轉入小谷，循溪流而上，雖有小坡，上下跋涉，但道路橋樑皆已加工修理，尚便行駛。經過山谷狹處，

不能並騎，然天開一線，樹木繁榮，風景殊佳。

護送衛隊六十名，歸如本。奪吉此忍統率護衛專使者三十
八名，餘由一協教老本竊吉偕隨王副官先行，分配管理行李等項。
奪吉此忍十三歲從軍，現年四十六歲，曾來朱倭迎余，其協教老
本竊吉亦從軍十二年，二人與却讓同為後藏人。奪吉此忍并曾隸
却部，今則屬於同普之推銷代本。按前清松中堂在藏創設六代
本分配，於是加志即日喀則二定日一、江孜一、拉薩二，今推銷代本
即屬於是加志，為老代本云。

十一時三十分抵江卡，為一小壩，支帳露營，帳三，專使一，參議一，
餘員一，先經佈署，臨事從容。本日原擬宿帳多，因距程尚有數里，

却讓代本先候於此，衛隊及土兵營長澤汪所率之土兵整隊相迎，當名見奪吉，此忍及老本竊吉，加以慰藉，駐同普之楚歌代本派如本所德札喜澤仁來迎，並獻哈達，賞如本獎牌一，相片一，回刺致候代本，巴邦寺派主持來獻土物，并求手諭保護，余允之，欣喜而退。土兵營長澤汪進謁，余勉以封建勢力不可恃，宜努力於修身求學，並惟才與德，方可服人也。

午與却讓會餐於前幕，幕中氣候較暖，餐後高副官始到，因押運烏拉，行程較緩也。午後煮茗清談，移時入幕，對孤燈之搖曳，聽夜雨之瀟瀟，瞻念前途，曷勝履薄臨深之感。

此間溪流錯樹木繁榮，雖乏人工之點綴，實占天然之佳趣。

六月三十日 午前雨 由江卡多抵同普——六十里

雷雨連綿，殊增悶損。未七時而出發，循溪行，道路尚佳。惟沿途不見人家。九時餘，約行念餘里，抵矮山麓。昨聞此山陡峻，曾雇纜夫念餘人，準備牽輿而上，乃同人咸改騎驢，遂無所用之。初登微陡，漸上斜坡，未及巔而大霧瀰漫，余口含甘草，防瘴氣也。自下而上八九里，由上而下五六里，山為石質，樹木不多，幸道路甚完整，非雀耳山可比。俗傳求如安然渡函谷，必效老子之騎牛，事實殊不然也。下山抵蓋巴時，好及午，停裝造飯，行旅中途，較貴周章，避至午後一時始啟行，矮山以西水歸西流，林木蔥蔥而人烟落落，約行一小時，瓦拉寺喇嘛奏樂郊迎，該寺甚大，僅數十僧，再行兩小

時抵舊同善縣——今改松絨——地居山崗，經民七之大破壞，僅餘斷瓦頽垣，夕陽衰草而已。余等宿於二里外之河壩上。

時却讓代本偕繙譯員蔡嘉溶迎入帳中。蔡君並出昌都繙譯程萬里之名刺，代致敬意。旋德格土司大頭人之弟來謁，云德格所轄尚有降達、格里二站，承辦烏拉者分四股，或四五十家，或二三百家為一股，有頭人十餘，主其事。伊承土司之命，統辦此項之河西烏拉，並謂河東差徭多，河西稅務重，不勝唏噓畏縮之態。乃貴緞帶一根，稱謝而去。

黃昏又雨旋晴，出帳眺同善河流，并體察烏拉轄下之苦况，感逝者之如斯，念萬物為芻狗，誦孟子所謂「天之將降大任於是」

人也。一篇，不禁瞿然而興也。

却讓代本偕李秘書長來訪，袖出真東噶倫六月八日由昌都來函，詢及行署人數，因康定唐師長、鄧旅長請其準備多數烏拉，遂誤會余率川康軍入藏，其實唐等之意不過為準備餘裕之望耳。況余自朱倭覆真東之函，敘述甚明，復為此問，似未免疑慮太過。當與劉總參議、林、陳參議商定，概括覆之，并囑劉總參議明晨交覆函於却讓代本時，切實說明余之立場，尊重中央體制，專使行署之人數，西藏固無庸過問也。真東函內附來蔣致余、王良坤兩函，報告拉薩情形，大體尚佳。

七月一日上午雨，由同善縣抵降達——四十里。

晨六時，劉總參議照昨晚決議，過訪却讓，頗得諒解。時陰雨連綿，烏拉換載稍延，直至七時始出發。沿同善河而上，傍水穿林，別饒幽趣。道路因專使所經，曾大加修葺，然泥滑難行，遂改乘馬。十一時抵明德，喪已打尖，喪已為橋之意。蓋此處有一木橋，渡同善河而過也。楚歌却讓兩代本，偕迎於此。楚歌昔駐巴密，今駐降達，留學英倫，精明幹練，感稱中藏歷史上有良好悠久之關係，中央實為大禮。越云，余答以，五族共和，為中華民國建立之精神，吾人應深加體會，且現在當局蔣汪二公，皆孫總理唯一之信徒，領導全國民衆，共策存榮，在主義上，在時機上，對於中藏關係，其密切之程度，較諸已往，應更進一步，此吾人尤應明瞭者也。

午與西代本會食帳中。餐後策馬前行。雲間雨霽。兩山高聳。杉木成林。惟居民終未一見。午後一時半抵降達。位於山坡。民戶寥落。支帳露營於河壩。衛侍中有與居民交際過於粗暴者。嚴令高副官懲戒之。以維風紀。贈楚歌代本相片。紀念章。茶晶眼鏡。綢料各一件。賞迎送隊茶一馱。則噶據補西刺嘛寺共茶一枝。相片各一張。

楚歌代本在其帳幕內設宴相款。幕布紅綢為裏。黃綢為鑲。座椅墊均虎皮。小几供。告鳥三。極精緻。棹布為花綢。一切佈置甚佳。其厨借諸却讓。飲食均可。膳後與二代本及各如本攝影紀念。并與本署同人共拍一照。由幕內出門時。則拍活動照片。蓋所以

聽歡也。本署同人中有以前後排之體制為未妥者，不知照片中余為主而彼為賓，賓主之體，因應如此。

王醫官來驗血壓，右腕百四十，左腕百三十七，較前略佳。而自檢腹部，亦不若往日之便便矣。適楚歌之夫人患慢性肺管枝炎，囑王醫官往視，並偕照像部鄭君代攝一影。

午後七時，又進米粥，旋就寢。夜雨，水氣透幕，稍感不快。

七月二日 午前雨 在降達休息

本日駐留一日，因楚歌之堅請，而情難却也。天破曉，頭左痛，七時始癒。早膳後，却讓來訪，賈真東囑倫歡迎書，蓋真東據却讓報告，灼知行署人員，咸自京來，種種謠傳，煥然冰釋矣。

與却讓代本歡敘移時得悉西藏軍制係將各地劃為代本區行徵兵制凡服兵役者得免各種差徭政府平時給糧月一斗八升戰時則加酥油茶鹽等費合計不過藏銀四兩三錢而已衣服均自備公家給械彈服役年限無定可以世襲軍中號令仍為英國式軍官之最高級者為達賴衛隊之朗噶代本常兼總司令職（此職視需要而設在達賴未圓寂前尚付闕如近聞已設立矣）其次則代本如本甲本協教通常官之最高者為扎薩克及台吉不分文武而台吉又有內外之分如昔日在瞻化乍子及接近青海西北部有外台吉四管理錢糧民政當昌都尚未設總管時則直隸於噶夏七品以上為四流之官各處縣知事名為知宗大者五品

其次六品，小者七品，如後藏士加志宗之子仲為四品，則屬例外，蓋兼司令也。四品官可以升噶倫，噶倫乃三品大員，至於僧官子仲，僧官績仲皆為未入流之官。達賴之父族特設一官，名為公，官位雖高，其實無權，但達賴十三世時，則加給司倫之號，名為藏王，可以過問政治矣。現在之司倫為達賴之姪云。

西藏軍官軍服，任意穿着，有奉准者，有未奉准者，如楚歌代本著英國式軍服，其軍帽之寶石，用紅色，照章可用藍色也。昨日歡送之軍隊，衣大禮服，黃色金邊，此種儀式，除接達賴外，不輕用。因接中央大員，當與達賴同禮也。婦女服制，亦因其夫之品級而異。

關於帽章寶石之區分，第一級鑽石，第二級藍寶石，第三級白水晶，帽章之四角者為代本，三角下面有一獅者為如本，兩角者為甲本，一角者為協款。

拉都土司距程五日，派頭人來謁，慰勞之餘，賞綢帶一根，并回名利一張。德格土司在河西之頭人四名來謁，請求兩點，一則恢復德格土司轄地之完整，一則保護土司之地位。余各賞綢帶，稱謝而去。

楚歌餽贈禮四色：虎皮、牛皮、銅鐘、布墊，其意甚虔，未便過却。抵宇論中藏關係，並述藏女裝飾，如朝珠、架烏髮環、高髻之架，多用珍珠、寶石、珊瑚、金玉製成，價高者達四千餘平銀，即合現元

二十萬兩以上。美婦女裝飾分三副。一為最寶貴者。一為通常喜慶服用者。一為平時服用者。聞達賴曾因其族婦以八十平銀。即四十兩現元購一松綠寶石之耳墜。擬限制婦女裝飾不得超過銀若干。未及令行而圓寂矣。

楚歌謂於戊巴密時。有兩地三千餘戶。為英國佔領。伊據理力爭。收回千七百餘戶。并立碑為界。由此觀之。帝國主義者對於西藏。未易逞也。

德格地方。向稱繁榮。連年迭遭兵燹。損失甚重。聞某地原有五百餘戶。因死亡逃散。現存者僅百餘戶。茫茫大地。何處桃源。回首中原。不禁感慨係之矣。

金沙江西烏拉之價，牛每站半藏卡，馬倍之。以前每藏卡合銀一錢五分，今則每藏元可兌五藏卡，按打箭鑪所鑄之藏元為三錢二分也。

本日中晚膳，概由楚歌招待，膳時軍隊奏樂鳴砲，席散始止，猶存古制。晚間盡歡而飲，拇戰喧騰，有被酒至醉者，十時始入寢。

七月三日 晴 由降達抵格里——六十三里

早膳後，楚歌未見，述歡送之詞，並因知余信佛，以達賴親繪之護身符轉贈，情至可感。

出發已近七時，大霧瀰漫，渡河後，軍隊衣大禮服歡送如儀，稍前行，楚歌及民眾頭人等，在橋頭歡送，策馬走河干，道路廣闊，平

坦為近日所未見。橋樑多為新築，尊使節也。惟騎行須慎耳。山巔多石，森林甚稀。九時許，過一村，闕無民居，不惟可異，亦可傷矣。旋抵更松打尖，德格頭人來獻牛乳，賞架烏帶二條。十一時，據鞍邁進，駒從浩蕩，小谷迴旋，幸道路尚佳。午後一時許，經別所棍巴寺，喇嘛數十并保正等，整隊前迎，各獻哈達，再行約一小時，抵格里，四無民舍，惟有帳幕。別所棍巴寺之喇嘛引律司等三人來見，獻土物，賞以相片及綢帶各一條，各保正來獻酥油、馬料，賞茶一支。

更松及別所棍巴之壩，均可作飛行場。天氣寒冷殊甚，今日風日晴和，尚覺融暖。

西康婦女袒臂露乳習以為常非關解放自由也。是否摩登當質之內地婦女。

七月四日晴 由格里抵九絨——六十六里

六時半出發。天氣晴和。宿霧未消。曉寒甚烈。本日計越三山。第一山如高平地。第二山格劣與第三山呷拉。高度均一萬二千六百尺。上下坡共四次。幸道路闊於山腹。尚寬廣易行。山為土質。有草無樹。當越呷拉山時。拉多土司扎喜乃嘉率其民衆四五十人來迎。獻豹皮。遞哈達。據稱父老退職。由其承襲。黃綢大衣。紅纓帽。花翎。相貌清秀。行年僅念餘也。

德格土司轄境以小山後之溪水為界。逾此為拉多土司轄境。復

以逾九絨之小山為界，山後即屬昌都轄於叭叭呼圖克圖。按西康有四大呼圖克圖，一為叭叭二為乍了，三為類烏齊之濟中，碩板多之邊壩，四為八宿云。

越呷拉山後時已及午，在山脚打火，因柴水不便，炊事困難，歷兩小時始餐畢出發，循小溪而上，道路平坦。下午四時抵九絨支帳，露營於河壩，設備尚佳。昌都之叭叭呼圖克圖派人來迎，並獻土物，拉多土司亦獻土物，賞以相片、銀牌、綢料、茶。其他喇嘛寺之喇嘛亦來獻油，各賞衣料而去。

七月五日 午後暫雨 由九絨抵脫榮宗——六十六里
夜半頭痛甚劇，進藥稍愈，感冒風寒所致也。六時半乘輿

出發瀕行時，拉多土司來請獎勵，余即面獎其忠順，並加賞其父獎牌一方。蓋其父雖退休，年僅四十七耳。德格土司之頭人，偕送至此，亦告別而去。

無線台挑夫，素無法律，沿途任意休息，習以為常。昨夜而挑夫距宿營地三里，即息於河壩，酣睡之餘，被竊去無線台收音機及蒸溜水瓶。今晨始來報告，當由護送之，如本督同拉多土司之土騎兵五十名，分途搜索，得機而亡瓶。雖云幸事，實屬荒唐。

出發後，頭痛未已，偃臥轎中。是日天氣陰晴，道路尚寬廣。登那西山，不甚險峻，雖牛山濯濯，而青草黃花，亦饒野趣。十時四十分抵山麓，那龍壩打尖。此壩寬廣，四山不高，可作飛行場之用。駐

息一小時，沿壩續進，屢越溪流，均有臨時建築之橋樑。午後二時，山谷漸狹，杉樹漸多，旋抵脫榮宗，設帳河壩之上，却讓來迎，並喜告曰：此地昔有成佛者二人，曾遺言謂：有大官或大賢過境，山神必風雨來迎。今日天氣如此之佳，當專使登崗而風雨作，就帳而風雨息，足徵專使之貴與山神之靈。言下信仰崇拜之誠，至為流露。余何德能，足使邊氓來格，是亦國家之福歟。復述及昌都以東之里數，為略文彬行路時用錶所規定，不甚準確。以西者，因擬設電線，曾加測量，毫無爽誤。自中藏疎遠後，而藏多用英國哩數，但官方出差，對於旅費及馬匹之核發，則仍用華里計算耳。昌都至拉薩，拉薩至江孜及士加志宗，均有郵政。惟昌都至工布江達間，設

備不完，仍用驛站。頃十二日始至拉薩，以視工布江達及江孜之達拉薩，僅二日，相去殊遠。按西藏之經營郵政，其始尚贏餘，後因管理失人，大不如前期。至於電報、電話，江孜與拉薩皆已設局，電燈僅布達拉宮有之，江孜則有英人所設之電報局與郵局云。

此間原有卓圖喇嘛寺，今已圮廢。附近居民五百餘戶，均牛廠娃。當夏季多移居山上，因不苦莫干山避暑之貴族化也。

七月六日 晴 由脫榮宗抵惹了——六十里

六時半出發，先乘轎，後乘馬，越恰片山，為岡拖河至昌都間兩大山之一，道路新修，峻坡不少。時須下騎步行，可見勁馬懸崖，良非易事也。山高一萬三千尺，冬季則大雪封途，不便行人。半山小憩。

匆匆打尖縱轡奔程防天變也攀登絕頂時已逾午俯瞰羣峰頗有登泰山而有小天下之概逡巡下坡險峻異常衆皆下騎徒行余由衛侍等引轡扶持差免隕越約二十分鐘至小娃卡其義為失物處昔有過客在此被盜因而名之却讓借以八寺小管家停候於此并進肉餅等食品候同人等會齊已午後一時四十分乘輿復行道路之難行與上山時同歷兩小時始抵惹了却讓復借由昌都派來之準宗知宗及以八寺大管家迎獻哈達地方民衆亦來獻土物行營設於民房稍覺湫隘第免露營之風霜耳。

本日有無線電台挑夫二名一死一病死者給費埋葬病者優予醫藥其原因由於體力欠強不勝跋涉之苦凡有志邊區者對

於身體之鍛練，其亦知所勉矣。

七月七日 晴 由惹了抵大浦——四十七里

本日須越大馬與扯拉兩大山，約高一萬三千尺，不利輿而利騎。六時半出發，余今日完全乘馬，尚為旅程中之創例也。兩山山路崎嶇，此次特雇民工，費時月餘，在山腹另修新道，以利進行，其接待殷拳，準備周至，足以反證中央之德化。遠服之傾誠，執躬奉使，與有榮焉。越過大馬山，已八時二十分，在野馬特勛打尖，續發扯拉山。午後零時二十分始抵大浦，是夜支帳露於此，並徇却讓之請，以便昌都人士作歡迎之準備也。

真東噶倫派龍沙前代本及僧官各一人來迎，叭叭寺總管都柏

來迎，漢同胞孝義會領袖王匡選、馬樹勳、王永興、程萬里、楊如同、羅光昇、徐寶山等，咸來歡迎。此間僅有民戶數家，開昌都有五百餘家，漢人不及十之二。惟其中五方雜處，匪類潛藏，游民占多數，正武商家不過四五，餘皆手工業。

西藏前因購辦軍械，有所謂耳朵稅，凡有耳之動物，如人、如馬、月征西藏卡，倘不繳納，則割耳示罰，誠苛雜中之奇特者矣。今之執政者為真東加命，昔充代本，駐於德格，現年方四十五，人頗精明強幹云。

七月八日 晴 由大浦抵昌都——二十里

本日行程甚近，本署人員從容整理，於九時出發，俾昌都歡迎。

者得以準備便利。行抵罷呷山麓之輜德，有騎兵隊及官吏整隊奏樂歡迎。過四川橋，越土崗，經溜筒江東岸而達昌都。沿途居民萬人空巷，夾道拜觀。敬肅之中，欣悅無量。不圖再見漢官威儀矣。藏軍及喇嘛整列敬禮，迎入行署，為時方午。

行署設於弓拉喇嘛寺。真東噶倫來謁，余因其禮失親迎，迹近尊大，雖屬流言誤聽，觀面自可消除，但為維持中央體制，不得不稍自矜持。乃先派劉總參議代見，移時始偕同人出見，互通哈達寒暄而退。旋派劉總參議答拜，預定之厚禮，則仍照送也。復次，有藏政府駐康辦事之官員、華人孝義會、八家喇嘛寺之聯合公所、兼縣長職權之總倉都伯等，咸來遞哈達，獻土產，余均賜贈有

差無不歡悅而去。

昌都地據高崗，區域狹小，聞不如見。上臨溜筒江右岸，江水渾濁如黃河，水流急湍，渡無舟楫，有橋二，工程極粗劣。一名四川橋，一名雲南橋，由此分達川滇故名。

八喇嘛寺最大，係敕封僧千餘，內有大呼圖克圖三，住持者一，總倉都伯三，副倉都伯一。

居民僅五百餘戶，閹閹珠避甘孜，有商無市，物價極昂，布祿一方，需藏洋三元，可見一斑。居民在藏方專制政體下，差徭繁重，無不企望中藏關係早日恢復，同躋於平等自由之途徑也。

此間氣候較暖，多產青菜，青稞，大麥，惟不產稻米，有毒青一

種行署馬匹多誤食，頓生危險，急用土法刺口出血，即愈。

(附考) 昌都昆連乍了，合計地方千餘里，清時賞給呼圖克圖管理，自徵糧稅。三年一朝貢，並不納賦於國家。其呼圖克圖圖寂，象喇嘛卜於神者，其降生何方，前往查訪，或三四年或五六年，後得其靈異幼子，即以前生所用器皿十餘事，參以同樣者試之，能辨故物，即認為轉世，迎為呼圖克圖，呈由駐藏大臣入奏，仍管地方。前清亦設有守備千把總外委，率兵駐戍其地，並設有糧員一員，管理糧餉，不與民事。清末趙爾豐督辦邊務，駐藏大臣聯豫將察木多乍了奏歸邊務大臣管轄，宣統三年始奏設乍了察木多理事官，是年夏代理邊務大臣傅嵩焘檄飭察木多乍了呼圖克圖繳印，因驗印之係關講黃教，發還之，但飭理事

官清查丁糧時每年徵入之款分一半給呼圖克圖一半作行政官經費其呼圖克圖仍准轉世永免朝貢(見謝彬著西藏問題)昌都一名察木多諸音緩急不同故譯名各異當瀾滄江上游西水會流處西水一名雜曲自北南流有四川橋跨焉一名昂曲自西折向南流與雜曲會合雲南橋跨西隸鎮即坐落於西河之叉口四面高山惟此為平地近河處較低即為兵營市肆大喇嘛寺則位於較高處藏名江巴林殿宇壯麗廣濶數里石樓參差光彩耀目有呼圖克圖居之為一部首領即姜座所記之叭叭呼圖克圖是也此地為西康北路中心東通四川(經四川橋)南通雲南西北有俄洛橋為入藏大道北通界谷石渠西北通類烏齊三十九族

七月九日晴 在昌都休息

本署前站王副官，今晨出發，因烏拉緩集，十時始行，本日必致破站矣。

十時許，叭叭寺住持暨呼圖克圖來獻銅佛、茶碗、土物等，并述曾受種種痛苦，亟盼中央拯救，余極力慰藉之。甘孜孔撒家有商人來見，備陳因川藏戰事，貨物被沒收及債務困難情形，而求保障，當諭以查明辦理。十二時，真東加倫來謁，并饒銅佛及祭烏、茶碗、藥品、鞍馬等，余對於藏政府駐昌都辦事處之職員，分別賞給銀牌、衣料、綢帶等物，至護送之官兵，亦各賞賜銀牌、綢帶及旅費等。

本日藏政府中晚款宴，真東陪席，縱譚甚歡，聞此間辦事處

平時有官員八人，高級者四品官占四人云。

昌都天氣甚熱，本日室內溫度將及八十。地勢雖居要衝，但距雲南邊境尚需程二十餘日也。

七月十日 晴 在昌都休息

晨八時許，雲南商人來謁，談及自阿敦子至拉薩需時四十五日，沿途有民房可憩宿，但有三種惡草，牲畜宜注意耳。

十一時至真東加侖處，縱談國事，相得甚歡。由午膳迄於晚膳後，雖非竟日，可謂長談。真東人頗忠誠，對於中藏關係亦有相當認識，宅臨河干，柳林掩映，清雅宜人。

聞西藏對於英國毫無政治上之關係，不過商業上稍有往來。

而已。至所謂西藏通之貝爾君，雖屢與達賴佛接近，但皆相見於兵營，向未抵掌私室。如今日之情況者，請其著作，證以事實，思過半矣。

昌都之土地有二種，一為耕地，俗稱絨壩，一為牧地，俗稱牛廠。耕地少而牧地多，皆為土司及呼圖克圖所有，世代相承，有贈與而無買賣。家人之為喇嘛者，得分贈，嫁女者得賠奩，頭人之勤勞者，得分費，予之者即豁其糧，累世以還，地之屬於土司者無幾矣。其有荒地墾於民者，則世屬諸民，而土司課其賦，凡背叛者，則土司沒收之，惟喇嘛者歸諸寺。近年改革歸流地，屬國有，因土司土地日削也。耕地年產不過四五百石，牧地不過牧牛馬數百頭，故免其

報喇嘛頭人，百姓地反較多，照章納稅。

七月十一日晨微雨，由昌都抵浪達——五十二里。

整裝待發，真東噶倫來送行，並以達賴所賞之架烏為贈，達結寺頭人請賞諭單，言明伊等所負債務，自當償還，但甘孜方面所負者，亦不得拖欠，余以其所請尚屬公允，允予保護，稱謝而去。八時卅分登程，計高拉三百十二頭，西藏軍隊當地商民，藏政府駐昌辦事職員，總倉都伯及喇嘛，真東加命之衛隊等，或遠或近，歡送如儀，昨由岡拖河送來之護衛隊，偕送一程而別。

沿溜筒江支流而上，道路新修，尚覺完好，十一時卅分抵古魯橋打尖，由總倉都伯派人招待，此間為廣潤平壩，距昌都廿五里。

堪作飛行場之用。午後零時三十分，繼續前行，渡古魯橋，橋長約六十米，突，建築尚固，夾岸遠山起伏，樹木稀疏，民居寥落，越一小山而至浪達，即宿營於此。

浪達位於山坡，為一小河流與溜筒江支流交匯之處，戶口僅四五家，氣候溫和，吾人行署，設於當年欽差大臣之官舍，平房數間，尚覺寬敞，居民來獻土物，賞茶一枝。

（附考）按溜筒江即瀾滄江，因其下流自寧靜至察哇龍一段，兩岸壁立，水勢湍急，藏人於兩岸牽竹索，用木筒套於其上，溜滑而過，謂之溜筒，故名。（編者按：此議待考）

七月十二日 晨微雨 由浪達抵拉麥——四十六里

夜雨晨晴，六時出發，舍北轉西，循那木錯山之溪流前進，流次上坡，道路雖屬新修，與行尚為費力，直至十一時始達那木錯山之東山腹，憩息打尖，十二時許騎驢登山，約一小時始躋絕頂，高度一萬三千尺，大霧瀰漫，上下膜隔，惟遠山之積雪宛在目前，下山雖陡，幸道路曲轉攸宜，尚可騎行，二時餘抵山麓，昌達總倉都伯派人支帳招待，余以距宿營地不遠，稱謝而別，計上山約十里，下山一倍之，再行六七里抵拉麥，沿途居民環立拜觀，但其情緒之熱烈少遜河東，蓋此間自民七歸藏統治，距今已十五稔矣。

行署設於拉麥勒登喇嘛寺，有僧五六十名，來獻土產，賞以銀牌、相片、綢中、茶葉等，類烏齊派頭人二來迎，賞綢帶二條，達結

等頭人請求保護之護照於今日發出。

自那錯山以西水向西流但仍匯入溜筒江此間為一小壩高度一萬一千三百尺氣候尚溫。

西康居民在岡拖河以東者約念餘萬以西者約十餘萬總計不逾四十萬。唯男女雜處不知禮教據馮雲仙女士言有某家母女共事一男各生一子年月相近曾親往觀看彼等恬不為怪云。

七月十三日 晴 由拉麥抵恩達縣——三十三里

早膳後勒登喇嘛來送行并餽酥油為錢以艱於攜帶壁謝之護送隊如本來謁陳明却讓代本因事今日未能趕到擬先往恩達準備烏拉及宿舍云。

七時出發，沿溜筒江另一支流而上。水質清澈，水量淵宏，未能
徒涉，道路平坦，與行順適。四山杉木成林，點點居民，都收望眼。對
河一喇嘛寺，晚鐘清越，俗慮都消。九時餘，越一小山，舍輿就騎，余
所乘馬為一老黃馬，且在昌都曾誤食毒草，治療始愈，故今日山行
欠穩，由兩衛侍牽持上下，而西藏護送隊之官員，遇有峻坡，均下
馬招呼，執禮甚恭，情殊可感。十一時抵恩達縣，如本及頭人等，迎
入官舍。

恩達縣地據高崗，依山傍水，附近有壩，可種青稞，遠近所屬
民戶約五百家，不特經商者毫無，亦且不解謀生之道，除飢以青
稞糶紀為食，寒以羊皮粗布為衣外，生活簡單，無所事事，樂天氏

之民歟。惜乎時異唐虞，豈能免於天演淘汰之公例哉。其知宗縣知事因足疾派頭人來獻土產，賞以袍料銀牌各一。昌都之總倉部伯派來遠送之僧俗各一人，今午辭去。

此次差務類烏齊有民五百家，承四分之一，八宿有民百餘家，承四分之一。類烏齊有呼圖克圖三，第一為濟中，現年七歲，第二為潘卻，第三為孝中，均賞以銀牌相片，據其頭人言，本有民戶千家，因歷年兵燹之餘，復當青藏交通之衝要，差徭過重，民不堪役，故銳減及半，且濟中因親漢關係，處境甚慘，望救至深云。余常觀者在岡拖河西，年長之僧民對藏方均無好感，此實為最堪注意之事也。

開昌都轄境內，北有三站，南有二站，民戶約千五百家，加之德格土司所轄之德格、同普、武城等處，有民戶約八百餘家，拉多土司所轄五百餘家，類烏齊五百餘家，統計岡拖河西至洛隆宗之民戶，不過三千五百家，約萬七千人而已。由此至拉薩間，居民最多之處，為洛隆宗，約八十戶，碩督，約二百餘戶，邊壩——又名大中——有一喇嘛寺，僧侶五百餘人，江達約四百戶，其最荒寒者，為察秋卡，拉立果，秧長，古立，查墨，即世所謂窮五站是也。

西康房屋，多係兩層，上層為宿舍及廁所，富裕者更有佛堂及藏經樓，下層則為廚房及牛馬廄，炊時濃烟滿室，并無烟窗，紅眼病之多，良有以也。普通人尤終年不洗面，不浴身，雖在德格、昌都

欲覓一浴盆，而不可得。憶康定唐師長告余，曾雇一女傭，為令其洗浴，遂辭雇而去。噫，習俗移人，何其深也。吾人日以強身強種，復興民族為急務，而邊區人士，不講衛生若此，如之何其可也。

西藏幣制，銅元四枚，兌一藏卡，藏卡五枚，兌一藏元。至於內地通用之大洋，則每元可兌藏卡二枚半，換言之，即兩元抵一藏元。其銅元大如雙毫，銅質粗劣，當達賴未圖寂前，尼泊爾及印度方面私鑄輸入甚多，藉此以吸取西藏金銀，因此物價騰貴，貨幣低落，於國計民生影響極鉅，此亦至堪注意而關係重大之問題也。

藏方由昌都派出之護邊隊，係駐乍了謝家林壩代本之第一如本，計六十餘人，如本名此忍黃布，協教三名，棍却忍鐘，拉錫旺旭，沿

途護衛備極恭謹。凡余駐膳駐宿均整隊行禮。川康軍之護送隊亦然。所異者藏軍入夜不放手哨耳。至於藏軍官兵之眷屬隨軍遠戍西康有達二十餘者。來時除所騎烏拉馬外別無長物。三數年後多有馬驢牛各若干頭。居然優裕。大營其商業矣。故此次隨余之護送隊官兵多乘機挈眷滿載而歸。在彼等不無衣錦還鄉之觀念。然此在藏之中下階級耳。其良家子弟多不願來康。視如外洋。蓋至少須離家數載。又未必優於原有之生活。誠有求遠志不若當歸者矣。

今日沿途所經小壩均有唵喃石堆。大者並樹幡旗。行人多繞行其前示敬。蓋由多量刻有經言之石片堆積而成。敬石即所

以敬佛佛國之神祕不必入境隨處可見其感化力之深由來久矣。

七月十四日 晨雨 駐恩達縣

五時起身晨餐數人不到聞劉總參議及陳參議因天雨不便越山兼以林參議胃病大發嘔吐交加故擬休息一日適高副官來請示并謂行裝已發如決定休息則擬追回余以天雨不行殊非應爾山間行旅乍雨乍晴習為常事况今日之站已破為二途程不過四十餘里並無大山因無休息之必要惟林參議果因胃病大發未克起牀則不能不等候一日耳但雖如此決定仍以商諸藏方招待者為是旋據却讓代本來云惟命是從彼此謙虛亦一

處世之道也。林參議之病，因昨飲白菜湯過多，胃本不強，故一觸即發。且喜宿帳幕，昨夜帳幕屋頂插土未深，半夜傾倒，外感內傷，胃力不勝矣。余嘗告以個人經驗，縱令房屋欠佳，必較優於帳幕，非不得已仍以避帳就屋為佳。渠未及注意，然吾人萬里長征，對於食宿二事，不可不特別珍重也。

西康教育，多以喇嘛寺為中心，或就人口較多地方公請擔任書記之，仲伊納贊肄業。通例以每日上午八時至十時習藏文，餘時歸家自修，中以德格轄境之教育狀況為最佳，百戶之邑，必有一塾，容納青年學者十餘人，故其境通藏文者較多。祝慶喇嘛寺，則有藏文教師五十人，分赴其所屬紅教喇嘛寺傳習，至如甘孜

喇嘛寺，雖較富裕，但樂於經商，類烏齊人民，因貧無力就學，昌都則無文化之可言矣。

康民應差役者有定時，每次均先期徵集牛馬以待，應徵民衆牛馬之多者，暫管需人，膳食需資，所耗甚鉅，而對於烏拉費之給否，向不敢較，故無不以及早完差為幸事。凡保正有不洽其人者，留而不用，則感受無上痛苦，聞河東之漢官，不免有利用烏拉以經營個人商業，而河西之藏官，尤甚於此焉。

（附考）思達縣為八宿呼圖克圖屬地，宣統元年冬，邊務大臣趙爾豐駐昌都，八宿僧俗頭人來見，請設流官，已准之，惟尚未設官，征糧。民國元年康藏叛亂，川督尹昌衡西征，兵威再達昌都，以西增設一

府五縣(昌都、恩達、欽督、嘉黎、太昭)民國二年廢府州一律為縣。正式設官，只恩達一縣。民七彭日昇戰敗，與昌都、乍子、貢覺、武噶、寧靜、鄧科、德格、白玉、同普、石渠等縣同時失陷。

七月十五日 上午雨。由恩達縣抵易珠雄——四十二里

晨間出發，已近七時，因行署人員動作遲緩，不能符合命令，加以訓誡，本日路程之終點為瓦河，計八十四里，須越六座山。先行人員王副官於午前五時半出發，午後三時半到站。據遞來報告，雖途遇大風雨，但僅第一山較高，餘均低平，諸同仁咸以放行較遲，恐黃昏抵站，中途感覺不便，擬破站為二，余亦容納象議。

循小溪平壩前進，一小時後抵希拉山，陡峻處約有百米突。

上下山共約十餘里，高度一萬三千尺。下山後，在山麓折浪多打尖，時方九時半也。十一時續進，於不知覺間，經一片高崗而過，所謂西里山是也。冒雨邁行，於午後二時登易珠山，在易珠雄支帳露營。計沿途所經，既無民舍，亦無帳幕，可以居木石，而無從友糜鹿，四顧茫茫，誠欲遺世而獨立矣。

易珠雄處於高山之陰，空氣稀薄，呼吸迫切，氣候嚴寒，冰霜裂膚，夜寢重被之上，覆以毛氈，內則體溫外發，外則冷氣內侵，暖不敵寒，化成水氣，毛氈盡濕，觸手即瀉，瑟縮無眠，頭痛又發，直至天明後，加覆皮裘，並進藥品，再卧片刻，精神始復。昔日達官貴人，過此而不敢破站者，想以氣候過劣之故，柴水之供給，尚不成問。

題也。

(附考)易珠雄毅卽一柱峰。爲瓦合山之峰。瓦合山爲昌都丹達間最高之山道。實自數條平列山脈駢合而成。聖武紀云。康熙五十九年。滇兵三百營於瓦河一柱峰下。中夜風雪。人馬俱殫。或卽此地也。瓦河西藏圖作瓦合。

七月十六日 晴 由易珠雄抵瓦河——四十二里

夜雨晨晴。異常寒冷。膳後出發。七時有半。因昨宵頭痛失眠。在輿假寐。冷不可支。乃易馬而行。沿途坦道。不見人家。此山不險而高。昨日宿營處。已在一萬三千尺之上矣。續越查具山。格布山。漸有牛毛蓬帳。掩映林木。再越木山而至瓦河。時爲午後一向半鐘。駐

節民房，却讓代本。此忍貢布如本及民衆寺，遠近相迎。此間為一谷地，溪澗縈迴，民戶僅三十。

西康之山，多植杉木，間有松柏。木日除格布山外，均濯濯然，惟積雪如銀，懸峰如刃，極目環眺，風景天然。古人云：萬點蜀山尖，不我欺也。

聞西康各縣之民戶，多者四五千，少者一千，訴訟之事極少。余意掌縣政者，既無建設可言，又乏民刑案件，如此清閑，宜責令接近民衆，多從事於指導與訓練之工作，以提高人民程度，瞭解人生真義，與世界潮流，並團結地方力量，待為干城之用，不必假權保正，流弊滋多，是亦解除邊氓痛苦一大德政。惟縣長之品學

才能，須加甄別，則尤關重要耳。

西藏婦女之生產，任何人皆認為莫大污穢，不肯接近，骨肉親族，莫不皆然，又無產婆，故除家有傭媪，義不能辭，代為接生外，產時均須自理，因此而殞命者，不知凡幾，咸歸諸天命與因果，昨日却讓代本之圍人婦，產一晝夜而胎衣不下，痛苦萬狀，其夫猶能信仰，行署王醫官，由恩達縣馳至，易珠雄，求救於此萬里之過客，經王醫官偕去，針術兼施，安全而下，今日始起回瓦河，西藏衛生之不注意，醫藥之不發達，民智之不開通，與夫婦女體格之強壯，皆於此可見，以如此優秀健全之民族，故步自封，不求進化，如何與內地抗衡，遑論爭雄世界哉！

(附考)格布山西藏圖考作朧膊梁由格布梁至瓦合塘三十里又二十里至瓦合寨此處瓦河係瓦合寨。

七月十七日晴 由瓦合抵馬日——三十里

本路僅三十里故於七時半始出發與行山谷中皆屬坦途旋越道甫山舍與乘馬並不崎嶇或下坡或上崗或行山腹中林木茂盛溪流環繞以視昨日之極目荒寒較足慰旅途之寂寞矣將至馬日有喇嘛及民衆代表等來迎馬日者紅山之意因地居山窩四圍山土多紅故名農業較瓦河發達多種青稞及小麥民戶有二三十家於十時半抵宿營地行署設於民房尚稱安適。

却讓代本及此忍貢布如本迎候於此馬日喇嘛寺僧及民衆代表

等來獻土物，賞以緞中相片，該寺有隆衣呼圖克圖，年齡尚幼，未來晉謁，聞其先世曾到北平，乃賞以銀牌一面，以示優異。午膳後，洛隆宗民衆派代表來此歡迎，并獻西藏銅元三十枚及哈達一方，賞以綢中，璧具哈達，詢悉洛隆宗有民戶八十餘家，喇嘛寺一，有僧百餘。本日得蔬菜佐飯，清潔可口，余寺自康定啟程以來，沿途皆食罐頭或肉類，今日得此，優於海味。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余寺亦足以自豪矣。

怒江以西，在遼清時，即歸西藏治理，現馬日地方，派一知宗（即縣長）管理民事，聞康民無服兵役者，除當英兵入拉薩時，洛隆宗民曾一度被徵外，平時僅有少數人在軍中服必要之勤務而已。

康藏風俗為貴顯設備旅舍備極輝煌四壁皆用黃緞帳幔
屋頂懸寶蓋或為黃緞繡龍或各色花網大炕上鋪虎豹皮正中
置藍邊黃綢靠墊或繡龍鳳則為至貴地板以及門前下與下馬
之處均鋪地毯如此方足以表示尊貴雖為十足之東方色彩惟
不能脫封建之意義耳至於人民最敬之行禮為伸舌或豎拇指
是在當初積威之下一種畏懼與贊揚之表示今日受之無不感觸
(附考)瓦合麻利(馬日)一帶均為類烏齊部落管屬類烏齊碩督洛
隆宗邊壩四部落原屬康地與藏地毗連雍正時賞給達賴惟此地當入
藏通衢故設有驛站

七月十八日晴由馬日抵嘉玉橋——二十三里

七時半起程出門即登以大山策馬而行左則絕壁摩天右則深淵無底一徑盤空不無戒心倘值天氣不佳或單獨行旅過此者恐不免於神魂飛越也山巔高度一萬三千一百尺迴顧昨夜宿營處如在目前然而自下而上已歷時一旬鐘矣易與下山更為險峻幸道路建築得法多作之字形盤旋紆折減少傾斜又越一小時始下抵怒江之岸以時間與行程計之則下山之路較上山為長惟多曲折耳。

循怒江行半小時後逾嘉玉橋橋之高度與以大山較約少七百尺長約七十米突二墩四節俗傳當建築時因水勢氾濫屢成屢毀嗣後得高僧施一左脚為墩始得穩固故藏語呼為頁野喪

巴即神仙橋之意。此與首都中華門有聚寶盆為殉之說。同具神通。由來古代偉大建築。每使今日之工程師驚奇拜倒。歎為萬能科學所難解。是否有邪力存乎其間。余不敏。不足以知之。

過橋即抵行署。危樓一角。矗立江干。遠眺地形。殊欠開展。而山夾峙。並無平壩。供飛行場之用。怒江約寬三十丈。約深三四丈。水渾而急。通舟楫。源出後藏。西南流入緬甸。以波濤洶湧得名。冬季水涸。江底亂石疊出。不能徒涉。結冰之時。可安然履渡。以至大山麓。據傳唐文成公主下嫁時。過此悲啼。故名漢女淚河。江干一帶。啣喃石堆多至三十餘處。聞每死一人。則投一石塊。以邀冥福云。兩岸民戶各十二家。因氣候溫和。土質肥美。正糧雜糧。年獲兩季。果

菜尤豐，故生活尚稱安樂。本日咸來獻土產，賞以茶葉，皆大歡喜。此間號為臭蟲淵藪，俗傳昔有大喇嘛過境，有紙包臭蟲而枚，頻行忘却携去，為土人破紙發行，於是生殖繁衍，不可收拾。果爾，則「南京蟲」之名，不得專美於內地矣。

(附考)怒江上游(即此段)藏名甲姆偶曲，甲姆藏言漢女也，偶哭也，曲水也。相傳文成公主下嫁時，婿婢過此掩袖大哭，集淚而成此水。

七月十九日 晴 由嘉玉橋抵洛隆宗——六十里

連日宿營處，皆出門登山。本日七時十分起程，騎騾越却翠山，尚覺健快。山徑極陡，異常崎嶇，雖新加修理，道出山腹，非如昨日之小路，盤空，然峭壁懸崖，令人驚駭。難行處，由衛侍牽轡而過，尚

無危險，行兩小時，始造極峰，俯瞰怒江，一小黃帶耳，山多松杉，蒼翠宜人，少憩眙眺，易輿下山，曲折高低，尤為艱險，上下共約三十里，於十時半始達山麓，在屈屈拉雜打尖，洛隆宗宗本貢德甲扎來此歡迎，並遞哈達，係一知縣，自怒江西岸至則墨，民戶三百餘家，皆歸其管轄也，打尖後，騎騾續進，道路在澗底，山窄樹多，局蹐殊甚，如是者約行三小時，山谷較展，稍見民家，并有刺麻及漢人數十人來迎，漢人仍行打簽跪拜禮，午後二時四十五分抵洛隆宗，行署設於民房，尚覺舒適。

洛隆宗為一小平壩，小溪貫流其中，康民五十餘戶，漢民三十餘戶，宗本之官寨建於北崗，錫章喇嘛寺位於西鄰，有僧百餘。

向南則屬民家。土產為青稞、小麥、豌豆、貝母、雄黃、冬蟲草等。氣候溫和，宜於農作。惟不產稻米。林木不蕃。地質之關係耳。

碩督及邊壩之民衆派代表來迎。碩督有一世蘇宗本轄境約二站。民戶三百餘。邊壩之宗本為西藏所派。轄境自拉則至屠土共八站。民戶二百。居邊壩者四十七戶。另有喇嘛寺。僧百六七十人。此間漢人來獻土產。據一老塘站書啓及一老塘兵云。漢人三十戶中。無男丁者八戶。男女老幼共六十餘人。生計持手工業及耕種。但年幼之漢人。多不諳漢語。觀其服飾舉動。純粹康人。恐再越十年。老成凋謝。其後輩將數典而忘祖矣。賞茶一枝。以示體恤。旋派李祕書國霖回拜宗本。送相片。紀念章。綢緞衣料。并茶一枝。分賞。

頭人送錫章喇嘛寺住持相片，綢巾、茶，晚膳後均來謝費，并獻土產喇嘛寺住持并矢忠誠為國家吟誦太平經云。是晚有一陝西商人來談所述各事甚詳盡，足資參考。

(附考)翠山西藏園考作貢喇山，詰屈如蛇形，有松林路，多溜沙地，曲曲在雜西藏園考作鼻奔山根，其地有一橋，或即是地。

七月二十日 晴 駐洛隆宗

本日在此架設電台通報，休息一日，接讀南京來電數通，覺頭痛甚劇，回室憩臥，午膳時稍痊，與劉總參議、陳參議擬復參謀本部對於藍井縣及王營軍械問題之電，以由中央確定步驟負責處理為宜，并商定此後休息地點，擬在邊壩，拉立果，江達各駐一日，倘

中途無其他故障，則計程八月二十左右可抵拉薩。

以前此間人民之義務，除完糧納稅外，差徭甚重，無論遠近，皆驅集牛馬赴土司及呼圖克圖處聽差，以供公事私事及游厝之用。其土司自養之牛馬等，亦須輪流代供草料，甚至採薪汲水，修房造屋，無不効勞，稍不當意，責罰隨之。而所有差徭皆自備口糧，向不給值，少壯者終年奴隸，老弱者不轉於溝壑則流為乞丐矣。嗣經趙爾豐禁止支差，定章價雇，民困稍蘇。近於廿一年岡拖河戰役後，藏人為求收攬民心，凡承差烏拉者，亦按站給值矣。惟達賴佛於未圓寂前，以籌款故，對於所有物產，皆公買公賣，任意定價，交邦達昌包辦，藏人極感痛苦。今邦氏失敗，遠近莫不欣然。

西康男女，白晝間在稠人廣眾中，隨地大小便，恬不為怪，風俗習尚，由來已久。倘以破除男女界限與公開生理神祕之眼光視之，則新大陸之文明程度，猶有慚色。

民衆來獻食品者，賞以茶，求醫於王醫官者十餘人。蓋王醫官自診愈却讓代本之團人妻後，甚得藏人信仰也。

七月二十一日 晴 由洛隆宗抵紫院——六十里

出發已逾七時，道路平坦，輿行穩適，漢人數十人，跪於道左，高呼，洛隆宗僧人跪送專使，聞之側然。蓋自民元以來，漢民生計日益憔悴，三十家中，能自給者僅數家耳，不數里有宗本貢德甲扎，偕官紳等恭迎，下輿稱謝而去，四山樹木茂盛，人烟較稠，可耕之

地甚多，足供飛行場之用者亦不少。十時二十分騎驃登呷底山，不甚傾斜，恍如高原。中途休息打尖後，乘轎越山巔而下，坡勢較急，但路幅廣濶，尚無困難。至下午三時，有紫陀喇嘛寺僧迎入該寺駐節。

紫陀如盤谷，氣候溫和，山樹茂而農田多，水利發達，居民數十戶，轄於洛隆宗宗本喇嘛寺僧二百五十人。轄於知宗僧俗分治，兩宮各不相轄，同為六品也。知宗現往波密，未來謁。寺僧獻酥油、麵粉、馬料等，賞以銀牌、綢巾、相片、茶、碩般多之喇嘛寺及乃朵各派管家及頭人等來歡迎，均予以相當之賞賜。本日李秘書國霖患流行性感冒，身痛作瀉，幸熱度減退，可無慮也。

七月二十二日 午前微雨 由紫院抵碩督即碩般多——五十里

叩底山以西有一溪西流本日七時二十分出發即沿溪而下田壩漸多惟土質欠沃草木不茂不宜畜牧道路坦然并無山徑余因欲活動身體全與乘馬適逢微雨未免天不作美中途村長出迎並獻哈達行三十三里至路軍窩打火當地及碩督之僧俗等均派人來照料一切十一時十分繼續前進過一橋即為碩督轄境紫院之溪注於此河改向東流匯入怒江又前行越一山抵宿營地漢人二十餘跪迎道左行署設於官寨

碩督轄境西至貢山止歸八宿喇嘛寺管轄故乃朵由其妻派地居山谷中道路狹窄房舍湫隘并鮮樹木民戶昔為二百餘今

增至四百。緣西康連年戰事，如昌都、類烏齊、三十九族等處，無力支
差者均逃於此。苦力謀生，惟所有田地，皆屬寺產。人民不過備耕
而已。漢人在此者，不足二十家。有陝幫兩家經商，餘皆流落以手工
糊口，狀極可憐。聞自此以西，除拉薩外，漢人幾絕跡云。此間有喇
嘛寺一，僧約三百五十人。有呼圖克圖四，一為乍貢，病脚不能來謁。
派其管家倫旺營塔代表輸誠，當賞以銀牌及相片，二為養把，現在
拉薩講經，三為格丁，四為桑局，亦均外出講經矣。碩督乃果因病
弗克來謁，派代表扎松呼圖克圖負責照料一切。昨曾迎於紫院，今
日恭候於打尖處，頃復來謁，并獻土產，賞以銀牌、相片、綢衣料各
一件。踵至者有碩督喇嘛寺管家代表郎貝頭人、菜翁那加漢人

曾文學等十餘人，并各獻土產。余皆賞賜有差。陝幫商人二人亦來謁，詳談當地情形，足供參考。聞八宿所轄之喇嘛寺，共有十八，并所轄民戶亦不少，但較諸昌都之總倉都巴，則不可并論矣。

午後細雨，輕灑征塵，精神甚爽。明日宿地，本定在巴里郎，以却讓代本顧慮本署之挑夫轎夫人數眾多，須預在忠義溝準備柴水，故必破站而行，又將多延一日路程矣。

(附考)碩般多舊屬西藏部落，委碟巴僧俗各一名分掌黃教及鈴地方，後被準噶爾佔據。西藏達陀陀宰桑刺刺僧俗人衆，康熙五十八年，定西將軍噶爾弼統兵進藏，該地碟巴人等迎師投誠。陀陀宰桑潛回西藏，總統遣詣練外委三十名改飾易服，令該地碟巴作嚮導，迨至索馬郎，擒獲陀陀宰

桑、送川解部。至雍正四年會勘疆界，遵旨將碩般多地方賞給達賴。後置千總外委各一員以資控制。其疆域東自洛隆宗，擢齒塘（柴駝）西至河南多，南至洛隆宗界，北至達隆宗界。宣統二年春川兵入藏，藏人令類、碩、洛、邊四部落番人梗阻，川兵繞道由三十九族而往。邊務大臣趙爾豐即派邊軍轉戰前進，類、碩、洛、邊番人敗潰投誠，且為邊兵購運糧秣。時屆隆冬，倒斃甚衆，趙憐之，奏撥款項派察木多糧員劉廷灝清查按價賠償，番人悅服。而駐藏大臣聯豫乘邊兵收服四部落，即派員駐碩般多充理事官。

七月二十三日 午前微雨，由碩督旅，抱督谷喇嘛寺——三十七里碩督之街道，寬不及五尺，晨七時半肩輿出發，觀者環堵，迴旋

維艱。至村口時，漢人數十，跪送如前。乍貢呼圖克圖之管家，亦恭候道左。沿溪行，路不寬而坦，夜雨泥濘，改策黑衛，緩轡而行。將午，越一溪，上歌格山，不大不陡，半小時即登極峰。松杉徑雨，蒼翠宜人。下坡未十五分鐘，即抵抱督谷喇嘛寺駐節焉。

此寺轄於西藏，有僧五六十人，堪布為那王吃忍，來獻土產，賞以銀牌相片、茶等。附近民戶僅十六家，碩督乃朵之代表，亦迎送於此。

前在降達及昌都時，據楚歌代本及真東噶倫談及，英人貝爾至拉薩，每次一個月，有時時間較長，而達賴佛在軍營之便宮中，不過接見一二次等語。證諸此間某商人謂英人每年到拉薩一

次必往軍營參觀之說。而者當非虛語。足見貝爾之書。未免張大其詞。且可推想西藏與英人彼此利用。其意僅在於軍械問題耳。西藏婦女面塗黑油。聞係保護皮膚云。

七月二十四日 晴 由抱督谷喇嘛寺抵巴里郎——四十里

昨日宿營地。本定於忠義溝。以該處設備困難。故留滯抱督谷喇嘛寺。僅距程數里。本日啓程時間。與昨晨同。氣候較寒。路在溪邊。逆流而上。尚屬平坦。九時舍輿就騎。越窄谷山。道路修闢得法。雖愈趨愈峻。尚不難行。十一時始達山巔。下坡迅速。僅半小時。即抵巴里郎。頭人恩珠來獻土產。賞綢巾及茶。昔時漢籍塘兵尚有三人。來獻土產。亦賞以茶。

此間為一盤谷地，四山高聳，一水中流，樹木茂而牛廠多，民戶八十餘，牛廠占三分之一焉。

本日林參議於上坡時墮馬，受驚痛，幸未成傷，李秘書瀉仍未止，王醫官患瘧發熱，行署同人如此多病，良以山中野宿，寒熱不時，易受外感，亦須注意之事也。

七月二十五日 午後大風雨，由巴里郎抵拉子——七十三里
晨七時半肩輿出發，因高副官為余準備牽纜土人八名，乃直乘而登西米貢山，九時半改騎赤驃，於十一時下抵山麓，在索馬郎打尖，此山雖大，傾斜不急，道路亦佳，惟係沙土質，雨行須慎耳，十二時續進，經一大壩，實為良好飛行場地，沿途無房舍，牛毛帳幕

而已。循溪行，水大流急，邊岸冲塌，有不能並騎處，水挾灰泥，作淡黑色，兩山松杉亦茂。午後二時，邊壩喇嘛寺住持汪笑呼圖克圖夏魯宗本代表偕其頭人等，相繼來迎，并獻茶二包。未幾過一橋，行於河床，四圍石山壁立，疑無去路。河邊處處排列亂石，以保道路。若山洪暴發，則交通斷絕矣。如是者歷半小時，始漸登坡，隱約山後有一谷地，異常狹窄，果即為拉子是也。拉子喇嘛寺僧僅五十餘，居民十九家，整列歡迎。入民房行署休息，求謁者踵至，計有拉子喇嘛寺住持阿翁羅松，阿翁列氣，拉子頭人梓喜，邊壩喇嘛寺呼圖克圖夏魯，住持汪笑，丹達山西之矮竹格頭人汪聚等。輸誠獻物，各有賞賜。聞梓喜所轄民戶有百餘家，汪聚所轄相等，惟屬

境三站有半，為阿蘭多，加貢，屠土是也。拉子喇嘛寺有呼圖克圖名竹葛，未來晉謁，正在靜坐閉關中也。

午後五時，迅雷，烈風，暴雨，片時即止。山中氣象萬千，寒暖頃刻變易，游子身上衣，寧多勿少。是流行性感冒、瘧疾、回歸熱等，為此之風土病，不可不十分注意也。

管理馬匹之衛侍左震宇，調戲婦女，罰降他職。以李某承其缺，聞此輩憲兵，在京訓練待遣時，谷季常司令請劉賢廷君演講而藏情形，劉君公然告以藏女如何容易追求，入藏者不可錯過等語，如果此言不虛，則其誤害青年之罪，寧可恕乎。

七月二十六日 晴 由拉子抵邊壩又名大中——四十三里

七時半登程，喇嘛及各界人民列隊歡送，逆漢循壩而上壩，廣平飛機可以升降，二十分鐘後過一小橋，越一小坡，登一小壩，據鞍四顧，則遠山歷歷，積雪如銀，不知幾千萬年，沁人肝腸，再十分鐘抵山麓，策馬登坡，傾斜不急，惟雨後水流，亂石載道，審擇道路，殊費時耳。邊壩之喇嘛迎候山巔，并謂在大壩上設帳款待，余於九時四十分下山後，乘轎至設帳處休息，地名已依。按此段路程表中未載有山，此上下僅需一小時之山，視為不足記載，可知餘山之偉大矣。十時半沿河而下，道路平坦，兩小時行十六華里而達邊壩，受地方官民及喇嘛熱烈之歡迎，行署設於宗本之官寨。此間為大平壩，一水貫流，注於怒江，當地民戶分三組共四

十七家喇嘛寺有僧二百餘。其呼圖克圖巴登比降增已故六年。迄今遲補。昨來謁而自稱呼圖克圖之夏魯。實係假冒。恐余不見。故竊其名。別無他意。其心尚可原也。寺有住持二。前忍屈脚。汪笑前者係已故呼圖克圖私人之管家。宗本為加耶達巴。在後藏監修官舍。未能趕到。由其代表集象那代理。已逾一年。昨曾迎於拉子之前。頭人有三個半。一為榮望。二為果忌。三為加松合喜。四為登珠（半個是也）。共轄民戶三百餘家。以上各員均來謁。并獻土產食物。各賞以綢巾及茶葉。

據王副官二十四日自阿郎多報告稱。連日大雨。該處橋梁被水沖毀。幸在烏拉通過四十分鐘之後。倘天雨不止。則其他橋梁亦

屬堪虞等語，却讓代本謂冲壞之處，現正飭工趕修，倘一時未能完工，必須繞道。明日午後，可得報告而決定路線云。

本日天氣晴朗，風和日暖，李祕書與王醫官之疾，亦將全愈。晚間却讓來會食，謂連日晝晴夜雨，便於行旅，實為專使之幸福。稱揚不止，余答以此乃國家之鴻庥，與達賴大師之庇佑所致耳。

(附考)邊壩二山橫跨，四水環襟，清楊揆邊壩詩云：山路繚而曲，斷澗流漸。漸隔烟閣暮，鐘樓被投閣，(謂大喇嘛也)。小步縱遠目，四垂天幕低。擊雲擊蒼鶻，窺穴鷲妖狸。番人為我言，此地傍海涯。(藏地傳說，遠古之初，海自山湧，見英人貝爾所著西藏人民生活)，往往見怪物噴濤鬥鯨鯢，森然鋸牙齒，馬首與牛蹄，白光瑩如炬，戴角雙鬚鬚，出沒致風雨。

彭浪山與齊所言信非妄，母乃是水庫，稽古辨其族，本出西南夷，誰能
刺堅革，長劍空手提，但不知近年者，有是怪物否也。按邊壩係昌都
以西四部落之一，所轄地據嘉慶四川通志所載，自刺子（即拉子）起，至魯
共拉大山根拉里止，西至遼關，差徭繁劇，該地有磔巴二名管理，又委熱傲
三名，以作三處分治，康熙五十八年大兵進藏，該地喇嘛磔巴等傾心向化，
承應聖朝（清朝）軍役，無敢懈怠，凡熱傲居止，俱有官寨樓房，窮荒僻
壤，別有風氣，云云。邊壩已經清末收回，則康藏界址，自應劃於魯共拉大
山根與拉里之間，如照傅華封建省記所云，以丹達山為康藏界山，則丹達
山既在邊壩轄境以內，必至將邊壩一部折分二區，分屬於康藏矣。

七月二十七日 晴 在邊壩休息

本署人員晨起造輿，垂釣河干，憶聞達賴大師似有禁止捕魚之令，乃命高副官查詢，以踐入境聞禁之言，據覆俗傳僧死為魚，人不忍食，非令禁也。余思藏法既有此信仰，我輩豈可以口腹之欲，稍拂民意，乃下令禁釣，違者重罰。

丹達山東麓有小村，民七十餘戶，歸昌都第三呼圖克圖所轄，其加野箱子及卜勇本(官)而電扎巴來歡迎，結墩可之頭人四，因準備本署烏拉馬六十匹而來此，并求見。此間喇嘛寺之戲棒喇嘛二人亦來謁，均互有獻贖。

邊壩山泉清潔，人民仍飲用泥濁之河水，且沿途未見浣衣者，聞其内外衣自着身，至于敝棄，向不濯於水，意衛生常識之缺。

走到處皆然，易勝浩歎。

王副官自前站加貢函報，西藏護送兵，請求休息，否則公物紛失，難負責任云云。夫以護送兵而要求休息，豈非怪事。軍紀之張弛，不待識者而知。然該兵等此次回藏，皆係利用機緣，攜眷歸鄉，其所以求憩中途，不無可原之處也。

此忍貢布如本來談，阿郎多橋梁，聞未完全沖毀，單人尚可。行，希望橋頭保存，修復較易，否則費工需時，必須繞道，多延二日行程矣。昨曾派員往勘，今午可得確報云，但至晚八時尚無音訊，乃決定再候一日。

七月二十八日 晴 在邊壩休息

行署電台，每抵休息地，皆架設收發電報，往往時間短促，不能充分工作，今以多駐一日，聞公私各電，可以拍發完畢矣。

却讓代本來，謂沖毀之橋，能否於短期修復，迄無確報，現新探得一路，八日可抵拉立果，惟須多越四小山云。午後六時許，始得報告，該橋須七日始竣工，除仍責成當地土人從速趕修外，決定明日出發，取道新路前進，以免耽延。

昌都噶倫之轄地，西至工布江達為止，渠擬派四路人員，分赴青、康、滇邊界之各喇嘛寺，施僧散茶，祈禱達賴大師早日轉世，余特許之，給以證書，通行各路，分函青、康、滇各當局，并電請蒙藏委員會石委員長轉電各該當局查照辦理矣。

本日天氣甚佳，在署休息，整飭行裝，以備出發。

七月二十九日晴，由邊壩抵丹達塘，亦名五結打木打，四十里。乘輿由邊壩起程，為上午六時卅分，或經大壩，或行山腹，路平坦，間有亂石及山水冲塌之處，跋涉維艱耳。沿途點點民居，掩映林間，於十時抵扯拉喇嘛寺，寺僧設帳歡迎。聞該寺隸於昌都之第三呼圖克圖，有堪布一喇嘛百餘，所屬小寺七，轄地至丹達塘止，有民戶七十八家。余等小憩後，策馬前行，循溪流為路線，以河牀為道，所幸山洪未發，不必阻交通矣。正午十二時抵丹達塘，有民戶十五家，其頭人及一老漢人迎入民房。此漢人為重慶籍，隨父來此當差已四十餘年，歷經事變，困苦度日，娶藏女生一子，雙耳皆

罄獻生菜一盤，賞佛帶一條，旋加野箱子，南電扎巴，扯拉寺堪布等來謁，并獻食物，賞以茶葉，綱中，開明日，越丹達山之路，并不難行云。

此間有丹達廟，祀彭參軍，彭運糧經此，以身殉職，精忠不朽，奉為山神，其事迹由山陰王葆恒撰記泐石，文曰：

公諱元君，字泉三，姓彭氏，江西南昌人，任滇南為參軍，乾隆十八年，轉糧西域，道經丹達山，會山雪，人馬陷深岸中，不能出，公後至，等施無策，躍入雪中以殉，久之，西域使者不得糧，遣使覓至，獲公尸，貌如生，以禮葬於山，關於朝，奉勅建祠以祀，藏香等禮猶虔，號為丹達王，最著靈異，凡往來者感。

異域孤身，靡不求公，公鑒其誠，憐其苦，必佑之。省垣奉北隅，亦是有廟（下略）。

現司廟祝者，為一藏喇嘛。廟內并供奉有岳鍾琦公之馬靴、馬鞍等物。

七月三十日，午後微雨。由丹達塘抵察羅松多——四十里。今日須越丹達山——即紫貢山，為入藏途中最大之山。晨六時十分騎驛出發，款段登坡，道路尚好，惟懸崖傾側，沙土鬆浮，雨雪後不無危險。山腹有民家，誠可謂絕人而逃世者矣。行將兩小時，登第一峰，崗巒重疊，谷地連綿，冰雪生寒，肌膚欲裂，草木不生，自屬意中之事，而既無蹊徑，復之路標，萬里荒山，千年積雪，茫茫

前路攬轡徬徨。地方官民對於此山路線，倘不加以標識，則後之來者，縱不為墨子之迴車，亦將阮公之痛苦矣。

余等浩蕩長驅，狀如探險，停驂野食於麥多。九時半登第二峰，斯乃本山絕頂，拔海一萬四千四百英尺。濃露欲凝，噓氣成冰。東西兩面，陡峻異常，攀援不易，而山脊不廣，鑿而通之，便利行旅，非不可能。與諸人臨巔攝影，以誌游踪。川康之山，富有沙土質，高處水蝕風揚，羣峰如削，登臨之險，蓋有由來，實不僅本山為然。夫以此山為康藏交通之要道，而路少行人，今日僅有朝山者數輩，遠近為侶，則冬季無人往來，可想而知。下山時為免顧慮，由衛侍扶掖步行，及抵山麓，測其高度已達一萬三千七百英尺矣。綜計上

山下山，共行三十餘里，再循小溪西進約三里，到達宿營地，察羅松多，松多者，即諸谷連合之意。

民房一所，卑陋湫隘，余等之行署也。宿舍不敷，幕天席地，余等之生活也。樵薪不給，牛糞為燃，余等之庖炊也。乍雨乍晴，忽寒忽暖，余等之氣候也。噫，僕僕征夫，席不暇暖，蠻烟瘴雨，海角天涯，雖此行效績，未敢深期，上託黨國之庥，下屬邊氓之望，精誠自矢，冀有建揚，然孔子游列國，終不行其道，張騫通西域，猶未竟其功，余何人也，才德未孚，艱難勝昔，縱復胼手胝足，敢釋臨深履薄之懷哉！

邊壩之頭人來招待，江佐喇嘛寺之住持來歡迎，并獻食物，各

有賞賜，却讓代本，此忍貢布如本來云。據報阿郎多之毀橋，雖經督工加修，仍非四五日不能修復云。余已決定行新覓之路，免越一路貢山，須多經數小山，間尚較原路易行。惟地屬苦寒，食宿艱苦，非所計也。

七月三十一日 晴 雨 霧 不時 由察羅松多抵增多，永錯一六十里。昨日陟陟高空，感冒風寒，頭痛夜發，進藥稍瘳，而疲勞未復。仍於五時起牀，六時半乘驕出發，沿溪行，路甚狹，無橋梁，涉水五六次，既深且急，十時二十分至寄居山，打火於東山根子，已行三十里矣。策衛登山，山雖不大，傾斜頗急，尤以近巔處較丹達山更險。烏拉落坡者，二頭傷皮流血，幸未喪生。同人咸有戒心，余乃鼓勇

前驅由衛侍左右扶掖而上。幸坡長僅約百五十米突且憩且行。幸達巔峰。同人及騶從等相繼登。稍定喘息乘輿而下。時已午後一時矣。乃下山復越湯山。坡不陡而甚長。亂石嶙峋。步步崎嶇。如履刀山。加以積雪不融。冰堅而滑。天風如剪。膚體欠靈。沿途無樹木。無民居。人迹所不至。鳥飛而忘羣。共行三小時有半。始入坦途。此誠出發以來第一次難行之道也。初招待者言。新路優於大路。余不之信。因大路修理以時。需款已鉅。僻徑何能顧及。惟斷崖峭壁之奇險。或可倖免。今之果符所料。

抵哲多永錯。已午後四時三十分。支帳露營。四山忽暝。而雷聲大作。雪彈紛飛。內地時方暮夏。邊區已入初冬。吾人躑躅荒寒。

亦得請之避暑否乎。

槎拉喇嘛寺為明日預定之宿地其住持池槎多吉及三十九族一部之頭人加宗吞珠來迎并獻食物各賞綢巾該族係屬漢人原直屬於駐藏大臣政執禮極恭邊壩頭人入告察羅松多前四站均歸其照料惟地方苦寒能支差之民戶不過數十家云此豈余所不能知而不能諒者哉聞頃間却讓代本責當地四頭人未遵令修路又復供應不同各鞭一百能毋歎然。

(附考)三十九族與青海玉樹二十五族皆當地之土著蓋即古之西羌民族也其地嘗為吐谷渾所據唐時吐蕃滅吐谷渾盡有其地歷宋元以迄明清均為吐蕃所據故其族受同化明正德四年為蒙古部酋所

據淪為奴隸。清初額魯特固實汗自西北侵有其地。番民為蒙戕滅。至清時額魯特犯邊無已。時康熙三十六年討平之。番民七十九族咸來歸順。始脫奴隸。所謂七十九族皆游牧小部落。分合無常。稱為七十九族。蓋就括撫之數也。其中四十族在當拉崩以北。歸青海管轄。至今尚存二十五族。所謂玉樹二十五族是也。當拉崩以南三十九族歸西藏辦事大臣管轄。藏人認羌人為漢人。故謂之甲得三十九族。其實非也。三十九族與西寧相連。原係百餘族。撥歸西寧管轄者數十族。以三十九族歸駐藏大臣管理。宣統元年春。邊務大臣趙爾豐駐德格時。三十九族遣人至德格投誠。是年冬。趙詣察木多。該族復來請歸邊務大臣管理。趙已電奏在案。惟尚未於其地設官耳。（見謝彬著西藏問題）。

八月一日晴 由哲多永錯抵根拉喇嘛寺——四十五里

本日路程不復更經險道。六時半逆溪流而上，乘輿行平壩或山腹者約兩小時，騎驢行河牀者約一小時。惟河牀亂石載道，仍不免崎嶇耳。三十里至固盪打尖，繼續前進，逾三尖水，有槎拉喇嘛寺僧支帳郊迎。余以該寺隔河在望，故未停輿，渡橋登山，逕入該寺。時為正午十二時也。却讓代本，此忍貢布如本，偕閻寺喇嘛及三十九族一部之頭人，百姓等，相率歡迎。

余對於寺僧及頭人百姓等，分別賞以相片、銀牌、茶葉等物。渠等於晚膳後陸續晉謁，并獻食物。三十九族頭人，仍行跪拜禮。據稱，藏政府於去歲曾派人點查其一部之民戶，計八十三家，至閻族

之民戶當在千家以上云。此寺建於山巔，風景頗佳，有僧八九十，附屬民戶六七家，惟氣候較寒耳。

（附考）衛藏通志所載三十九族戶口共四千八百八十九戶，男女一萬七千六百零六名，現時成四與一之比，蓋其族歷來親漢，迭遭兵燹，受藏人之凌夷，人口驟加減少，可勝歎哉。

八月二日晴，由棧拉喇嘛寺抵瓦日格巴——六十里。

五時起身後，即據報告，前給高副官乘坐之白馬，即在雅安時劉總指揮所贈者，係建都產，異常英駿，忽於昨夜腹脹，不及三小時而倒斃矣。當請棧拉呼圖克圖卜卦，以占迹象，謂係山神所攝，而余終疑其中毒，或誤食毒草，或他人見其英駿，毒之以奉山神，乃嚴

令高副官查究，決定解剖查驗，結果確有中毒嫌疑，第二步則須追究自毒抑毒矣，不勝惋惜之至。

晨六時半，出寺下山，與行河床路平坦，間有亂石。八時，越一橋，登庫油山，童山濯濯，騎蹀上坡，坡勢不峻。九時半，抵伯布棍澤打夫，大風，艱於炊，稽時甚久，稍憩，續向瓦日山前進，輿而上，騎而下，渡溪，復越一小山，佚其名，山徑不險而長，午後二時，入深谷，所謂瓦日格巴，譯為谷底之意，即吾等支帳露營處也。

却讓代本及此忍貢布如本先到招待一切，明日宿地之省他喇嘛寺，派僧來迎，賞以佛帶，該寺為黑教，服色同黃教，而帽尚白，有呼圖瓦圖一，喇嘛四五十，附屬民戶六十餘，隸於三十九族一部之胡

宗本其堪布及住持無固定。大事主於呼圖克圖。瑣事由公推之。管理員任之。夜雨。帳漏。空氣薄。呼吸窒。寒氣壓被。毛毯受體溫蒸發。凝水珠。同人多頭痛。

八月三日晨雪午晴。由瓦日格巴抵省。他喇嘛寺——四十里。

夜雨未霽。晨雪又霏。冒嚴寒於六時半出發。伸冰手。僵足。控小驢登童青山。大地漫漫。三冬景象。雖無雪。夜訪戴之雅。殊饒壩橋驢背之思。豈必詩人而後有詩意哉。山不高。坡勢急。泥濘蹄滑。時虞顛蹶。歷一小時。始達山巔。下坡傾斜較緩。且有衛侍牽扶。在西山根子打火。山樹稀小。居民僅見一家。又前行。一水橫流。無舟楫。橋梁騎驢涉水而過。周窮山竝立當前。與童青山高度相等。傾斜

相似近巔尤險時雨雪已停日出較暖未日越西山皆未乘轎恤肩夫也省他喇嘛寺僧少數迎於山麓多數迎於小崗余等抵寺下榻已在午後二時半。

寺在高崗附近大壩河流縈繞風景殊佳其呼圖克圖登巴蔣作率執事喇嘛僧來謁并獻食物賞以銀牌綢巾茶葉據云三十九族共有黑教喇嘛寺三十八所亦有黃紅教黑教祖師為押末扎西傑村明永樂間生於丹巴約與宗喀巴祖師同時現已轉世二十八代其祖廟在後藏墨爾貢常住僧僅數人云。

三十九族一部胡宗本之頭人派其姪浪拉及親眷我珠來迎賞以佛帶各一據稱伊等奉派由蒙古來所有國家之冊封及任

命狀等，均敬謹保存。現多為牛廠生活，亦種青稞等，因有地利可圖也。至全族戶數，據西藏政府調查約有一萬云。

此次北統新道，由邊壩所屬之九個分縣辦差。嘉緒其一也。其頭人三名來謁，并獻食物，賞以佛帶、茶葉。該處喇嘛寺有僧百餘，呼圖克圖昂翁巴覺年十九，習經別蚌寺。由其管家來謁，并獻銅佛一、狐皮三，賞以銀牌、相片、綢巾。

八月四日 晴 駐省他喇嘛寺

却讓代本謂牛馬烏拉已憊不能行，拉里房屋亦不良，不便住宿，請余在此休息一日等語。余以烏拉雖憊，距拉里僅有三日之程，至於房屋之良否，尚不計較，仍以照原定計劃前進為宜。幾經

高副官往返磋商始說明不能啓行之故由於烏拉徵調不齊不得已須耽延一日可見與藏人交涉之曲折矣。

本日既休息於此擬過拉里時即不再駐即拉里應拍之電應於此間辦完乃電台架設後將與交通部在德格新設之電台連絡在電政史上開一新紀元當電賀留先道藩兩兄之偉績惟聞甘孜電台損毀未修復玉樹亦未叫通未免美中不足耳。

護衛之藏兵乘休息日沐浴實屬難能惟守衛番兵隨意散坐於地可以離崗他往而懸槍於門示以守衛之意是豈如王靈官之符籙歟殊為奇異。

八月五日晴雨不時由省他喇嘛寺抵噶青桑多一四十二

晨六時半乘輿出發，沿河壩行道平坦，越數小溪，無橋梁，須
徒涉，稍不慎，即扑水中。西山林木茂盛，野花五色，繽紛，殊悅心目。
九時半，總息平壩，稍進茶飲。三十九族胡宗本，壬清學傑來迎，謂
該族分三十九本，九千餘戶，最大者為加如本，有八百餘戶。前清管
理其族者，有四品官二，一在拉里，一為負知朝，現僅有賀知朝，在北方。
各本之品級，為五品至六品，伊介乎二者之間，刻下不准着遊清衣冠，
但其向漢之心，無異于昔云。

十時繼續前進，亂石載道，大異初程。至十二時十分，始達宿營
地——噶青桑多，支帳露宿，氣候酷寒，手足如冰，余之咳嗽，昨已稍愈，
今又發，胡宗本復偕其頭人晉謁，并獻食物，賞以銀牌、綢巾、茶葉。

八月六日晴雨不時由噶青桑多抵錫青達——四十五里
宿雨未已六時半騎驢出發即上加拉山坡勢不急亂石礙步
山無樹草不茂無人烟果是窮站氣象峰巔不高一時即達苦
霧迷漫雨雪交霏嚴冬不過是下坡更平緩二十分鐘至平地又
行四十分鐘打尖於西山根子拉里之宗本及定本來迎寒暄而去十
時續進雖無崇峻坡坂而山腹及河底之路無不亂石嶙峋且涉
水多次加之大雨如注雪彈橫飛肩夫之苦可知直至午後一時半
始抵宿地——錫青達而支帳於河壩焉本日騎驢將仆者屢乘轎
致傾者二次心旌惴惴皆未成慮可謂天幸此次改行小道原非
預計故路面皆欠修理耳

接甘致張團長電告大金寺喇嘛因商議修復寺院事不諧
星夜逃去并在松林口却駝子多頭渡崗拖河而西請余告知藏
方勿因此誤會等語當與各參議商議後非正式告知却讓代本
矣。

拉里共轄四區自加拉山至搓拉之北山麓止每區民戶四十
至六十在拉里本境者亦僅四十餘戶本日宿住民戶亦稱是為轄
區之一其頭人四名及幫同辦差之拉里頭人一名均來謁并獻牛腿
一隻賞以茶葉。

八月七日晴雨不時由錫青達抵拉里——五十里

今日啓行較連日早發十分鐘路平坦或壩或岸肩輿尚穩惟

漢流數處均須徒涉與夫苦之沿途草木蕭疎人烟不見大壩甚多其幅圓皆足供飛行場之用行四小時至一平壩拉里官民僧俗相迎設帳供茶余傳見各官民代表并加撫慰至十一時策馬續進因仍須涉水恤與夫也地形與風物不殊來路午後一時抵拉里為一大壩四周均有谷口民戶四十餘拉里喇嘛寺在山上有呼圖克圖二喇嘛四十。

前清於此間設一四品糧官下有把總外委及馬兵四十一汛兵二十八土兵二十通事五規模頗大糧官并兼管江達今則衙署已無片瓦僅餘老塘兵魯得勝一人來謁賞佛帶一叩謝而去代理拉里宗本子準昂翁登則遠迎數次今復來謁賞綢料相片銀牌

各一。居於北方之八勒即管理三十九族之四品官。賀知朝名錯巴。幾巧仍戲惹母洞噶。派管家格桑桑結來迎。當賞賀知朝二等紀念章一。管家網料銀牌各一。拉里喇嘛寺有職喇嘛來謁。當賞住持網帶一。呼圖克圖貢曲登巴係馬及貢曲登巴卓馬銀牌各一。相片一張。賞寺茶葉一。馱賞僧。各民衆鄉長來謁。各賞網帶或茶葉。喇薩如賤為漢屬四區。其首領定本及鄉長民衆等來謁。定本賞以銀牌。網帶各一。鄉長賞以網帶一。民衆賞以茶葉。該定本四代為官。轄戶二百餘。凡日本來謁者。均各獻土產食物。為數不少。

却讓代本又以烏拉準備不及。并設種種理由。請在此休息一日。情不可却。無已從之。但堅約此後之行止計劃不得變更。蓋其變化多。

端，實有預防之必要也。

(附考)拉里為昌都與西藏中通之咽喉，林拉一山為哈喇烏蘇大道直通青海，自準噶爾車零較多布侵佔西藏，該地黑喇嘛附送助謀，偽稱河州喇嘛，迎師嚮導，陰遣番人截遊軍糧，康熙五十八年，定西將軍噶爾弼統領綠營官兵至拉里，預遣永寧副將岳鍾琦提兵計擒黑喇嘛，訊明附送陰謀，截糧實情，旋即正法，另委喇嘛管理地方，復設糧務把總，外委各一員，歷年駐藏官兵往來服役極為恭順，其疆域東至夾貢塘界二百七十里，西至常多塘界二百四十里。

八月八日晴 駐拉里

晨間乏俚，與諸同任閒敘，午，却讓來拉雜接談，略記如下：(一)噶

登寺住持之重要。非年高德劭者不得當選。現任之噶登池巴年已八十八矣。(二)西藏共有一百七十餘宗。此外尚有縣佐及設治委員。因地土過廣。遂覺人口甚稀。其實不少。至每宗本之轄境。多至數日之行程。而轄民僅稱有數百戶者。係指當差之戶而言。喇嘛及免差之戶。皆不在內也。(三)達賴賞人以地。有限於本身食邑者。有世襲者。(四)咱薩如臆四區。為所謂漢人區。一在德錫。一在拉里之北山後。一在魯貢山。一在邦打山之南側。(五)拉里宗本為六品官。現由達賴之五品近臣代理。南至榭拉拉北麓云。(六)由此至拉薩途中。尚有四個宗本。(七)拉里尚有關帝廟。但其他衙署故址。則蕩然無存。

黃昏。段通詳自岡拖河東趕到。伊為却讓多年舌人。群料在

此休息實專候之，帶來李如蒼君航空信一封，係得自德格，可謂巧事。蓋航遞不通，拉薩書面又僅中文，非段來之便，當然不能寄到也。余因休息，午睡未起，未接見段君。

(附考)按噶登寺為宗喀巴大師說法之所，內設噶登池巴一人，專司闡述黃教經義之責。池巴猶言講座之意，并非僧官，亦不呼畢勒罕。一九零四年達賴離藏時，英人所訂拉薩城下條約，即迫令噶登池巴簽字。

八月九日晴，由拉里抵阿喇嘛寺——四十里

七時十分登輿，循河岸逆行，路廣潤，兩山濯濯。拉里代理宗本及官民僧俗要人，歡送於十里外之河壩，稱謝而別，旋騎驃登

邦打山之外山，坡勢緩，九時十分至本山之北麓，有治公喇嘛寺所屬民戶設帳供茶，十時續進，山徑甚陡，幸作之字形，并砌有石牆，尚易登臨，山巔之凹處狹窄異常，並是灰石質，不能停驂，乃令馬匹先行，余乘輿而下，南面斜坡較長且急，但道路廣濶，便於旋回，十時，阿咱喇嘛寺之執事僧來迎，由山崗上眺見阿咱湖，與五布湖通流，傳為蓮花祖師之聖蹟，坡盡處即見阿咱喇嘛寺，由却讓代本及寺僧等迎入，今夜即借宿於此。

寺有僧六十餘，其呼圖克圖在藏學經，由其管家及寺中堪布羅桑野那來謁，并獻食物，賞以相片及綢帶、茶葉等，治公喇嘛寺在此地附近，為紅教，有呼圖克圖獻瓦魯珠及登則窮勒二人。

轄民戶數十，專供行署之茶尖及什物等差。該寺司薪及游牧頭人來謁，并獻食物、賞綢帶及茶葉。

衛侍左震宇屢犯軍紀，均予寬容。今日又私帶姘婦，并竊同人之馬，供其馳騁，殊難再恕。決定請護隊之如本，此忍貢布設法遮解至德格，交政營長先行看管，俟余回京提辦。

八月十日 晴而不時 由阿喇嘛寺抵古立，即沙塘灣，六十里。起床後，即將已革衛侍左震宇交藏兵隊長先行解往拉里。由拉里宗本解往昌都，再由昌都解往德格。行署有此不幸事件，殊堪痛恨。

出發已逾七時，路在河岸，滿地亂石，不如涉水沙行，不數里。

阿咱治公西寺喇嘛鶴立相送。由此沿河咱湖前進。湖寬約五六
百米突，長約十數里，有相當深度，水碧如油，異常可愛。朱倭之湖
遠避於此。湖近處通溪流，地名沙灣，為昔年駐藏大臣打尖處。余
等今日以路程過近，改在鐸拉打尖。惟自沙灣以上，沿溪行，亂石
崎嶇，舉足維艱，以乘馬顛蹶瀕危，改乘輿，行極緩。至正午十二時，
始達打尖地，駐息五十分鐘，攬轡續進。越一壩，涉一河，往年此日，
水量洶溢，不便徒涉，今竟不然，洵屬幸運。而水流急濺，瀉玉飛珠，
彷彿將到康定時過瓦斯溝景象。午後三時至古立，當年駐藏大
臣之行館巍然猶存，已半就傾圮，不得不支帳於對面河壩而露
宿焉。本日游踪所經，路面之崎嶇，固無待言，加以冷風砭骨，山雨

推人上不得於天時，下不得於地利，甚矣哉蜀道之難也。

古立仍轄於拉里，故辦烏拉者為拉里屬民，至其他差務則由竹那村承之。竹那村為少加宗宗本所轄二村之一，民戶六十，承差者僅四之一，且專辦欵差大臣及昌都噶倫之差者，其四頭人來謁，并獻食物，賞佛帶各一，及茶葉四甌。據云承辦此次差務，包括藏兵所用帳篷、馬料、糶粃等，共需費銀四平，即二百兩，伊等所有帳篷無此之多，多係租賃，中等者銀六錢，上等者糶粃一斗云。本署人員所有食料、馬料均由自辦，當差之湯打諸役亦予厚賞，所資於差民者，惟有因攜帶之帳篷不足，借用若干而已，撫衷尚不至擾民，良足自慰耳。

此間生活甚昂貴，青稞一斗三十斤，需藏洋二元有奇，模子布袍料連縫工約需藏洋十元，普通人民每二年製一件，多自織自縫，羊皮長袍約需藏洋二十餘元，鞋一對約需藏洋二元，最多每兩年必一易，而每兩月必換底，至於觀衣褲惟上等入用之，普通人每日三餐，早午為開水糌粑，少加奶油，晚間為穀麵，少加酸菜或乳渣，平時罕食肉，為人傭工者每日糌粑一筒，但漢人之有技術者則較優，普通木匠除供食外，每日一藏元，或加半，裁縫每日二藏元，鐵工亦然，銀匠則更貴，惟西康農民自耕自織，除購茶外，別無用款云。

自此以東之水，皆流入轉藏布河。

八月十一日晴 由古立抵常多——四十里

本日因登程即須越礮山。上山宜騎，下山宜輿，故令肩輿於六時半先發，候於山巔。余與總參議在帳篷中商議要務，至七時二十分始策騾出發。緩轡登坡，初平繼陡，南北西斜，而長度相等。惟北面較峻，山之大，遜於丹達，而險過之。且為砂石質，草木不生，苟非修路得宜，誠難通過。此其所以名為礮山歟。四周皆雪山，近接眼簾，挾其萬年不散之寒氣，乘天風而襲人，殊不可耐。近巔時，濃霧瀰漫，雨雪紛飛，而路狹窄，兩足苦甚。輾轉下坡，至平壩，有原為昌都察雅之居民，現僑居江達者，循例應辦駐藏大臣差務，在此設帳供茶。余入帳少坐，並接受江達如安宗本及其頭人之歡迎。旋

即登輿續進，計上山歷一小時，半下山歷一小時，自此沿溪行，闕無民居，而流水沒脛，亂石嶙峋，似為人跡所不經，官道之荒蕪一致於此，殊為可異。正午十二時半，抵今日宿營地，一常多支帳於河壩，却讓代本及如安宗本迎入帳中，余致謝如安遠迎及招待之盛意，據稱向例駐藏大臣之差務，由四宗本會同辦理，今其餘宗本因道遠多不能來，由伊完全負責，刻諸事俱已辦妥，承差地役共計六站，自本站至江達之西三站止，惟有一事可慮者，即距江達一站半處之所有橋梁，俱被水沖毀，現小橋已修復，大橋尚未竣工，未知能否不誤行期耳。按如安所謂四宗，即江達宗、這拉宗、作母宗、少加宗，中二宗均在江達之東南，凡昌都及察雅兩處人民因

進香流寓於四宗者，各有百三十餘戶云。

昌都客民頭人伯馬翁渣，察雅客民頭人羅桑我珠來謁，并獻食物，各賞綢巾茶葉，據稱此間原有大臣行舍十餘間，今已傾圮，此後中藏和好，急望修復云。伊等辦差所費，日需藏銀三百兩，如余所用之帳篷，租銀十三兩，至租一鋪墊，則三錢至八錢不等。世所謂窮八站者，自阿蘭多加貢，屠土，察秋卡，拉里，阿咱，沙灣塘，至常多，皆人烟稀少，居民多牛廠娃，而地瘠民貧，草木蕭條，荒寒之象，到處皆然也。

八月十二日晴，由常多抵凌多，亦名拉如——四十三里。夜雨晨霽，不甚寒冷，七時十分乘輿出發，路在河岸低窪處。

常涉水，亂石已巨且多，舉足維艱。而小時半後，路面漸佳，易驟前進。經多喇嘛寺旁，有一大壩，長約千餘米，寬約四百米，突，勉強飛行場之用。而山青水碧，草木茂盛，牛羊亦覺碩壯，大有漸入佳境之概。寺名多，為「谷口」之意。孤崗拔水，砥柱中流，寺建其上，風景絕佳。十時半，至多根浪就，意為「谷口喇嘛寺路旁」，打火於此，有寺僧歡迎，獻食物，并招待備辦一切，賞以綢巾及相片等物。十一時半續行，已非來時道路可比。花鳥迎人，山川獻媚，金堤翠柳，送我征塵，彷彿關內春游氣象，輕輿蕩漾，顧盼怡然。於谷口隘道見石砌危牆四幢，巍然猶存，乃昔日防護糧道之碉樓也。午後一時半至凌多，藏名拉茹，止宿於凌多喇嘛寺中，依山傍水，亦勝境也。

凌多頭人三名謁獻食物，賞以佛帶、茶葉。該頭人等均寓於距此一日行程之蕓北村，有民居二十戶。此間差民則僅九戶云。本市喇嘛二人謁獻食物，賞以佛帶各一，并給該寺相片一張以為紀念。聞該寺僧僅二十餘人，流落於此之川商趙福興謁獻食物，賞以綢巾。據稱在藏經商三十餘年，藏民生計大遜於前，戶口日見減少，烏拉差徭並不給值，人民借貸供應，多流離失所，而藏官則以民間烏拉為其營商之當然利器，民婦稍具姿首者，多被徵宿，所謂人差是也。人民因畏打及破財而不敢訴官，余意此為毀謗之言，或係以前事實，現在恐未盡然，但察其言語態度，至為誠懇，姑記之以供考察耳。

青稞三十斤，為二十升，除糠殼得十四升，值藏銀四兩五錢，合藏洋三元，供一人十日之糧，母鷄每藏洋得三隻，每模毯子長衣一件，藏銀十五兩，合藏洋十元，鞋一雙，與青稞一斗同值，羊皮袍則十倍之，傭工者除伙食外，日給藏加三個，即藏銀四錢五分，現打箭鑪所鑄之藏洋合藏加十個，每個一錢五分，原為銀質，今為白銅質，少加者則紅銅質，僅重一錢，西藏幣制低落，實為政治上之致命傷也。

聞江達有民戶八十餘家，并有私家喇嘛寺二，一為某商人所建，一屬於凌多喇嘛寺派人管理，三年一易云。

八月十三日晴，由凌多抵江達——五十里。

連日勞頓，失眠而兼咳嗽，昨夜服夢白紅糖水，咳雖未已，較可安。

枕矣。七時十分出發後，行平坦之河岸，間有涉水亦不深，約兩小時後，舍輿登騎，此馬為昌都真東噶倫所贈，行駛尚穩，於十時抵溫仲打尖。由江達宗本派人代為設帳，布置之整齊，自出發來當以今日為最。十一時十分乘輿續進，行谷底，水清可愛，四圍高山峭壁，不可攀登，雖無茂林，而青杠樹與樺樹甚多，可作木炭。農田植青稞、小麥、豌豆，處處有民居及牛羣，迥非窮八站氣象。於午後二時抵江達，行署設於宗本官舍。

初抵江達之郊外，有糧官潑康則準來迎，并漢人二十餘疏接。該處有尼洋河支流貫流其間，河東空曠，情景略同康定。過橋至河西，則街道湫隘，官舍亦不宏大，有小喇嘛寺二，民居八十餘戶，漢人占

四之一云。

江達宗本茹妥暨潑康則準土讓登央等來謁并獻食物各賞以綢料相片二等紀念章湘繡等物漢人馬文才等來謁獻食物賞茶葉四甌據稱附近有漢人四十二戶泰半居江達而江達之景象實大遜於前伊現充郵便局責每月得漢銀四兩五錢伙食在內挂號信須二藏加平信半藏加由江達至拉薩五日可到東至昌都同馬差其餘各地皆有郵遞之設備云至江達民戶不過二百餘戶加宗相同惟較偏僻墨者貢加宗有千戶以上德慶宗次之蔡利宗距拉薩最近民戶不詳約四倍於昌都也三大寺喇嘛之數目別蚌寺七千七百色拉寺五千五百加登寺三千三百後藏之扎什倫布寺

約有八九百人。拉薩漢民數目，川幫二百餘家，滇幫三十餘家，陝幫二十餘家，尚有其他各省來者，鉅商亦不少云。藏中自壬子事變以還，農田土產不佳，各項物品均貴至四倍以上，不景氣之現象，誠不能令昔並論矣。江達以西之氣候，普通溫度為五十餘度，拔海在萬三千英尺以上，空氣稀薄，雖拉薩人民亦不耐也。

得王副官維崧留函報告，伊於五日由此出發，計程十三日可達拉薩。有茶葉一畝，為烏拉不慎被水沖去，請予特免賠償等語。余囑高副官與如本商定辦法，以免流弊。

(附考)江達憑山依谷，形勢險要，其三星橋、甲桑橋、二水會合之地，乃東西要津，而所轄之章谷、丹鄂，說與疊工接壤，又北通西海之要津也。

先年準噶爾侵佔西藏，工布人民堅閉防禦，敵人不能入其境。康熙五十八年大兵進取西藏，總督達員撫綏，工布一帶酋長率領部屬迎師就撫，嚮導進藏。雍正四年，遵旨將江達地方仍隸西藏，設有外委一員，并達賴所委碟巴二名，鈐束地方。其疆域來自拉里，常多塘界，西至嘉達界三百十里——西藏圖考。

八月十四日晴 駐江達

已故昌都噶倫阿丕之管家汪都羅布，因支應烏拉來謁，并獻食物，賞以綢帶一條，茶葉四甌，并賞阿丕之夫人衣料一襲。據稱阿丕歿於昌都任內，年僅四十九，并無子女，今由其夫人撫一繼子，以承其後。當年駐藏大臣差務，由四宗木承辦，此次拉薩政令阿丕工布。

江達宗本各辦半數。按阿丕布為阿丕祖先之宗邑，差民僅十五戶，距此一站半之路程云。

江達宗本之眷屬衣服清潔，并襯衣之袖亦潔白無污，是藏民未嘗不喜潔，何以洗濯者寥寥，實可怪也。

自江達至拉薩官道上之木橋，又被山洪沖壞，連日正準備修復中，午後得確報，被毀之木橋丈餘，而修復需用之木材須三丈餘，刻下無此材料，不能不改繞新道，但新道亂石嶙峋，馬行步行均感不便，須令民夫稍加整理，始能前進，於是出發之期，又延至後日矣。蓋藏人涉水渡河多不須用橋梁，除前清原有者外，新築之橋梁技術異常惡劣，遠非岡拖河東可比，故一遇洪水，焉得不沖。

毀哉！

此間為前清糧台要道，原有居民四百餘戶，四川菜館數家，現居民不滿百家，能無今昔之感。

八月十五日 晴 駐江達

午夜肝氣作痛，睡不能適，請王醫官打止痛針，並進止痛丸。假寢至晨七時，始解衣覆寢。十一時起床，余於前三星期，即覺肝部微痛，王醫官以少騎馬為囑。昨夜忽劇，牽及背部，未知是何病原因，思頻年奔走，不遑寧處，倘過於勞頓，固知調節，則體力日削，雖然滿腔熱血，何補邦家，不可不自慎也。

聞阿丕噶倫歿後，其妻因無嗣，迎贅一少年為後夫，此為西藏

通俗，且贅人之子以繼家業，而贅其子於人者到處皆然，甚至家人稀少，數女共贅一男，或恐財產分散，數男共娶一婦。據經書所載，與班禪相告，而藏人口二百餘萬，恐至今有減無增，此亦研究民族問題者所堪注意者也。

歷來觀感所及，深覺國人對於邊事，固宜充分研究，而政府對於邊將，尤宜慎重擇人，事之小者，應予邊將以處理全權，萬不能違制，免因睽隔而誤機宜。至於和平政策，無可非議，但過邊警將開，應責成前線將士，確盡守土之責，輕易進攻固不可，棄防潛逃尤不赦。已往邊事敗壞，每至不可收拾，多因於此。史冊彰彰，可考，余以為寧犧牲若干部隊，而不准輕易退防，殊關重要。

關於西藏法王相繼問題，考諸官書，班禪七世登巴尼瑪曾代理六個月，因事辭退後，屬諸達賴。達賴圓寂後，原有五個呼圖克圖有繼承權，第一狄穆，第二熱振，第三功德領，第四策墨領，第五德珠，除狄穆因辛亥年助漢兵，糧被廢，功德領、德珠均年幼，外，惟熱振降生時靈異甚多，現年廿五歲，故由三大寺推選其代理法王，並謂有達賴遺囑，實為一種暗示耳。

八月十六日 晴 駐江達

原定今日出發，因昨據報告，從事修築新道者，調派民夫百餘，後方湯打諸役無人擔任，由藏官請余再休息一日，當以事出無奈允之，并承却讓代本來陪早餐，約余午間在花園會食，射箭

以為消遣，於十二時乘騎偕行，未半里，至一柳林，即謂花園是也。并無花草，占地約一畝，支帳野餐，食物可口，空氣新鮮，頗為愜意。膳後競射為樂，余以不善此，與段通事閑敘。據云其薪水月得三十五兩，折合川洋十七元半，另有青稞三斗，并酥油、鹽巴、白赤等，折合藏銀九兩，非常艱苦。曾充機器局司事十一年，其主任蔡某，係彭日昇之軍械所長，於彭失敗後降藏者，該局職工三百餘人，能造槍之匠僅二十餘，每人九個月始造一槍，以年計僅得三十餘枝，子彈則販買外國之舊銅壳而加翻製，每日能裝二千，至今照常工作，仍由蔡某主持云。

段君又謂西藏代本，清時原有六個，後藏與拉薩各一，定日與

甘孜各一，每個轄五百人。民元以後，曾擬擴充為三十代本，但實在成立以民兵為組成者，總共不過十二三個。據其所知，西康各地有五——即江卡三，內有拉薩開去者二——降達附近二——係後藏開去者——定日之代本則開駐後藏，印度、波密、三十九族各方面及昌都以西至拉薩間，現均不駐兵。拉薩僅有一代本而已。至於西藏民戶，共一百七十四宗，宗之長為宗本，由四品至於七品，凡轄千戶以上者，大抵為四品，僅七八人而已。宗本為僧或俗，大宗則有僧俗各一，其薪俸均無額定，因此項人選多由有宗邑之世家子弟擔任，所有費用，俱由自等於民間，無不經營商業，例如由內地運茶分配於民間，高抬價值，數日後收取土產，如麝香、鹿茸、貝母、蟲草，則任

意定價收買，故為官者不必恃薪俸，而末有不富裕者。據述昌都噶倫利用大金寺喇嘛經商，曾在達塘出示，謂大金寺喇嘛欲出公積金營商，所得餘利，報効軍費，仰商民人等宜與之交易，勿與他商接洽。寺語可見藏官之逐利，與大金寺所以糾紛之原因矣。且大金寺僧多從俄洛渡河，潛入內地，西康當局對此不法行為，實宜設法以制裁也。

旋與却讓談，伊曾游歷尼泊爾，境域狹小，不過十站，與後藏之四宗毗連，夜間燈火輝煌，深覺人烟稠密，實則不過十餘萬，首都地方僅數萬人。惟據尼人自稱，有當兵年齡者三十餘萬，因尼律十六歲即須登記為預備兵，果爾喀尼泊爾人口，可估計為五

十萬矣。其宗教有三種。一為釋加牟尼之老教。二為地方宗教。三為佛教。並有高塔三座。極有聲譽。一為中經塔。一為牝馬塔。係釋迦變牝馬說法後。馬死而腹中有佛像。故建此塔。三則不詳。在拉薩之尼商有二三十家。以賣珊瑚。珠寶。藏紅花等為業。並有商務官一人。駐於拉薩。附設衛兵十人。

却讓與宗本。糧官。統射之興正濃。余於四時稱謝先行。歸署後。得知官道之橋梁。與新道之設備。均已完竣。聞却讓已決定仍行官道云。

關西藏寒冷。以後藏為要。大雪封山。往往二三十日。常有人馬僵立而凍斃者。前清欽差大臣過雪時。人則用人背負。橋則用氈包。

曳而行，馬則包蹄使之滑立，而前行探路踏雪者，則用毛牛若干頭，冬季行路之苦可知矣。

(附考)西藏後記(邨陽魏源著)全藏所轄六十八城，衛地三十，藏地十八，榕(原)木十九，阿里十二。所謂城者，則官舍民居，塹山建碉之謂，量地大小，衆寡各設宗本以理民云云。又稱大營十，中營四十三，小營二十五，邊營十四，後藏大營三，中營十四，小營十五。

衛藏通志則載前藏大營十九，邊營二三，中營五九，小營二五，後藏大營四，中營十七，小營十六，共一百六十三營。此處所云一百七十四宗，或即營之數也。

八月十七日 晴 由江達抵經大——四十六里

本日晨六時半出發，行河岸，逆流而上，道平濶，多沙質，水清。

碧而急湍不可涉。沿途山多石質，無崇林農事稍見佳良。不數里有漢人二十餘，跪道左，萬里鄉情，不免依依。但此間漢人雖有二十餘戶，能漢語者僅數戶而已。再行約一小時，江達糧官及宗本頭人等來歡送。拱別後，舍與騎驛。九時二十五分至尚生喇嘛寺，設帳打尖。該寺堪布格西及管事喇嘛二人來謁，并獻鷄卵，賞以相片。網中茶葉，十時四十五分登輿續進。道坦如前。下午一時半抵經大途，經一橋，架設尚佳。此地有一壩，其面積可供飛行場之用。民戶僅十餘家，有一小喇嘛寺，僧三十餘。余等下榻於崗上民房，氣候亦較溫和。

却讓代本及如本來室聚談，却讓擬明日先往拉薩，準備一

切。俟抵拉薩時，請余在距程廿餘里之蔡利地方一宿，以圖諸事之便利。并以明日至鹿馬里有二十三英里之遙，擬破站宿營。余均允之。計程行抵拉薩，當在二十九日矣。却讓有二婦，一隨行，一居拉薩。余各送湖綿一疋。旋日格寺喇嘛及差民代表等來謁，并獻食物，各有賞給。

八月十八日午後雨，由經大抵薩如湯——四十三里

起身後，高副官報告藏官以昨夜大雨，至今未到，蓬帳未撤，請示能否休息一日。余以昨夜藏官來請休息一日，以橋梁未盡修復為辭。當經婉却。今雲霧遊離半山，是將霽之徵象。道路又較昨良好，當不難行。况出發之命令已頒，人心思動，乃囑其從速撤帳。

稍遲啓行則可。

却讓來辭行，遞哈達，適值早餐，邀之共食，歡敘而別。伊本日可抵鹿馬里，余等恐因途遠不便，擬定至薩如湯住宿。於七時二十分冒雨出發，行約半小時，雲收日出，道路並不泥濘，因係沙土質，即修築時亦省工，此乃關外之特色也。越河流三四，均有新修良好橋梁，未曾涉水。農田如雜，多種小麥、豌豆、青稞等，沿途居民處處散見，雖非窮八站之荒涼景象，然亦凋敝可見矣。

薩如湯為一長壩，於午前十一時二十分到達。如本協教來迎，據報被冲毀之橋梁，漏夜趕修，明日可望通過。至於宿營之帳幕，除夫役所用之牛毛帳，隨後送到外，餘均勉力辦好，余乃慰勞稱謝。

下午一時午膳後，又雨。山間陰晴靡定，無足驚異。據却讓云，西藏天氣自舊曆七月七日後，雨水漸少，果爾，則今夜正乞巧佳期，從此當少雨患，正不必以銀漢鵲橋，與天上人間之感矣。

八月十九日 晴 由薩如湯抵鹿馬里——三十三里

折多橋梁昨夜中始修竣，木料不固，工事又倉卒，恐人象有危險，乃定經過序列，官長先行，兵夫、馬匹、行李相繼而過，并設置衛兵，以資保護。高副官於午前五時半即先往布置，余等於六時十五分出發，歷時兩小時四十五分，經程三十里，始抵折多橋梁。橋設於兩水合流處，取材用樺皮樹，橋脚毀其一，修者以木左右支，木長尺餘，上覆樹枝，并土石以承行人，過橋時震動殊甚，幸通過有序，保護

嚴密未致肇事。余在橋頭觀登半小時，深覺短促之時間，與不完備之器材，而能勉強修復通過，民夫之勞力可感，乃向宗本、糧官代表及頭人等稱謝，惟覺其修造方法，尚有甚大研究之餘地耳。九時半乘轎續行，未半小時，逢驟雨旋止，沿小壩遂流而上，登對岸高尚，止宿於鹿馬里民家。聞此地差民昔為七戶，今餘五戶，連營小商者及附近之民居，共僅二十戶，此乃頻年苦於徭役相率逃亡之結果也。

當地頭人及差民來謁，賞以綢巾、茶葉。據云明日約行二十餘里，可達工波怕力山之巔，自此至拉薩多為沙石質之山，毫無樹木，拉薩極富之家及點心舖始得薪柴為燃料，概由百里外販來，普通

人家僅燒牛馬糞耳。

請照像部趙汪二君來談，詢問照像經過，告以取景宜以介紹西藏文明為主旨，做說明書不可以都市眼光為主觀，譬如此間造路較之任何國家未開發之地方，總覺優勢，此乃前清數百年經營之遺跡，及西藏官民隨時努力之結果也。

八月二十日 晴 由鹿馬里抵堆達即錯木拉——六十六里
六時二十分乘輿出發，路在河谷中，兩岸多叢林，點綴一二民家，雖屋宇簡陋，而水清山秀，殊為幽雅，行二小時，漸上工波怕力山，易驛循山谷行，斜度尚好，約半小時登山巔，環視羣山，皆沙石質，有土處僅厚尺餘，上生小草，從此至拉薩，并無樹木，誠如昨日頭人

所云。此山大坡起伏。歷兩小時始盡。道逢一男二婦。衣冠楚楚。自西徂東。誠為數月來難得之遇。自巔而下。斜度平平。恍若無坡。至十一時四十五分。抵拉羅松多打尖。已歷四十餘里矣。微感困乏。辦差之少加宗本達。昔那蘇偕其管家。暨贈機喇嘛寺會首等來迎。略與傾談。於午後一時廿分乘輿續進。沿流而下。道路更佳。兩小時至堆達。民戶不多。有一大壩可作飛行場。又二十分鐘至河壩。支帳露營於此焉。

今夜差務。為贈機喇嘛寺承辦。該寺距此二日行程。有僧百卅餘人。其會首來謁。并獻食物。賞以相片。綢巾及茶葉。明日差務。仍由少加宗承辦。其宗本來謁。并獻食物。賞以二等紀念章及相

片衣料等，聞其所轄民戶共二百餘家，承差者四之三，至明晚在烏蘇江差務，則歸下少加人民負擔矣。

奉中央電，囑辦理江卡事變案，因邦達昌有子在拉薩，易於查詢，然余於此案未十分明澈，自當相機進行，又接拉薩蔣參議等報告，藏方當局對於冊封事，以達賴初喪，不願舉辦喜事為辭，經解釋後當無問題，似於追封意義，尚未明料耳。

八月二十一日晴 由堆達抵烏蘇江即河司力江——五十里

連日患咳，身體疲倦，昨宿帳幕甚寒，夜臥復落帽，致感頭痛，幸未劇烈耳，晨六時一刻乘輿沿大壩行，歷四十分鐘始盡，所見者薄土淺草而已，順流而下，道路平坦，九時至馬拉塘打尖，少加宗宗本

及住在烏蘇江漢人一名來迎。此地有溫泉，事前不知，未作入浴準備。侍衛中不乏往浴者，十時續進，四山僅見矮樹，除對面刺麻寺外，間有一二極陋之民屋。十二時十分乃抵烏蘇江。如本此忍貢布及宗本等迎入帳中，設備甚好。此間人民不過二十五戶，房屋湫隘，故非露營不可也。

少加宗差民及本地居民頭人漢人等分班來謁，并獻食物，分賞茶葉。綢中等件，詢悉烏蘇江前數年本有民戶三十餘家，今僅存二十五家。凡有婦人之家，皆有差務，各恃牛馬二頭以承差。每家種地不廣，並無土地買賣習慣。但如因借糧負債，則將田地割債。例如借青稞五斗，須償以能種青稞一斗之地。蓋糧價與地價適相等也。

明日打尖地為落馬雄，歸墨着官宗宗本承差。該宗轄地甚廣，係噶倫宗邑，人民約三百戶，居墨者百餘戶，余皆散處四鄉，多為世家大族，素稱富裕。東進則為德慶宗轄地，亦大，民戶有五百，波藏河則為蔡竹宗，居民僅十餘戶。按西藏最大之宗為後藏世加志宗，轄戶二千以上，其次為江達南下工布與波密毗連之這拉講宗，及在拉薩約二站之桑野宗，民戶均在數千以上。此外據云千戶之宗，未之聞也。

八月二十二日 晴 由烏蘇江抵仁欽里——四十里

晨六時十五分乘輿出發，道路良好，如內地公路，惟排水設備欠缺，路有流水，循溪行，道出谷底，尚覺寬廣，兩山無樹有草，亦

不似往日險峻，易騎款段而行。八時四十五分，至易馬雄打火，墨着官宗本及頭人二名偕本，日辨差之仁欽刺嘛寺管家降巴曲批來迎。九時四十五分乘輿續進，於十一時抵宿地仁欽里，行署設於仁欽刺嘛寺，房屋清潔。

本寺管家刺嘛及民衆數人來謁，并獻食物，分別賞給相片、綢巾、茶葉等物。據云此寺堪布係由噶廈之知宗所兼，名工珠。近因龍蝦業被捕，流放於多縱，聞被捕者共十一人。云仁欽里附近共有民戶四十餘，能承差者三十四戶，每戶普通五、六人，富有十餘人。除耕牧外，無業可就，生活多不能自給，借糧亦無力歸還。既以田地抵債，仍不免於承差。二十年來，中藏失和，差徭繁重，民多逃徙。

景象遠遜於前矣。

先至拉薩之同人巫明遠、蔣致余、王良坤及郭侍衛長等，均來此迎晤。濶別數月，聚首暢談，殊為欣慰。晚間與行署同人會商一切，決定迅速進行冊封致祭事宜。

八月二十三日晴，由仁欽里抵墨，着官即墨着工家一六十里。晨間出發，正六時卅分，路砥平，可行人力車。山谷開敞，寬者千餘米，突長數倍之。農田較前更佳，惟降霜早，而收穫平平，大約每種青稞一斗，可獲七斗，若租地除租銀六兩，本銀三兩五錢外，純利祇四斗耳。沿途民戶漸稠，附郭之村，景象自不同也。九時卅分至結桑打尖，憩息一小時，乘騎續進。拉薩派來各代表迎候，中途計

有布達拉山代表子仲阿旺札巴斯倫代表續仲拔拉土卧噶厦代表斯新子洛桑登珠所獻哈達摺而不展代表之禮也余均還給哈達於十二時廿分抵墨着官觀者夾道由宗本及如本等迎入行署。

墨着官為厦扎噶倫采邑厦扎早故其子波密升充噶倫本年五月亦故有孫年十三其婿為龍蝦之子亦被捕現由管家仁尊代理宗本已歷四年。

來謁者有代理宗本仁尊民衆代表頭人漢人曹精華楊長生等各有獻賞而漢人為傭工據稱東家僅供午膳晚餐須自給日給糶巴二筒凡學喇嘛者必先拜師衣食給於師收入貢於師

而任服役之勞，二三年後，所入與所費之數相等，則舉行熬粥禮，使可自立矣。

墨着官宗本年獲青稞三千克（克即斗名），除供俸色拉寺一千三百克外，餘均歸屬扎家。凡三口之家，月食糌巴五斗，食肉二次，次需藏加一二枚，普通耕牛，每頭值洋百五十兩，烏拉牛約八十兩，羊值十兩，五十斤之豬值十七八兩，鷄卵每枚四錢，概以藏洋計算。

晚膳後，與巫王西昂高定抵拉薩，特送禮事，蔣參議明日偕無線電台先行，託帶致王副官函件。

八月二十四日晴 駐墨着官

早膳後，與本署同人商定朝佛及拜佛日期，並請王秘書良坤先回拉薩商洽一切。據傳龍蝦向藏政府所提改革案有五條：

一、停止民間差徭五年。

二、將各處所屯積之糧食貸與民間，以後不再積穀。

三、任官宜按資格，選賢能，嚴考績，定任期。

四、與中央和好。

五、對西康不再用兵。

後以謠言盜起，釀成政爭風潮，所聞如是，未知確否。惟聞中央昔年對藏所用之款，年約百餘萬云。

西藏北方多畜牧，南方多耕種，農田林木均較良好，由拉薩至

印度之民戶，前甚富裕，但自外商實行及幣制低落以來，刻下變為貧戶者甚多，聞之喟然。

所謂噶登池巴者，係公推年高德劭，精通佛理之喇嘛，在加登寺大殿講經，設座於樓上，而樓下即為宗喀巴廚役牛魔王之塑像，講經後將經堂封固，翌日講座椅墊不為牛魔王撤去，則可繼任池巴。此廚役之權大矣哉，或亦為宗喀巴慎選講師俾弘佛法耳。

八月二十五日晴 由墨着官抵拉木——三十六里

晨六時半乘輿出發，細沙路甚平坦，中段被水沖毀者約百丈，突不易行耳，循雅魯藏布江而下，居民散處，屋似西式，不甚大。

而多窗。兩岸廣濶。農田甚多。聞拉薩附近平敞之地。以墨着官。拉木。德慶為最。拉木為打孜宗所轄。該宗宗本松朗達吉。迎至轄界。而墨着官宗本則送過打孜界。桃花潭水。殊可感也。打孜官寨設於雅魯藏布江北。民戶僅八十。此兩宗本及頭人二名皆戴黃色毡帽。詢悉由拉薩內政者始得戴用。品位較高云。余等於午前十時即抵拉木。如本宗本等迎入降曲覺喇嘛寺。今夜宿於此。天氣漸覺溫和矣。

打孜宗本及民衆代表。降曲覺寺會首及施主來謁。各有獻贖。聞拉木本地居民約三十戶。差民與佃戶各半。本寺口糧由其供奉。本寺為護法寺。有僧二十餘人。老護法喇嘛已圓寂。繼任者

年方十四，護法神尚未降附也。

如本此忍貢布云，山南居民較殷實，但地方甚小，拉薩南八站之某地有壩甚大，惜不宜耕種，僅能畜牧，有宗本三人，一僧二俗，分轄民戶三百餘，不丹人多營商於此，藏政府設有米庫，輸入不丹之米以供民食，又江孜南二站帕克里及卓木之居民，昔年經商致富者多，近已日見窮迫，受外商與貨幣低落之影響也。

(附考)按北雅魯藏布江當即拉薩之西流水，藏人呼為吉曲，印度測量局地圖作 *Yalu*，唐書載為通些川，素音水道提綱稱為噶爾枯木倫江，此水流至曲水 (*Que Shue*) 與雅魯藏布江會合。

八月二十六日 午前雨 由拉木抵德慶——六十六里

夜而至晨不休幸不甚劇七時乘輿出發迴顧降曲覺寺金頂金瓦位於山川形勝之地殊覺壯麗輝煌有古柏一株約為三百年前物沿途道路良好陟一高崗而循雅魯藏布江前進江面漸寬未幾加登寺管家及德慶兩宗本相繼來迎加登寺即在山上因濃霧瀰漫未能望見德慶兩宗本一名洛桑朗卡為加登寺履孜扎倉所派一名扎巴登打為加登寺喇孜扎倉所派因兩喇嘛同為宗喀巴弟子分為兩房德慶為其宗邑共同管轄也世傳達賴班禪為宗喀巴直傳弟子其實訛誤查達賴一世生於宗喀巴未降世以前而班禪一世則生於達賴二世時代不過二人相約互傳法統篤信黃教耳十時易馬行十一時至壩噶宿打尖打孜喇嘛送

至轄界而別。此地民戶不多，小喇嘛寺代表及民衆代表均來謁，所有黃油飯及牛乳清茶等，皆由加登寺準備，且執禮甚恭。余亦宣布中央德意，表示感謝，膳後略事憩息，乘興續進，天已放晴，道路良好，於午後二時十五分抵德慶，宿於民房。

此間全宗民戶四百餘家，居德慶者四之一，而承差者不及半數，其兩宗本及喇嘛寺導師、民衆代表頭人、行署房主頭人等，分班進謁，各獻土產食物，均賞給有差。

(附考) 稽考經典，達賴喇嘛原為觀世音菩薩之化身，任宗教之主宰，本已早入涅槃，唯因誓渡衆生，遂不惜轉生於世，西藏雪山環抱，乃觀世音菩薩之緣地，故自西藏有史以來，觀世音菩薩即世世轉生斯土，而為佛教之主。

「自宗喀巴樹立黃教，達賴一世至十三世均尊奉勿替，尤各同智慧，企圖發揚而光大之。其詳備載各經典——（以上節鈔西藏禪事處所編之達賴事略）英國麥唐納所著之喇嘛之地內云：宗喀巴死於一四七零年，傳其衣鉢者為根登珠巴（按即達賴一世）再傳為貢登甲錯，對於宗教改革力任其事。三傳為索倫甲錯，曾赴蒙古與其大子阿坦勒汗相語，因得達賴之尊號。（按達賴係蒙語大海之意）又云：拉薩附近之別蚌寺有一喇嘛名宗珠巴，日喀則之高僧也。第五達賴幼時奉之為師，乃詔令為阿米大巴佛（金剛化身）後受班禪之尊號。（按班禪額爾德尼為印藏蒙三種文合璧語，班為印語智珠之意，禪藏音前音）為藏語大之意，額爾德尼係蒙語日光普照之意。」自宗喀巴高弟根登珠巴以後，相承不絕，分別得班禪、達賴之

號班禪為其師轉生，達賴則其弟也——以上見西藏佛教原論，與本紀所記互異，錄之以備參考。宗喀巴亦稱羅布藏扎克本，西寧衛人，以明永樂十五年（一四一七年）生，初學經於札什倫布之薩加廟，嗣入雪山苦行修道，別立一宗為黃教，以明成化十五年（一四七九年）圓寂（謝彬著西藏問題）。大地之上，人類孳息，而普渡衆生，厥為འཇམ་མཉམས་པའི་འུགས་པ་奧帕米，彼乃西方極樂地之聖人，由崇拜信仰者之熱誠與努力，乃以己之奧秘傳授於神聖之嬰兒却麗希（即觀世音），奧帕米即淨王玉佛，後投胎為札什喇嘛（即班禪），却麗希投胎為達賴——以上見今出版之西藏爲真，按西藏宗教傳說怪誕不經，達賴班禪之源流，諸書記載極不一致，且多矛盾，皆因採諸人民傳說及經典之不同故也。

八月二十七日午前微雨由德慶抵蔡里——二十六里

昨夜又雨。今晨八時許始霽。余於七時廿分乘輿啓行。所經者為平陽大壩。羣山高度遠遜於前。約行四十分鐘。越德慶界。兩宗本為別。九時五十分抵蔡里錫都（錫都較小於宗）。其續仲（官名小於宗本）澤格五及民衆代表一人郊迎於十里外。行署設於貢陽喇嘛寺之柳林。地面寬敞。尚屬清雅。惟用坐櫬僅十餘張。而式樣不同有六七種。可見人民生活之簡樸。

當地續仲、民衆代表、缺制喇嘛寺導師、貢陽喇嘛寺導師陸續進謁。各獻食物。各有餽賞。聞蔡里所轄民戶百餘。居此者四十餘戶。承差者僅三十餘戶云。

西藏官吏大別為僧俗二種。俗官之重要者為仲戈。有缺百餘。即世家子弟。可以世襲。但限一人。幼年末承襲時。注重教育。或延師於家。或送入私塾。以能書為貴。其書法須經高上（司教育之官署）考核合格。送入知網學算術學期無定。有力者得先卒業。始允為仲戈之承襲者。凡此資格之決定。例於每年十月廿五日。即宗喀巴圓寂之日行之。然後先為噶倫之先導官。司驅逐閑人之任務。繼在噶廈學習若干時。即任為宗本矣。仲戈頭上結髮。戴祭鳥。四品以上始有此裝束。但三品官之子。雖為五品亦戴祭鳥。以父貴也。僧官之重要者為知重。有缺約四百餘。不盡為貴族。亦有平民先入。高上所設之知重學校。學期亦無定。優者為宗本。餘為錫都。

或管庫及文案等職。至於西藏婦女面塗黑色移茶之原因。聞係以藏中多喇嘛。不欲以色相示之。俾其專心學佛。近日習染歐風。世家婦女改塗雪花膏者。亦不乏人。而知重僧官等。惡娶婦女情事。亦未能免。前曾被達賴逐放。現又故態復萌矣。

福康安中堂。撥藏入拉薩時。對於駐藏大臣章制。各處駐兵額數。及五隘路之防備。後方糧台之設置等。皆由其規定。而岳鍾琪由康進兵時。曾發現一種紫花小樹。用風筒吹引。可以為薪。以濟燃料之缺乏。現在并無採用者。良由藏人不知研究耳。

明日可抵拉薩矣。今將未署笨重及不用之行李。於今日先行送達。以便明晨啓行得簡單。而免贅礙也。

八月二十八日晴 由蔡里抵拉薩——十七里

按蔡里之柳林本達賴遊園，例為禁地，外人裹足。余等昨宿於此，異常清淨，且終宵降雨，洗滌塵氣。晨起眺望，旭日融融，俗慮都消矣。八時半乘大轎出發，此轎携運而來，費去千元，純為體制計，不得不爾也。沿途一片平原，行人如織，咸以一觀中央大員之風采為快。約行一小時，至雅魯藏布江岸，用皮船為渡，每船以兩隻拚成，可容十餘人。水甚大，江面甚寬，較金沙江安穩。但在藏曆十五日以後，江水漸小，則用木筏為渡矣。達彼岸時，漢人整隊歡迎，由却讓代本等迎至設帳之休息處。俟同人渡齊後，續進於十一時抵漢民總招待處，分幫設帳，循行稍坐，即至尼泊爾代表

及回民代表等之歡迎處，旋赴噶廈歡迎處，藏兵及近衛兵約千人，全副武裝新鮮整齊列隊致敬，哲康策許兩噶倫及四品以上全體官員鵠迎入帳，鼓樂喧闐，禮節隆重，略談片刻，即入駐行署，萬頭攢動，歡迎聲激遠近，邊氓傾向中央之熱烈，於茲可見，時為下午一時也。

行署為龍蝦宅第，藏政府所沒收，寬敞尚敷用，並與噶廈衙署及大招寺為鄰，繁盛之區也。四噶倫澤墨、冷中、哲康、策許來署拜訪，并餽禮物，寒暄而退，熱振派其扎薩克來謁，并餽禮物。

午後六時，往朝大招寺，為西藏最高之寺，凡藏中達官顯宦及外來大賓，例須先往朝謁，以示崇拜，余等自當循例以行，由藏

方招待員賴心墾借辦酥油、哈達、賞錢等。先朝釋迦、觀音、宗喀巴、前輩達賴等佛，後朝七世贊普及文成公主等，屋宇莊嚴，古佛羅列，有一釋迦佛為文成公主由印度請來者，殿上仍供，當今皇帝萬萬歲之牌，可見與中土關係之密切。殿為二層樓，不高，入門鞠躬如也。寺外泉山環抱，河流縈帶，不愧佛地。附近街道尚寬大，民房皆二三層，下層仍為飼養牲畜之用。全寺不甚清潔，夜無路燈，以早起早眠為習俗。午前五時，商舖即開始營業。此誠極好之風氣，惟聞藏人對於烟賭嗜好，近亦多習染，為缺憾耳。

聞三大寺之組織大致相同，哲蚌寺分四大房，色拉寺分三大房，加登寺分二大房，房下分部，部下分區，各有首領師傅，不必

為藏人，惟鐵棒喇嘛因語言關係，外籍不得充任，蒙古之喇嘛僅在本區內使用蒙語。哲蚌寺中遠方區內，外蒙察熱綏之蒙古喇嘛二百餘人，今晨曾派代表前赴蔡里歡迎云。

本日所見藏方各官服裝，全為避清之黃袍翎帽，而軍人之服裝槍枝，皆係購自英國，其標法禮節等，亦為留英學生所訓練，大致精神尚好，但以文武官服制之時代性相較，當相差數十年，此種情形，雖內地亦所難免，聞本日可以出迎之士兵，尚有千餘，因無整齊之服裝，故未參加耳。

拉薩二字，漢意為佛地，即唐代吐蕃所都之羅娑城，并無城郭，位於廣野，而象山環抱，河流縈繞，氣候適宜，風景優勝，誠

不愧其名也。

(附考)大指建自唐時，廟極壯麗，周圍起樓閣，凡三層，殿宇瓦蓋均係鑿金，光輝射目。內塑像萬餘計，廟前大碑一通，為大唐文武李德皇帝御製碑文，與贊普聯盟誓之誼，所謂甥舅聯盟碑也。今文多剝蝕不全，僅存百餘字，相傳為褚河南所刻，鈎畫蒼勁，用木柵環衛之。碑前係海眼，用生鐵塞，上用石砌，有古柳二株，蟠曲若龍，為唐公主手植。今藏中各柳，必俟此柳飛絮始漸生梯，亦異事也。——(以上錄自旗林紀略，海寧徐贏所著，徐為清道光時人)大指寺有御賜額曰西竺正宗。

康熙間，川陝制軍威信公岳鍾琦征勦西藏，事竣，公住大指，班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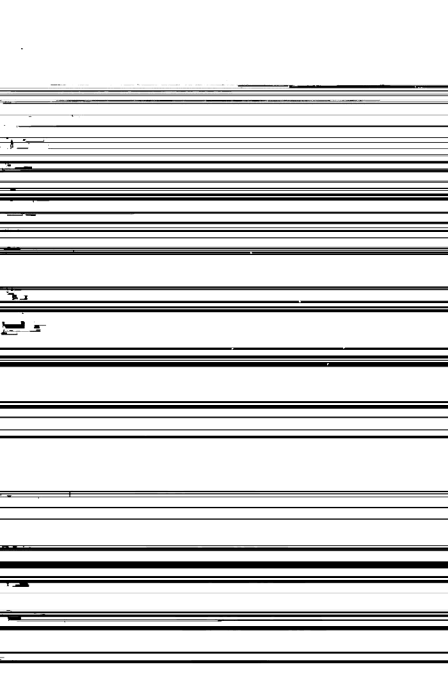
達賴陪從，班禪進糌巴一團，公不受。班禪擲入大殿柱中，當成石球。至今指撥之猶動，特不能取出。達賴後進糌巴，公置之鞞局中，晚間取視，成一佛像——（摘錄同上）。

相傳建築為文成公主親設計，尼泊爾公主妬其完備，稍稍塗改之，故入門巷道湫隘。殿左有小綿羊一隻，云建築時，曾獻土為助云。

八月二十九日 晴 駐拉薩

晨九時，偕本署職員，乘輿往布達拉山，朝布達拉宮。此為藏政府所在地，即「普陀」之轉音，行約一小時，由山後登，在熱振司倫下馬處降輿，拾級上三四層樓，至大殿，朝拜達賴遺座，高四五尺，上仍供設舊日長袍，余遮貢及哈達，一鞠躬。本署職員均遮哈達，殿中

設有坐墊，余座略高，熱振之室座在達賴側，高約三四尺，因設專使座，未便出席，旁有一矮座為總堪布席，因任傳遞哈達之役，亦未就座，其餘僧官羅立，俱無座位，門外朝官者皆席地坐，向例非四品官不能入殿，本署人員中央所派，自屬例外，適却讓代本亦着禮服來朝宮，余由僧官供獻清茶、黃油飯及烤麩包後，即往晤熱振，司倫於客室，由司倫出迎，互遞哈達後就坐，一案三椅，熱振居主位，余次之，熱振椅上黃帔，椅下兩墊，餘為紅帔一墊，因宗教之關係也，余代國府主席、五院院長、軍事委員長向熱振致賀其攝政，向司倫致候其健康，并介紹本署職員進見，熱振年約二十餘，相貌清癯，語言明晰，惟體格欠豐滿，司倫為達賴之姪，年三十一歲。



唸經後拈定，即現在之熱振亦由此而生產者。至於各殿所陳設歷代寶器，充斥眼目，以數千百年之收藏，其豐富當可想見也。沿途均有乞錢者，本日已準備藏銀百兩作為布施。午前十一時許回署。午後二時，司倫來謁，并獻禮六色，計鷄子二百枚，羊一、豬一、馬料二包，米一包，黃油二包，坐談半小時而去。按司倫為藏政府之官名，其地位介於達賴與噶倫之間。如內地之國務卿。噶倫之官署名噶廈，如內地之行政院。有噶倫四，三俗一僧。凡噶廈決議案，必先報司倫，經司倫覆核後呈請達賴命令公佈之。故司倫必須老成練達熟諳政務者始能充任。

明午噶倫喇嘛就職，余派李秘書國霖往賀，但明日定拜訪

熬振及司倫之時間，或將因此更改。

(附考)唐吐蕃王綽爾松贊幹部，好善信佛，頭頂納塔葉佛，在拉薩山上誦旺岡爾經，目名為布達拉。唐公主因拜木薩，恐有外侮，遂修布達拉城垣，上掛刀槍，以嚴防禦。後因藏王莽松作亂，經官兵拆毀，僅存觀音堂一座。至五輩達賴喇嘛掌管佛教兼理民事，修止白寨，又清代辦事務之桑結嘉木錯，修立紅寨，又內外房屋金殿佛像重修。當時乾隆五十九年，至今一百四十餘年，平樓十三層，盤磴而上，有金殿三座，下有金塔五座，西殿有宗喀巴手足印，世為達賴坐床之所。以上見和寧西藏賦注。

八月三十日 晴 駐拉薩

開哲蚌寺為西藏三大寺之冠，亦世界之最大寺廟，距西門三英里半，前清規定有喇嘛七千七百人，近以生活困難，皈依者衆，已近萬人。一世至四世之達賴，皆坐床於此，其建築形式，係仿照印度之佛教院，古氣盎然，擬於明後日往朝，按哲蚌二字，係白米堆之意。

十一時訪熱振於西堤寺，地方清潔可愛，有喇嘛三十七人，熱振著黃龍袍，肩披紅布，於殿台上設一案二椅，彼此對坐，台下設長台及椅，為本署職員席，西藏各官員俱無座位，少坐寒暄，攝影而別，聞熱振寺在拉薩南百餘里，有喇嘛三百餘人云，繼訪司倫於其私邸，屋高三層，地址寬敞，結構精麗，敘談甚歡，於十二時半

回署。

午後一時至四時，來謁者絡繹不絕，計有莫龍寺扎薩克、川覓林寺管家、噶倫澤墨、噶倫冷中、總堪布、噶倫笨許、彭干佛公等。噶倫喇嘛因就職未克前來，派員獻禮。晨間曾有色拉寺重要堪布及白地堪參（即東方區）之代表來謁，并獻食物。因朝哲蚌寺未得延晤，計西藏各重要官員，本日皆已接見矣。

八月三十一日 晴 駐拉薩

上午來謁者，有班禪大師駐印代表康福安、哲蚌寺羅篩林代表三人、亞巴扎桑代表、廓莽扎倉堪布領袖等。色拉寺哈東堪參代表、加登寺堪布等，并各獻食物。余於十時往噶廈訪回噶倫，午後

一時起，又歷訪四噶倫及彭干佛公於其私邸，并分餽禮品，同時由劉總參議、陳參議等分道拜訪各官員，并餽禮品。

關於冊封致祭各事，派定陳、巫兩參議與噶厦會商進行。

西藏軍隊共有十四代本，每代本等於一營，有士兵五百人，下設如本二，各二百五十人，如本下有甲本二，各一百二十五人，甲本下有定本四，各三十人，每定本下有什長三，各十人，各代本俱統屬於噶倫。駐拉薩者有四代本，中以新青年為多云。

九月一日 晴 駐拉薩

六時起床後，即有功德林之扎薩克來謁，并獻食物，其呼圖克圖現在哲蚌寺學經，故未偕來。旋色拉寺姐扎倉之堪布來謁，并

獻食物，伊曾到北平、南京，得知內地尊崇佛教，極為歡悅。

八時半乘輿往朝塔蚌寺，循布達拉山迤西行，路寬平，柳園夾道，流水潺潺，殊增逸興。未幾北轉，道雖較狹，亦屬坦途，約十里見半山崇樓櫺比，恍若洋樓，即該寺也。鐵棒喇嘛二人迎候於山麓，相偕登坡，約里許，抵寺門，象堪布率數千喇嘛鵲立兩旁，欣喜之狀，至為熱烈。至大殿下降輿，升殿登樓，坐設於佛堂中央，高居堂皇，羣鶯異數，象堪布及鐵棒喇嘛侍坐兩側，酥油茶、清茶、黃油茶、麵食，一獻再獻，羣誦吉祥經，并致希望之詞。余表示謁識接受，代中央當局敬致慰問，并報告內地官民信仰佛教情形，皆大歡喜。旋往朝彌勒佛、藏王及第二、第三、第四世達賴之金塔，蓋除一

世之塔在扎什倫布。五世以後在布達拉宮外。餘均在此也。有真金所書之三藏經。以紅檀木為夾。象牙為邊。雕刻精緻。係五世達賴時物。又有元朝賞賜叭叭國師之紫檀刻十八羅漢及呀巴扎倉之大威德像。均為希世之珍品。余等不遠萬里而來瞻仰。眼福誠不淺矣。大殿樓上供小佛像甚多。達賴班禪之相片。并列供奉。亦一堪注意之點也。

朝佛後。歷訪四扎倉呀巴。羅桑林。個馬。迭養。並朝其所供之佛。該處喇嘛優禮備至。獻哈達及禮品。余亦為瓊瑤之報。計該寺新舊堪布十一人。各有餽賞。另送公禮一份。無不歡謝。嗣往個馬扎倉所屬之哈東堪參。即東方部。及其所屬之曲珠密參。即內外蒙

東三省，熱察綏，各地喇嘛，有二百餘人，內有漢僧數人，聞每人每年可得公份十餘元，而生活費須三四十元云。最後至扎喜康薩，即吉祥屋之意，為達賴來寺時駐節處，有宝座設於佛堂，為禁地也。以上三處，皆餽以禮品，惟於引導之鐵棒喇嘛二人，例無送禮之必要，乃各賞川洋十五元，余等於午後二時許下山，及抵行署，已四時矣。

九月二日 午前雨 駐拉薩

本日往朝色拉寺，晨八時乘輿行，在拉薩北一英里半，色拉二字為慶賀之意，為三大寺中之次大者，額定喇嘛五千五百名，有三個扎倉，即姐扎倉，呀巴扎倉，涅扎倉，昔時之漢兵大營，即在其邊，寺前有大壩，原為練兵場，今改為機器廠矣，地勢較哲蚌寺平

壇房舍亦甚清潔可愛。余等抵寺，先登大殿，進茶點，分餽禮品，并代表中央敬致慰問，衆皆欣悅。旋即朝拜各佛，歷訪各扎倉，招待均極優渥。涅扎倉所供之佛，有一馬首金剛，聞甚靈驗云。哈東堪參，即東方區，白地堪參，即漢人區，共有喇嘛三百餘人，均曾到訪，以示聯絡。聞寺中有至寶二，鐵杵及人頭骨，骨上現有十二佛像，惜匆匆未及瀏覽。計本日來寺，送公禮一份，四堪布各一份，西副堪布各一份，西堪參各一份，西鐵棒喇嘛各一份，於正午離寺。

該寺於民元險遭兵燹，其時川康發生衝突，謝國樞懼聯豫見殺，乃投入色拉寺，率喇嘛以拒漢兵，相持未下，適漢兵以糧盡詳變而圍解，寺得保存，亦云幸矣。但與哲蚌寺時有齟齬情事為

遺憾耳。

余等回暑途中，順道往朝小姑寺，規模甚小，其佛祖為尼泊爾公主所請來，富有歷史性耳。繼往拜訪總堪布，伊曾供職西康十四年，深知康民痛苦，並於中藏和好，尤渴望不已。

下午却讓代本來訪，色拉寺金川堪參派代表來謁，并獻食物，當賞以綢巾及茶葉。

拉薩天氣涼爽，鮮有超過華氏寒暑表八十度以上者，惟道路低窪，到處有積水，沒腰，倘遇春夏多雨之交，常有行不得也之嘆。拉薩男子多為喇嘛，以能受人供奉也，故政界服務者，本地人少，後藏人多，婦人來往街衢者，觸目皆是，且多大腹便便，聞藏人

對於貞操問題，不若內地之重視，以致花柳病至為蔓延。此於人口種族大有影響。深望當局提倡衛生，並發揚樞道德，俾此優秀之民族，得以與時代同臻進步也。

(附考)色拉、哲蚌均宗喀巴弟子所建。傳鐵棒自印度飛來，現存於寺內一小山巔。其柄則置於三頭馬面金剛當真護法神之頂。西藏人羣以此棒實具靈異。信照者衆。質品極多。此棒用以降魔。每屆新正，則以此棒送往達賴敬而受之。一般平民僅得向之泥首而已。小拉寺亦名巴漢格廟。並蒙語也。相傳為尼泊爾公主所建。乾隆二十五年御賜額曰：考閣真境。

九月三日 晴 駐拉薩

九時至十二時，接見官民數人。計俗總司令兼衛隊代本江治僧

總司令漢人岳國清、馬國楨、李榮林、馬金穗、擦絨扎薩克、雲南幫馬君、北平幫曹君等。擦絨扎薩克為前任首席噶倫兼總司令。新派之領袖極聰明幹練，談話尤歡。

午後一時，恭拜擦絨及僧俗兩總司令，並訪前噶登池巴蘇士布齋於玉龍寺，年已八十餘，極有道行，為西康鹽運霍縣人，以救濟民生維持佛教為請，余備加慰藉。嗣訪僧官招待員木朱後，即回署。西藏之官分僧俗，僧官各知宗，正缺百三十餘，小差二百餘，共四百餘，俗官名仲戈，正缺百七十五，官之辮髮累累者甚多，惟官俸甚薄，噶倫年俸不過二十四平，即千二兩，合國幣不過四百大洋，故其生活專恃個人采邑之收入，但僧官無采邑者，則困苦殊甚，於是為

大官者不得不取之於公家，為小官者不得不取之於民，欲求吏治之清明，當須相當之改革也。

抵此後，轎夫挑夫之不須用者，計百餘人，本日遣令東歸，每名發川資二十元，賞洋十元，此後須用烏拉，由藏政府備辦矣。

九月四日 晴 駐拉薩

定康、欽瓦、汪却、然色三人來謁，為西藏管教之大堪仲、官名仲伊、欽母，此缺有四人，現虛一未補。審計部之仔本處告及桑柱頗章先後來謁，并獻食物。桑柱頗章為世家子，年三十一歲，新受仔本之任，聞與龍蝦素有關係，中政界暗潮較內地無不及也。格西奪吉曲巴，前到內地講經，蒙藏委員會曾餽五千元，今派其徒來謁。

并獻禮物，克什米回民代表四人來謁，并獻食物。咸稱余去歲在新疆之勞苦，經民愛戴，甚為感謝等語。足見伊等尚讀報章，誠難能可貴。

午後一時半，歷訪熱振之扎薩克、江孜商務總辦及却讓代本，并承却讓留款晚餐，盡歡而回。

晚間，邦達昌之次子來謁，據稱其四弟乃嘉為如本，統民約千人，其上并無代本，曾由藏政府發槍三百餘枝，復將龍拿代本所部繳械，得槍三百餘枝，大砲三尊，彈千發，但此次事變離江卡時，僅有烏拉二百餘馱，尚須搬用家中貴重物品，故推測其所攜去之武器約有槍三百餘枝，彈八萬發，大砲三尊，彈百餘發，實不能盡數。

以行也。

又據云，西藏每年出口物品之大宗為羊毛，約百餘萬盧比，次為麝香與皮張，各約五十萬，再次為牛毛，約五萬，共約二百餘萬。以前邦達昌為達賴代辦羊毛相商之贏利，雙方各半，一年後改定達賴得三之二，邦達昌得三之一，共經營三年，自民十九迄民二十一，達賴所獲約四十餘萬，綜計達賴平生之積蓄，有銀七百餘箱，約值百餘萬元，有金條約值百餘萬圓，寂以後，以其金條營其金塔，又由政府向印度政務署收買五十條，始足建築之用，其實貴尊崇固未可厚非，然若移為生產事業之用，則有裨於國計民生不亦偉乎，邦達昌專營出口貨及滙兌，不辦入口貨，因恐零售欠

賬不易獲利也。自昔藏民向政府借款，須有安保二人，每年由十月十五日起，月息一分，以一年為期。逾期一日，每兩罰銀三錢，并歸保人負責，故無敢短欠者，甚矣。上下交徵，古人所危，余不禁為西藏前途憂。

(附考)按邦達昌為西藏半官經營之商業，其老主人名宜江，西藏江卡縣人，其所居之房舍名邦達，亦猶內地之堂名，康人無姓，即以房舍之名冠於字首，稱為邦達宜江。昌者，藏語讀慈音，即商號之意。先是宜江在印度經營小本營業，清末達賴出走印度，宜江竭力供奉之，並為之多方奔走，乃得英人之助，使達賴民元返藏，達賴感其義，出資使擴充其營業，期年頗有贏餘，復多給資本，與之合股，并下令全藏出口貨統

由其專運，資本日益雄厚，乃某辦西藏糧賦及民間信用貸款，向日藏高小本者不能與對敵，恨之刺骨，乃刺殺之。宜江已死，由其子繼承營業。

九月五日 晴 駐拉薩

大招寺代表於今晨九時來謁，并獻食物，據稱該寺有喇嘛五百餘人。

僧官招待員朱見告，拉薩人口不及萬戶，而志書所載為五萬餘人，大約包括三大寺之喇嘛，為數近似。

拉薩房舍不多，市場則環繞於大招寺，以北街較為稠密，店主多尼泊爾人，并無華商，各店前均設貨攤，大都為次等洋貨，日

本質尤充斥，吾人於自愧之餘，應作何感想。

得王澤民函，報告陸大校務。八月八日南京中央日報於今日寄到，計程二十七日也。

定明日朝加登寺，飭員準備一切，關於冊封致祭事宜，晚間共商進行。

九月六日晴 由拉薩赴德慶一四十三里

布達拉宮僧官送到佛像三百二十尊，交王副官敬攜返京，以備各友好請餽供奉。王副官明日先行首途。

九時半，乘輿往加登寺，偕王醫官、李秘書及照像員二人同行。連同衛士、勤務兵、轎夫等，共三十二人，招待員朱先發，却讓代本及陳

亟而參議、高副官、郭隊長等送至河干，乘皮船渡登彼岸，有蔡利宗本支帳招待一切，少坐休息，肩輿續進。於下午二時半抵德慶，為從容計，一宿再行，仍以來時所寓之屋下榻焉。德慶西宗本郊迎數里，復偕頭人來謁，并獻食物，各賞綱巾一條。

本日天氣晴和，道路良好，惟經過河流皆無橋梁，時須涉水耳。

九月七日晴 由德慶抵加登寺（即甘單寺）——四十三里

晨六時，令運送禮物者先行，行李馱馬次之，余於六時四十五分出發，因在氣未愈，不便騎馬，遂準備絆夫四名，乘輿循江岸而上，德慶西宗本遠送始別，道路平坦，於九時半抵加登寺山麓，該寺派管

喇嘛來迎，相偕登山，路雖寬而不陡，但甚崎嶇，行至山巔已十
一時，又有鐵棒喇嘛二人來迎，寺在山巔之後，平時朝山者例應
在此下馬，余乘輿下岡，由寺後繞至寺前，在達賴降輿處降輿，衆
堪布鵠立迎候，步行至大殿，登樓下榻焉。

加登為極樂之意，寺在山巔之谷中，四山環繞，遠望如都市之洋
樓，距拉薩之東北三十五英里，為宗喀巴大師所建，大師居此修法，其
墓在焉，此寺在三大寺中，人數最次，而地位最尊，為佛教之最高學
府，向有一教長，名曰噶登池巴，非各寺經師中之特優者，不能充任，本
寺管轄權屬於兩房，即宗喀巴兩弟子獎支與香支之裔，獎支房
下分十二堪參，香支房下分十二堪參，共有喇嘛約三千餘人云。

余於午膳後，先至大殿朝宗喀巴，旋與眾堪布寒暄，并送公禮一份。次往藥支與香支扎倉朝佛，并送各扎倉之新舊堪布禮物。哈東堪參借香支佛堂款待，亦餽以禮物。最後往見噶登池巴。其地位在達賴班禪之下，象喇嘛之上，坐殿接見。余以朝佛之禮見之。年齡不過六十二歲，為康定人，頗精明，驚聞凡任此職者，非至八十高齡，不能臻斯大位。人言固不足盡信也。參觀達賴室座及宗喀巴臨終之像，覺其像豐腴，與塑者不同。回至大殿，瞻仰文成公主親繡之佛祖及十八羅漢像，金線猶新，或為收藏之功歟。宗喀巴之齒及其所用之飲茶牛角碗鉢等，所坐之大金椅，所親塑之泥佛，鍍金之蓮花佛，并其師之手杖，均為鎮山之寶。殿前有金額一方，上題「宣慈數福」。

四字清道光帝所頒賜也。西藏棒喇嘛引導參觀，各送禮一份為謝。

山間氣候較拉薩為寒，非帛不暖矣。

(附考)加登為兜率之翻譯，意云喜俱足也。明永樂年間，西寧有宗喀巴出遊學西藏，目擊西藏紅教之弊，慨然有改革之志，乃尊阿提沙之宗，兼取布頓之說，合二經咒，勵行律儀，而復擷取各派所長，融為一說，宗喀巴之為人，學問德行均優越當時，故教化所及，靡然從風，門人學者皆黃衣冠，時人目為黃帽派，乃在拉薩東南建迦登寺，傳宏其學，益見廣播，藏土久弊之佛學，至是乃獲一旦昭蘇。

九月八日晴 由加登寺返德慶——四十三里

七時三十分，啓節言旋仍循來路，泉堪布及各執事喇嘛歡送於山巔，余降輿稱謝，并勗其對於國事共同努力，無不欣感。八時半，下抵山麓，休息十分鐘，繼續前進，德慶兩宗本迎於途，十一時半抵德慶，再宿一宵於舊處。

聞噶登池巴亦於今日下山回拉薩，駐宿此間一寺內。按噶登池巴之任期為三年，不得連任，其順序以有學識而善雄辯之喇嘛按次排定，另由達賴任命之。

據招待員木朱云，拉薩有警察二百名，因達警察極少，有之亦不過口角及偷竊等事，故警兵之在崗者，或坐或卧於崗亭中，實無所事事，其月餉連伙食僅十五兩，制服由公家發給，除拉薩外，

他處尚無崗警之設置也。

德慶之南山後有桑鷲寺，對河有野巴寺，均為紅教著名古刹，各有喇嘛三百餘人。野巴寺之山，林木扶疎，并有飛禽走獸上下往來，風景殊佳，且距拉薩近，一日可以來回，故遊者歸之。

九月九日 晴 由德慶返拉薩——四十三里

晨七時登輿，德慶兩宗本偕送，至大壩。九時卅五分抵蔡里，其宗本支帳歡迎，并送鷄卵數十枚。護法寺喇嘛亦來遞哈達，并獻食品，當回送哈達，并賞銀五兩，少坐續行，十時二十分達藏河邊，乘皮船渡，馬在船中，遇水淺處，有不肯前進之弊，不可不注意也。郭隊長迎於河干，蔣參議迎於拉薩前數里，偕至行署，為十二時。

二十分。

午後披閱各方來電，分別批復，并接見噶廈所派辦理冊封致祭事宜之僧俗二官，令與陳巫西參議磋商一切。

九月十日 晴 駐拉薩

尼泊爾駐拉薩之副官代表偕職員二人、翻譯一人於晨八時來署晉謁，并獻政代表之相片及紀念象牙盒，談敘甚歡。

九時，往訪澤墨噶倫，對於中藏關係，互相傾談，是日噶廈公宴本署職員於行署，午趨席，晚趨席，四噶倫均到，至暮始辭去，却讓代本有恢復四品官之訊，伊頗為欣悅，余更於席間感稱其沿途招待之勞，更使其滿意也。

最富豪彭干為最安適。至於噶登池巴則在喇嘛中為最尊崇。因其學識優越也。聞此次達賴圓寂後。羣擬前任噶登池巴尺蘇為藏王。伊力辭不就。并由其製作糌巴三枚。將熱振現任噶登池巴及在色拉寺曾為達賴師傅之某堪布三人姓名書裝糌巴之內。在叭叭虛布學熱（殿名）唸經拈出熱振為藏王。但熱振僅允代理二年。其謙遜之風有足多焉。

司倫一職。為十三世達賴所創設。原有三名。即夏渣、雪降及其姪。現僅有一名。按司意為全。倫為大臣之稱。司倫者頭等大臣也。白例達賴或班禪圓寂後。鹽漬其屍體。體下洞一孔。使流水分。俟乾燥為骨架。着衣冠置於金塔之內。另造像於塔窗。為人瞻仰。此

與火化入塔不同，所謂肉身成佛是也。但今日科學昌明，可以剖去內臟，用防腐法保持屍體，而置於面部有玻璃之棺內，能時時望見真容，如總理遺體之辦法，此又非西藏陳法所可比擬矣。

本日天氣更暖，可著夾衣。

(附考)西藏本為王國，自唐高宗時始封贊普(藏王之意)為驛馬都尉，西海郡王，唐代相沿，俱受中國制命。元時世祖封番僧八思巴為帝師，大寶法王，以領其地。後嗣蘇其統，然藏王仍在也。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平藏，後封康濟羅為貝勒，阿爾布巴為貝子，隆布羅為公，頗羅羅扎爾羅為噶隆，後頗羅羅以擒逆功，迭邀恩命，封至郡王，領藏事。卒後次子朱爾墨特那木扎爾羅，乾隆十五年庚午謀逆，伏誅。爵除。十六年辛

未奉諭旨，凡藏地均屬達賴所轄，設輔國公三人，一等台吉一人，噶布倫四人，各頒勅諭，以後西藏遂不封汗王及貝子，政教大權遂集於達賴一身矣。

九月十二日 晴 駐拉薩

早膳後，歷訪司倫、喇嘛噶倫、笨許噶倫，暢談中藏事，聞自本日起，各官署宴會三日，停止辦公，商上內部職員，則連宴十日，如內地之假期，舉行同樂會，然其宴會所食之物品，為羊肉、羊腸、羊肝及大麥餅各若干，但余等所負之任務，將因而愆期，已託却讓從中催促，以免久曠耳。

藏人衣服之質與色，視貴賤為區分，與遼清內地所規定者

同。這賴班禪能衣黃色，高等官吏能衣綢緞，普通官吏及平民，僅着暗色之布袍，其袍極寬博，腰束以帶，胸間空廣如囊，凡日用所需之小件物品或食物，皆儲其中，便利殊甚，清潔與否，所不計也。腰帶上繫小刀或烟具，如古之佩玉然。至於婦女之裝飾，貴賤相殊極遠，金珠玉石，遍體燦爛，或為耳環，或為約指，或為釧，有一身之值逾十數萬者，其豪貴愛美，可以想見。服飾略同蒙古裝，長袍尚紅綠色，外罩長馬甲，腰束各色綢巾，並繫花布圍裙，足登長布靴，髮結細辮，多合分兩大股，上戴三角架，中鑲各項珠寶，貧婦雖無珍飾，亦有簪品為點綴，近於雪花膏已普遍應用，不必再塗五色茶矣，念珠之為用極廣，男女皆有，繞懸於腕，既賴以誦經，復藉以

計數其製為牙為骨或水晶寶石之類則不等。

見有兒童放紙鳶者多為四角形極其簡單在今日之西藏此種玩具當然不能求其新異也。

九月十三日 晴 駐拉薩

本日氣候將至七十度余於午後一時半偕同人往扎什噶參觀機器廠及兵營距本市約五里抵廠時有軍隊百餘人於蔡林代本指揮之下在門前廣場整列行禮歡迎進至二門降輿由郎中噶倫及擦絨扎薩克招待。主一為總辦一為會辦也。辦公室中除總會辦各設高座相對於台上外其餘各辦事人員均席地而坐於台下並無棹椅內分七局其情況如下：

一、銅元局。有機器四部。每日能鑄銅元五千枚。銅料係購自印度者。

二、銀元局。現已停工。其能力與銅元局同。

三、紙幣局。有機器三部。本擬印刷紙幣五種。分十藏加、二十藏加、五十藏加、一百藏加、一千藏加。但現僅有五十藏加一種。其需用之紙。係在工布地方設廠所造。質色尚佳。

四、電燈局。準備裝置電燈二千盞。但現在電桿尚未架設。實現尚須時日。

五、軍械局。製造槍枝。係仿英式。殊欠精良。槍身過短。表冊不佳。其缺點一。槍無鐵蓋。槍膛彈簧鬆弱。放射三五發後。即

告卡子，且命中精度，未經試射，其缺點二。聞每槍以一工人製造，需時六閱月，成本過鉅，其缺點三。有此三項缺點，倘不研究改良，何能施諸實用，但刻下業已停造矣。此局為昔年欽差衙門所設之軍械製造處，於前年始移併此間。六。農務局管理開墾事務，現在內地來此僑居之商民，歸其管轄。

七。文書局辦理全廠文書事宜。

該廠房舍尚清潔，機械則甚簡單，每月經費為青稞二百克，銀二百兩，工兵共有八十七名，其工資以日計，工頭一兩五錢，上等工人四錢，次等工人三錢，另發月糧青稞各三克，即三斗是也。

出廠後，至隔鄰兵營參觀，操場寬廣，營房為新建，於前年始完成。昔駐兵千餘，自達賴圓寂後，宮批拉失敗，官兵譁變，散去不少。曾一度由色拉寺派喇嘛三百名來此防守，并要求政府不再駐兵於此，故現在兵額不過百餘人。歸蔡林代本指揮，士兵之服裝尚整齊，精神亦佳，惟缺乏學術科。且軍官臥室中，遍懸中國美人圖畫，紅粉金戈，交相輝映，別饒風趣。

蔡林代本原為哲孟雄人，其父於英藏衝突時，被逼入藏，由前駐藏大臣呈准入藏籍。伊於十二歲時，入印度大吉嶺聖保羅學校讀書六年，有志向學，與擦絨扎薩克為連襟，現其采邑在江孜附近，亦新將校中之學青年也。

扎什城昔為欽差大營，駐紮內地軍隊，其游擊千把總及外
委之衙署均在城內，并有城隍廟及關帝廟，辛亥事變時，皆為藏
人所燬，今城址無從辨識，惟廟前石獅猶存，認銅駝於荊棘中矣。
回署已午後五時，聞巡禮團黎丹君由青海入藏，已抵黑河云。
九月十四日 夜雨 駐拉薩

上午九時許，司倫之掌餉官來謁，并獻食物，其人相貌魁梧，談
吐亦佳。

正午偕本署職員應熱振之宴，宴設於私廟之佛堂，花卉繁
茂，梅菊尤挺幹可愛，聞多得自印度與尼泊尔，余入佛堂，熱振親
遞哈達，余因招待員言未攜帶哈達，致無以為報，頗覺不安，旋入

席分三棹，余與劉蔣陳巫諸參議為一席，居佛堂之東而面南向，由楊喇嘛及熱振之扎薩克相陪，熱振因不食魚酒，不能親陪，故另設一席，其餘各秘書副官等，設席於台下，杯盤肴饌，并皆豐美，賓主尤為歡洽。

席間熱振諄諄以早日恢復中藏關係，保持永久和平為請，尤注重於西康問題，余除表示同情外，乘機縱談世界軍備及經濟之狀況，并詳述國際趨勢，闡發非團結不能圖存之至理，熱振似有感動，關於中央政治軍事經濟建設諸端，亦概略報告，熱振頗為驚異，由此觀之，上下內外一切情形，或未為邊區人士所深悉，其思想眼光未能隨時代之轉移而邁進，如之何其能免於隔閡也。

午後三時回署，據報王副官維崧已於今晨由江孜南下矣。

九月十五日晴 駐拉薩

八時餘，擦絨扎薩克派人覲點心，嗣有香加或代本及僧官來署，與巫陳兩參議商冊封事。

午後一時半，往布達拉山參觀達賴金塔，由澤墨噶倫招待。噶登池已與若干刺嘛在該處誦經。塔凡三層，與第五世達賴之塔毗連，高亦相等。據云須用黃金二十萬兩造成，塔門上完全鑲嵌珍珠、松耳石及各種寶石等，燦爛奇麗。希世之珍，均為達賴生時各善男信女所供奉者。聞擬本月二十二日開光，因是日為釋迦佛朝天回宮之日。各世達賴之塔，以第五、第十三、四世價值最鉅。

因其對於政治宗教上之貢獻獨多，故不惜傾民力以崇奉之也。繼參觀知宗學校，由該校導師迎入教室，因有護法神在，不能全體入內，僅請余及巫參議二人參觀。余向護法神遞哈達後，坐於特設之位，導師位於室隅，旁坐學長二人，有學生四十六人皆席地坐，年齡十二至二十，頭戴大紅冠，身披僧袍，見余皆脫冠致敬，每人手持木板一，長約二尺，寬約八寸，為習字用，筆為竹製，墨水壺為瓦瓶，或牛角，并各有木箱一，大小不等，以儲物品。每日功課午前誦經，午後作文，習字，由學長及導師指正之。公家供給早晚膳，午膳自備，畢業無定限，繫於程度之優劣，自一年以上，有至十二年尚未出校者。其入學校方式，或由三大寺保薦，或由四大中

譯文下，以世家之裔居多，現在四十六人中，平民子弟僅六人耳。

旋經製塔處略進茶點，即至刻經處參觀，係五世達賴所創設，而為十三世所擴充，現有經板五萬四千方，合為一百部，版為梨木製，堅硬光滑，足垂永久，在西藏文獻上，殊有重要價值也。

由此出西門至刻佛處，工場為兩層樓，有金工銀工等二百餘人，分刻佛與鑄佛兩種工作，刻佛者，先以金銀等溶解，和以膠，使成軟質，揉具佛形，以畫成之像貼其上，然後順其高低深淺方圓，橫直奏刀而下，既速且工，傳係中工之舊法，至於鑄佛者，則先製模，以金銀溶化而澆成，工人之藝與術，尚屬優良，現皆從事趕製金塔矣。

布達拉宮分東西南三大門，或為喜慶所往來，或為喪儀所出入，或為平時所通過，皆有規定。余等倦游回署，已午後四時矣。

九月十六日 晴 駐拉薩

上午九時許，四噶倫來署，舉行談話會。本署參議以上列席。首致寒暄後，開始商洽中藏問題。此為正式談判之第一次。所有交換意見情形，分記如下：

(一) 澤墨噶倫歷敘中藏之歷史，結論主張先議中藏懸案，俟有結果，再舉行冊封致祭典禮。我方主張先行典禮，以完使命，一面談判。

(二) 藏方主張先解決西康問題，其希望有二點：

甲、中央承認民國二十年唐柯三與却讓所議之九條。

乙、青海撤還海南及俄洛之兵。

我方對於甲項決難辦到，因唐却正商議間，值二十一年之戰役爆發，已另訂岡托協定，對於乙項情形不明，不能即答，並主張先行議定中藏之關係，則地方問題較易解決。

(三) 藏方擬請英國以外之第二國人居中為證，我方以內部問題，無庸第二國干預。

(四) 藏方詢班禪由海道回藏能否辦到，我方答以在保持班禪尊嚴與維持西藏治安兩大原則之下，可從長計議，以余個人調停意見，班禪酌帶所需衛隊，不帶多兵與多槍。

於西藏治安必無妨礙。路線問題似可勿須討論矣。藏方允為考慮。

以上談判後，時已正午，遂散會。余於膳後二時，偕同人參觀盧布林剛宮。盧布為可愛之意。林剛即柳林也。係達賴避暑處。由後門入，管理該宮之澤墨噶倫及總堪布迎候於門。先至日光宮，即達賴朝會之所。中設宝座，如清宮體制。陳設富麗。在上殿進茶點後，登二樓三樓參觀。達賴觀劇處，誦經處。下樓至別宮，乃達賴之起居處。平時修法於此。左有千手觀音，右有護法神，旁為達賴圓寂處。屋不大而精美，普通人不能入此。余適哈達行最敬禮，并攝影紀念。其對面為四噶倫辦公處，蒙其設麵席招待於此。繼往近

衛兵營由代本率隊相迎。中一大殿。聞達賴接見英人多在此處。前記催科代本之言不虛也。東西兩便殿為達賴來此時之休息處。代本在殿前設茶點相款。少坐後。巡視兵營。據云兵額原為五百餘。現僅二百餘。餉糈與他處同。惟服裝較優。兵丁之辮髮於四年前始剪去云。由此至老宮。屋宇較舊。而樹木參天。中一大池。縱橫約三百米突。又有小島。島上有亭。為遊憩之所。屋後有龍王廟。廟後有馬廄。可養驃馬數十頭。最後至朝賀之大殿。亦為達賴講經處。陳設美麗。經書甚多。三品官得入殿內。四品官以下則坐門外。高下前後。各按等級為序。綜觀此宮內。屋宇皆極壯麗。除老宮外。多為十三世達賴所建。而石路如砥。奇花悅目。誠聖地也。回署由大門出。

正對藥王寺之山峯，其有風水之用意乎。

晚膳後，將今日與藏方談判情形電呈中央。

九月十七日 晨雨 駐拉薩

上午九時，率同人往朝大拈寺，向釋迦佛及觀音遮哈達，無可游覽，遂至知網學校參觀。該校收容世家子弟，仲戈僅二十人，在校者半數，餘均休假回家，年齡自十一歲至二十歲，校長為一仔仲，教員僅二人，課程以算學為主，計算之器具為木簽，長短大小不一，用以加減乘除，畢業無定期，聰慧者四閱月，魯鈍者二年，或有學成而年齡過幼者，則稍延長其期限。

由此至郵政局，通郵地方，東至江達，南至亞東，掛號信資三錢。

平信七分五，每年收入不過百秤，即五千兩左右。所有開支，均利用昔年驛站之經費，除純贏五千兩外，尚可盈餘糧食六百克。電報局在樓上，管事及司機者各一人，電機一具，為舊式，并有長途電話通江孜，每年收入商電費約四百虛比，官電則免費，除開支外，可贏四分之一云。

繼參觀曆算及醫藥學校，校長為四品官，僅有教師一人，兼授兩種課程，曆算為中國舊法，如精通須六年畢業，現有學生十餘人，醫藥為中藏合璧，如精通須十二年畢業，現有學生四十餘人，此校學生，或由布達拉宮派來，或由喇嘛寺選送，或為民間之私費生，現正在擴充中。

連日參觀各處，大致告一段落，深覺藏中各項事業，與遜清末葉彷彿，如能將神秘方面所耗費之經費，移為建設之資，再加新時代之人才，努力經營，則十年之內，當較內地過無不及，有望於全藏官民注意及此也。

午刻赴楊喇嘛之宴，伊為金川人，受達賴信任，由商而僧，由僧而官，有二十年之歷史，最近升充總宣傳官，位列三品，今日為其慶賀宴也，同席有彭干佛公及其夫人，敘談歡洽，彭為十世達賴之裔，傾向中央，頗為懇摯。

余等回署，已下午三時餘，將此間情況，電告中央各當局。

九月十八日晴 駐拉薩

札什城管理電氣之五品官林岡來謁，并獻食物。此君曾在英國留學電氣多年，談話清明，思想純正，革新而不激進，凡噶廈電報事務皆歸其管理。

聞黎丹君行將抵此，關於房屋器具招待事宜，已託噶廈的予便利矣。

午刻赴司倫之宴，按達賴有兄弟四人，齒最幼，司倫為其三兄之子，仲昆並謝牙然一身，幼為達賴所鍾愛，五歲承襲佛公十餘歲位到司倫，現僅三十餘歲，穩練和平，談吐亦佳，對於中藏問題頗能認識大體，本日設席甚豐，並召歌者侑酒，高歌雄壯，或為川調，或為古音，拱手踏足，以應節奏，亦有趣味，弦索與內地同，磬

者操之聞為拉薩最優之琴師云。余賞銀二十兩。無不歡悅稱謝。
回署。己午後五時。與秘書副官等會商要務。

九月十九日 晴 駐拉薩

晨九時策馬至磨盤山參謁闕帝廟。山不高。在布達拉山之西。廟在山巔。一殿兩廊。上供闕帝。旁列四像。大門內塑馬夫。緯馬像。塑法均佳。殿內懸匾甚多。正中為乾隆六十年駐藏大臣工部尚書松筠所獻。聞各處闕帝廟。俱於川軍變亂時被燬。惟此獨存。亦云幸矣。此廟現由功德林寺派二喇嘛管理。因該寺即在山麓也。

布達拉宮為達賴司經之大堪布來謁。并獻食物。此君為雲南中甸人。去歲其俗家被劫三次。殷殷以故鄉治安為慮。余告龍主席

已派重兵駐紮該地。鄉城縣長亦已蒞任。此後治安可以無慮。欣然而去。

本日藍開轄境舉行拉薩大郊遊。平時辦差之平民多着黃袍官服。為假裝之盛會。余以未往參觀為憾也。

九月二十日 晴 駐拉薩

上午八時往訪仔捧翁苟。九時往雪裏訪大中譯澤讓旺結。此君年少英明。頭腦清晰。十時訪大中譯定岡。十時半訪大中譯養巴。均晤談歡洽。並言明冊封致祭為中央尊崇佛教。敬禮達賴之至意云。林參議與李秘書亦往訪澤墨噶倫。

巡禮團黎丹先生於本日抵此。午間來署晤談。余設宴洗塵。下

午後往答拜。該團員役共三十餘人云。驛馬八十餘頭。由噶廈代備館舍。距行署不遠。按黎氏字雨民。年已六十有四。在青海任道尹秘書十餘年。此次奉蔣委員長輔助經費。來藏巡禮。研究佛學。其精神與志願殊可敬也。晚間復招待全體團員餐敘。至八時始別。

九月二十一日 晴 駐拉薩

早膳後。香加或代本來署。同時林參議往訪郎中噶倫。互商冊封致祭事。結果決定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在布達拉宮正殿舉行冊封。二十六七日。擇一舉行致祭云。

午刻。赴澤墨噶倫之宴。設席甚豐。并抬跳鍋莊侑酒。四人操

絃二女踏板為歌，大致與日前所見聞者相同。惟所唱古調，恍如廣東之南無道士所唱新詞，恍如廣東之唸經尼姑耳。並由王秘書唱京戲，郭隊長奏口琴，賓主盡歡。宴畢，同攝一影以為紀念。

聞桑窩寺即在德慶後山，為紅教之祖廟。蓮花祖師常駐其中，並聞野已寺修寺時，工程困難，得蓮花祖師駐錫三閱月，遂告竣工，誠佛法無邊也。

(附考)前傳佛學，最初有寂護師及蓮花生等之入藏。時乞嚩雙提贊王在位(按即棄隸索贊，於西藏王統為三十五世，當唐玄宗肅宗之時)朝臣之間，信佛與闡佛者互諍甚烈。王力排異議，咸宏佛法。從印度聘致阿難陀等從事翻譯。又遣巴沙南赴尼泊爾訪求大德，過寂護即延之入藏。時藏中佛法

初行，舊有佛道信仰，仍感僧家無一定規範，可言。宏化不宜，遂復追印。但藏王又復致之，住藏十五年，所學本屬中觀清辨學派之一別系，但東律行持，悉從舊範（說一切有部律），又仿印土歐丹富多黎寺制，建立三姆耶寺（按即三鷲寺）於拉薩郊外，落成以後，即從印土聘來持律比丘二十人，如法建立僧迦，後遣藏土英俊子弟七人赴印學法，以為之繼。西藏佛學之真正建立，實始於此。

然其時藏土佛教所遭窒碍不一而足，其尤甚者，內則漢僧之異說，外則神道之俗信也。漢土僧徒在藏講學較久，勢力頗盛，為之領袖者有大乘和尚，其人持說，近似禪宗，以為直持人心，乃得開示佛性，依教修行，均徒營耳，以是流於放逸，全為操持，此與寂護建律儀之宗教，迥相乖違，諱

論畧然。久莫能決。時寂護弟子蓮華戒繼續來藏。精通中道。雅善因明。於藏王集眾。使兩家論議。判定是非。蓮華戒陳詞破難。和尚無以應答。遂放還漢土。自藏土中觀之。學遂代禪。而與矣。然而一般民衆之間。素奉神道。勢難驟舍。迷信正學。勢不相容。佛學之行。頗受阻碍。於是寂護請於藏王。由烏那延蓮華生入藏宏法。蓮華生偕其弟子二十五人在藏約經數月。以密乘咒法。摧伏外道。為佛法之護持。厥功甚鉅。後世為之史傳者。因附會其詞。涉於荒誕。於蓮華生學說。反無著錄。又蓮華生自身亦無著書表見。今以寂護相後引之一點觀之。所持學說。或即中觀。而兼密乘者。後人謂之中觀自立派（請辨學派）是也。或者以為西藏密乘。即始傳於蓮華生。此說難信。藏土密乘流布猶在。此後則以印度學者法。

稱淨友覺寂覺密等相繼北來。廣譯密典兼傳其學。以其真言儀軌頗多。近於神道之作法。故其傳佈較易為力。後來所謂舊派密乘學。實自此伊始也——（以上錄自西藏佛學原論。據稱採自覺密與藏王及百底函中原函譯成西藏經丹珠論部第九十四函云云）。

蓮華生愛飲酒。近婦人。妻妾凡四。有二妻載入典籍。塑像置於身之兩旁。對德棒教採妥協主義。將棒教之儀式及佛明納於佛教之內。而除去棒教之人祭諸典。彼在藏遍設寺廟。宣教譯經。建藏經樓。英參唐納利嘛之地內云。王聘印度高僧巴馬三菩哇到藏。藏人稱之為寧馬派。或稱古教。今稱紅教。盛行藏土數十年之久。巴馬三菩哇來藏宣講教義。西藏各寺極為尊仰。至今均塑有像。彼生於克什米爾西北之烏爾極雅。藏人尊之為古

魯任彼其，即大賓師之謂也。相傳彼之生也，出自花生中心，故又稱爲蓮花生。

九月二十二日 夜雨即晴 駐拉薩

晨六時，得噶厦書，謂冊封典禮已決定，明日上午九時在布達拉宮正殿舉行，遂命巫陳兩參議及高副官前往布置一切。午後集合全體人員會議，準備並預習禮節。此禮節中有少數未盡合吾人之意者，以所注重者在大體而不在小節，特予優容，以敦睦誼。關於隨行人員之儀容舉動，皆經詳加指示，并規定服裝如左：

- 一、職員：黑呢帽，白手套，黑緞馬褂，藍緞袍，藍緞夾褲，黑緞靴。
- 二、衛士：軍帽，軍服，白手套，馬靴，佩金槍，均須整齊清潔。

尼泊爾之新代表於本日抵此，余派王秘書良坤代表往迎。

入夜驟雨，雷電交作，片刻即晴。拉薩入秋後，雨量較多，往往夜雨而晝晴，今夜觀感似有不同。蓋中央政府將於明日舉行冊封達賴大典，民望攸孚，天心大啓，故使雨師洒道，風伯清塵，同告旱之甘霖，亦澄清之朕兆，緬懷重寄，能不悚然。

九月二十三日 晴 駐拉薩

本日舉行冊封達賴大師典禮，率本署人員於八時向布達拉宮正殿出發，其行列如下：

一、馬隊三十騎。

二、儀仗全副。

三、軍樂隊一班。

四、僧俗官四員領導。

五、綵亭中置玉冊玉印，外用黃縐紗圍繞，遍紮彩球，國旗黨旗交又於前，四人肩舁。

六、郭隊長率衛士四人護亭。

七、專使乘大轎。

八、全體職員乘馬。

九、衛士十人。

以上排列整齊隆重，觀者如堵，肅靜無譁，重見中央之尊嚴，莫不心悅誠服。循官道雍容前進，行抵布達拉山下，有軍隊齊列。

敬禮。余至沒字碑前降輿，拾級登三樓，有四品官四人恭近門外。繚亭不能再上，遂將冊印請出，由陳參議捧冊，高副官捧印，緩步至正殿。司倫噶倫等恭立殿外迎候，趨蹌入殿。余捧冊印恭置於香案，遮哈達偕同人行三鞠躬禮，西向立。藏方全體官員向玉冊玉印行禮。余進至香案之上，恭讀冊文後，將玉冊玉印授交總堪布代領。先由藏方向達賴大師致賀，再由行署同人依次獻哈達。齊行三鞠躬禮。於是司倫噶倫等競向余遮哈達致謝，余亦依次回遞。即告禮成。余等退出。司倫噶倫及各官員恭送如前。由軍樂隊儀仗隊等送回行署，時為十一時半。

布達拉宮正殿為新年朝賀之處。余等本日舉行典禮時，威

俄肅穆秩序整齊，藏方無有不欣感者。此行所負之第一使命，已告完成。啓中藏和好之關鍵，殊堪為雙方慶也。

本日為舊曆中秋佳節，延黎兩民先生來署午膳，派員齎食物餽贈巡禮團諸同人，并派高副官、王秘書往拜駐拉薩之尼泊爾新代表，旋黎君亦送來食物多種，華燈初上，冰鏡高懸，聽佛國之鐘聲，憶白雲之親舍，雖屬古今中外，共此團圓，然誦古人佳節倍思親之句，不禁有五尊叱馭之感矣。

九月二十四日 午後雨 駐拉薩

上午十時，尼泊爾新代表偕職員二人來署拜訪，并見贈小地氈一條，晤談甚歡。十一時，總堪布代表達賴來遞哈達，并請轉呈中

央申謝。

午刻，赴郎中噶倫之宴。席間談及拉薩之官員，其等次較地方官略高，與前清之京官同。公爵之屬於積功而致者，世襲同替，屬於達賴親族者，祿及五世。俗官之能穿團龍黃袍者，為司倫、噶倫，及前後藏各代本中較崇者四人。普通四品官之黃袍，不得用團龍，且須加紅外套。僧官之能穿團龍黃袍大褂者，為達賴、總堪布、喇嘛、噶倫、扎薩克。普通僧官外出可穿黃馬褂，戴紅頂，但在拉薩則須穿袈裟。世家子弟之入學校為知宗及仲夏者，得於每年二月十九日、四月十五日、十二月二十五日，穿綢衫各一次，但不過五六人而已。又聞山南地方有最古之神技屋，所有藏人與佛教之發源，及

重要人物、重要物產，皆出自該處云。

宴畢，於午後四時回署，接王副官報告，已於十九日抵印度，並得噶廈送來關於中藏交涉之公函一件，內容仍注意於邊界問題，對於基本事項並未言及。余於八時召集本署會議，決議推劉總參議前往商詢一切，再議辦法。

聞西藏佛之次序，當然達賴居首，班禪、薩嘉呼圖克圖、噶登池巴次之。然與噶廈行文時，薩嘉對於噶倫並不抬頭，其體制反較班禪為尊，因薩嘉乃藏王八思巴之後也。

(附考) 查黃教未興之前，西藏舊教分為寧瑪派(古派)，次第繼起者，有迦爾居派、希解派、薩迦派、噶南派，皆屬大宗，其間別系獨不與

焉。中以薩迦派勢力最大，創自藏土王族，突與爵保，袞與從譯人釋迦智受顯密諸典，後於藏州西北百餘里之薩迦地方，建立寺院，聚徒講學，因以名派。此派學說亦融會顯密，而用清辯一系之中觀，密乘本義之解釋。此派第二世孔迦寧保，嘗由元成吉思汗與以西藏之統治權，後受命開教於蒙古。一派之勢驟臻極盛。至其第四世孔迦嘉賢，學尤精博，應元庫騰汗之召入朝，依用蘭查字典，改定蒙文，因受帝師尊號。其姪第五世怕克巴（即八思巴）更得大元帝信任，入朝為帝灌頂，亦受國師之封，既而統一久事紛爭之十三州，志舉以臣屬於元。藏中佛教即通稱喇嘛教者，亦隨以遍行內地（節錄西藏佛學原論）。

九月二十五日 晴 駐拉薩

黎雨民先生晨間來訪，謂已晤熱振，并承代約各當道接談云。致祭日期已定於二十八日上午九時在布達拉宮舉行，但藏方因祭堂中須懸掛黨國旗，礙於宮內慣例，未能照辦。遂請其另覓地點，或即在行署舉行。此係本署全體職員之公意，一面派員分赴各最高當局處解釋說明，聞藏方須俟日間開會決定云。

哲蚌寺哈東堪參之堪布來署募化，并獻食物，余以重要任務尚未完畢，約其改日再商。

九月二十六日 晴 駐拉薩

關於祭堂懸旗事，為中央之體制，乃因藏中規定，凡有達賴座位處，均不得懸旗，本晨噶廈請求持旗往觀，亦未敢擅自破例。

而請司倫轉呈熱振核示。於是本署同人有主張不懸旗亦可者。有主張擇地舉行者。皆須俟藏方答復以為決。午後派人往詢。晤司倫與噶倫澤墨。謂於開會後通知。至五時許。大卓尼楊喇嘛。香加或代本及挪忠三人來報。仍如前議。擬另擇磨盤山關帝廟或行署舉行等語。經反覆磋商。雖使用小黨國旗。亦未能通融。乃商得全署職員同意。電請中央核示。而致祭日期。不得不稍延矣。溯余奉使入藏。首以恢復情感為重。乃致祭冊封有裨於藏方之事。尚發生若干周折。為余才力之不逮歟。誠信之未孚歟。抑邊務棘手應如是乎。殊堪浩歎。惟有忍耐折衝已耳。

九月二十七日 夜雨 駐拉薩

早膳後，香加或代本來詢，致中央請示懸旗之電，如未發出，尚
有意見奉商，當告以已於今晨指發矣。伊云午後再來，亦未果。至
想亦候中央覆電再定辦法，但聞布達拉宮，仍尚準備致祭事宜，
何其言之閃爍也。

致覆噶廈二十四日之來函，囑其將希望之要點，具體開列，以
便商洽。

日間天氣甚佳，入夜大雷雨，片刻即止。

九月二十八日 晴 駐拉薩

上午黎雨民先生來署傾談，聞布達拉宮為致祭事，已味經
三日，囑高副官李秘書於下午前往視察，以資聯絡，據回報來喇

嘛皆大歡喜，頌接組禪大師來電致候，當即覆電慰謝。

粒薩人民生活安定，鼓舞昇平，誠屬宗教之力，並保持秩序安定人心，均為佛教之要諦也。

九月二十九日 晴 駐粒薩

上午九時，偕加武代本來署，提議大黨同旗進至山下綠亭中之小旗，可進至三梯之門，余與諸同人會商後，勉允其請，旋又來云：熱振省令雖小旗亦不能上山，殊令人憤慨，決候中央之令辦理。至午後五時許，始奉行政院電，謂致祭日期可在行署高懸黨國旗，布達拉山不能懸旗之習慣聽之可也，但亦不得懸其他旗為要。等因，當即派王參議、李秘書往告香加武，自無異議，但伊以明日致

祭趕辦不及，擬展至後日，因同屬吉日也。巫李回署，徵得余之同意後，復往答覆，並請其確實決定。伊謂須請示噶廈，八時許來覆函，以噶倫須提交大會議，明日午前方可決定。見告云云，甚矣哉。九溪十八澗不圖於西藏見之。

晚間黎君來訪，報告往晤噶廈情形，並云準備驛四頭，架鳥一具見贈，辭謝不獲。

九月三十日 晴 駐拉薩

早膳後，三十九族之一百戶，由黎君介紹來謁，余囑高副官代見，并致慰勉。

噶廈來通知，決定明日午前九時舉行致祭典禮，關於黃亭

馬隊請而後予，未免令人懾然。旋派巫參議、高副官等往布達拉宮祭堂準備一切。聞藏方來者，僅香加或一人耳。晚膳後，集合本署職員，預習致祭禮節，以昭鄭重。

十月一日晴 駐拉薩

晨七時，黎雨民君來，謂到此後尚未往布達拉山朝佛，今日未能參與觀禮，並余於昨夜遣使約其偕行也。

余等於八時往布達拉山，其行列與冊封時略同，惟無軍樂，順序如下：

一、黨國旗二面。

二、衛士四名。

三、後儀全列。

四、滿隊並五騎。

五、僧俗官四人。

六、綵亭內置祭文及玉如意，肩夫四名，持綵於綵亭前。

七、專使大旗，由專使持之。

八、郭隊長率衛士四人，持旗於綵亭後。

九、專使大轎，由專使乘之。

十、行署職員乘馬，由行署乘之。

十一、衛士一排，由衛士乘之。

抵山之設字碑前，祭降輿行，綵亭上至三梯之門外，祭堂設

於五世達賴金塔前之大殿。司倫之位高約二尺許，誦經之喇嘛約百五十人，位於東。噶倫依次位於西。達賴座設於中央，陳金絲緞袍座前設祭案，鋪列政府當局及余所贈之金絲絨毯、金海燈、玉如意、銀水碗、景泰藍五貢等件。前列香案，中置余所供奉之景泰藍香爐，旁有各種裝飾物，各處佈置尚覺堂皇莊肅。余先入休息室略坐獻茗，即由司倫及三品以上各官員迎入堂中，照規定之禮節畢，敬謹行禮。因昨晚在署曾演習二次，諸同人動作絲毫不紊，秩序良佳，尤以將參議請祭文時，聲容哀壯，喇嘛中有泣下者。至十時禮畢，由儀仗兵恭送回署，酌以犒賞，欣然而去。余為點綴情感起見，約定明日與熱振司倫會晤，以表謝意。至余所負之西重

使命幾經曲折，幸告完成，能無少慰。

十月二日 晴 駐拉薩

上午八時，往訪熱振，謝其襄助完成兩項典禮，承允遇事相助，並申敘此次冊封致祭盛典，理應列席，且極願參與，奈有大公所議，決令其毋庸出席之經過，種種苦衷，希代電中央，懇照原諒，並語余慰藉之，約談三十分鐘，辭出，往司倫處致謝，縱談中藏事，伊云：刻下西藏當局對於中藏事，皆遵照達賴所遺之現狀做去，若中央另有主張，則宜交大公所議決施行，至於目下之亟待解決者，厥以康藏糾紛為最重要，余答以此言誠然，但中藏之關係，若不先行決定，則任何措置，決難達到福利之目的，徵諸史例，未可諱言。

也。伊允為從長計議。

回署午餐後，往訪尼泊爾新代表，晤談歡洽。該代表在公署有官員五六人，共夫役四十人，房舍雖尚寬大，但已陳舊矣。繼赴黎君處，至五時始返。

十月三日 晴 駐拉薩

上午十時到噶廈訪各噶倫，謝其襄助之勞，并談及中藏事。伊等謂昨接行署覆信後，即交大公所會議，一二日內當有覆音。明日到署晤談等語，余即興辭而歸。

本日關於喇嘛之所聞，約記如次：一、各大寺學經之喇嘛，必須研究俱舍頌、菩提道之次序，中論三種，其研究時間，普通須七

年之久云。二、喇嘛入寺，如欲免去雜務之負擔，須先熬茶二百餘元。三、三大寺之喇嘛不許穿皮毛，但有一種厚毛之絨織物，用以禦寒。

十月四日 晴 駐拉薩

上午十一時，四噶倫來訪，并交公文一件，大意為要求讓與甘孜、鎏霍、瞻化、德格五屬，及上、下、中、俄、洛等處，而於中藏根本關係，仍未言及。謂康藏問題解決，則中藏關係自然良好也。并詢專使有無辦理此事之全權證書及其他字據。余以交涉月餘，今始詢問，殊屬可怪。余當答以專使來藏，非往外國辦理外交可比。何用全權證書及其他字據。但藏方如有所希望，而為有益於中藏和好。

之前途者，則專使自當儘力協助，呈請中央鑒核辦理也。伊等略坐即行。

午後往游柳林子，此為余到拉薩後第一次遣興之時。適攝影部招集歌妓七人，弦師三人，演唱歌跳，攝製活動電影於此。稍事盤桓，於歸途視察前清駐藏大臣公署之舊址，入南門後，僅在東苑存石獅一對，苑內石井猶存，遍地為馬蘭草，房屋均毀。昔年曾充鐵工廠，今已遷去，而為小屋貧戶所散處。其東側原有之眼光廟、蕭曹廟、丹達廟、呂祖殿、財神廟、龍王廟及轎班住房，皆無從尋識。故宮禾黍之感，能不愴然。

西藏男女，概不著下衣，游柳林時，見河水浴者，全家男女皆赤

身相對，亦不避游客，毫不為怪，習慣使然也。

十月五日 晴 駐拉薩

召集本署職員於上午九時開會，討論噶廈之覆文，決議先由余往訪澤墨噶倫，表示請讓土地，事實上難以辦到，并詢問中藏之關係究應如何決定，會商之手續究應如何進行，俟明瞭後再行擬覆。

却讓代本來署，談及西藏近來人心變化，一妻多天之制漸少，此種習慣以後藏為最多。又云推科代本賦性落拓不拘，入贅後另娶一少艾，其妻亦另贅一少年，而推科家之世爵，即由此少年承襲云。

拉薩米糧均由外輸給，價值昂貴，每包需國幣大洋二十元。蔬菜尚多，如蘿卜、蓮花白、白菜之類，極為佳良，並有內地回教徒數十家，在拉薩區外專任屠宰之役。

十月六日 晴 駐拉薩

上午八時半，往訪澤墨噶倫，詢問要點有二：(一)五族共和共同建設中華民國，西藏是否誠意合作？答云：如滿蒙各族加入，西藏亦可加入。(二)西藏對於中央之政治關係如何？答云：對外可用整個力量，但內部則宜繼續昔時檀越關係，若內地人欲攬奪藏人之權，則萬難辦到。至於西康問題為全藏人民最渴望解決者，曷先商議，并希望中央對於地方官吏，尤宜嚴加考核，余答以中央之立

場吾人應相當明瞭。惟中藏之政治關係，不先行確定，則內地與邊區人士均難釋慮。何能求邊界問題之解決。伊允從長計議。余又詢此後進行商權宜用何種方法較為簡便。伊云專使有所吩咐，不必親臨。因拉薩人易滋誤會，最好由巫明遠君或却讓代本轉達，而以却讓為最宜云。此乃答非所問，蓋却讓為其連襟也。與談至此，辭別回署。

午後與同人議覆噶廈之函。慕君來訪，聞外間近日頗有離間中藏之流言與揭帖，竟謂司倫澤墨噶倫及彭干佛公為親漢派，殊堪哂耳。

十月七日 晴 駐拉薩

覆囑履函已擬就，大意以擅越乃宗教上之關係，中央對於西藏有此良好之歷史，自然繼續盡擅越之義務，以發揚佛教，但非更有政治上之連繫，決難應付國內與國際之環境，請將西藏對於中央之政治關係明白見示，以便商榷等語，請劉總參議與巫參議明日送去，并詳為解釋。

得黃主任鞠生電告，安欽呼圖克圖於十月五日始由上海起程來藏。

拉薩之大公所會議，分三種，一為行政會議，出席者為僧俗各官，至多不過二十餘人，一為擴大會議，除上項官員外，加入三大寺堪布及僧俗官之次級者，一為國民會議，所屬各地方均派代表出

席云。

十月八日 晴 駐拉薩

上午九時到清真寺參觀回民半日學校，由回漢辦事員迎入講堂，學生二十七人，年齡十餘歲至二十歲不等，精神與服裝尚佳，惟因無法輸寄教科書，教材毫無系統，余勸各生以勤學讀書愛己愛國為務，巡視禮拜堂，可容數百人，屋宇寬敞，懸匾甚多，後園古柏参天，風景宜人，各辦事員請余在常務室敘談甚歡，并請設法購送教科書，余允之，聞此間另有回教經文學生二十餘人，其主教生已能操國語，余贈送林主席、蔣委員長、汪院長等之相片，并銀二百兩，以示聯絡倡導之意，於十時回署。

十二時赴擦絨扎薩克家應其招宴。中午麪席。下午茶會。賓主盡歡。同席有德家昂仔轄及擦絨之連襟蔡林代本。其所目為新派者。擦絨夫人應接賓客。為西藏婦女界傑出之人物也。有一女。年十三。在加淋瑋學校肄業。不日亦將送其十五齡之子往讀。每月每人之學費需百零五盧比云。擦絨之房屋為西式結構。有庭園花木。飯廳可容百人。中無直柱。辦公廳在其後。幽靜而明淨。沐浴室亦清潔。伊云與英人來往純為一種交際。西藏不能獨立。惟中國可靠。但辦事步驟不宜過急。似宜先從交通教育入手。對於中央可照達賴五世時之檀越關係做去。否則恐無結果。余告以藉交通教育增進感情。為余素所主張者。但交通如何聯繫教育。

何人辦理若無主持者從何進行此事因果相乘亦不可不注意及之也伊亦以為然。并又證明凡事皆宜緩行之主張談及當達賴圓寂時適在甘孜。外人有勸其率兵助英人入拉薩。行政治上之改革者以時機未至却之云云。此亦一可注意之談話也。余至五時始回署。

今日始得家書係敬兒於七月廿日自南京寄來者。竹報平安耳。

三大寺有四個。康參一個。密參皆與東方有密切關係。為哈東康參。蒙古僧加戎康參。金川僧價康參。漢僧白地康參。漢農僧居曲。密參是也。密參則屬於哈東康參云。

十月九日 晴 駐拉薩

明日為國慶紀念日，擬在本署舉行紀念典禮，並招待本署職員及巡禮團同人在柳林午餐，以為慶祝。派高副官及王秘書於本日前往準備一切。午後各職員偕游柳林。余因頭痛復發，偃臥未起。至晚膳時始能起坐。

電中央及劉總指揮，報告近況，并覆電班禪，告以安欽呼圖克圖及王羅諸君之行程。

聞藏語林剛之意，係善提樹而非柳林，惟多用於柳林，故作此解耳。

十月十日 晴 駐拉薩

上午九時舉行國慶紀念，出席者全署官兵及巡禮團同人，由余主席，行禮如儀，後作概略之報告，并希望與諸同志共同努力，於明年今日為擴大之慶祝云，繼為黎雨民君演說，大意謂：希望藏人能自治，我輩宜盡喚起之責任云云。十時許散會，偕赴青芝柳林午餐，攝影後入席，計上席三棹，中席三棹，杯盤交錯，極盡歡娛。巡禮團楊植夫君及本署巫明遠、王良坤兩君，俱有醉意，王君尤甚，直至回署後仍擾攘不已，酒最亂性，不可不深切注意也。

晚間覆敬兒函，明日交郵。

十月十一日 晴 駐拉薩

噶倫喇嘛哲康本日招宴，午餐麵食，晚餐盛席，賓主盡歡。關

於班禪回藏問題，互相談及。伊云在往日絕對難能，今則大多數人具下渴望，惟少數人意見不一，請余力為主持，並消弭雙方障礙，伊可從中襄助等語。察其語氣，似在囑屢中尚有難言之隱，故請余主持此事，可見囑屢之意見，并不一致，則班禪回藏前途，尚多周折也。

午後奉蔣汪二公電，對於藏事方針多所指示，日來未得蔣公電，正深馳念，惟悉其駐節洛陽，為國奔勞，不遑寧處，令人感佩。

十月十二日 晴 駐拉薩

早膳後，黎君來訪，云漢回僑居拉薩之同胞，希望余暫不離此，伊電請汪院長備允所請，余力阻之，並藏方若無誠意商榷中藏事，

或禮貌稍衰，則久留於此，適足損中央之威信，增個人之痛苦耳。夫復何益。午後黎君仍擬具電稿，交行署電台代發，由張工程師持呈余閱，余請其婉止之。

瞻化來此之紅教喇嘛來謁，擬請余出示保護該寺，余允之。班禪公處之辦事人來藏，報告要件，并談及班禪在後藏有三宗，即拉孜宗、彭楚嶺宗及昂忍宗是也。余定於明日開始布施三大寺茶銀。

十月十三日 晴 駐拉薩

巫陳兩參議及高副官等晨往哲蚌寺布施，共發基金七百五十秤，每年每喇嘛可得利息五藏加，此外每喇嘛布施二藏元，另

有熱茶費，送禮費，雜費等，計該寺喇嘛總額，原定七千七百人，本日實到者僅五千餘人，直至午後三時始發放完畢。

本署攝影員往色拉寺附近之天葬場參觀天葬禮，據其所見，有料理葬事之拉雅巴二人，用布囊互負屍體至場，覆卧於斜靠之大石板上，板上端有大石，以索扣懸屍體之頭，使不能轉，斯時鵝鷹群集，競以先嘗為快，於是二人以兩鞭馳逐羣鷹，使不得近，一人如醫士然，持刀行解剖術，先割身後，次及身前，皆成細條肉，再以石擊骨使碎，令羣鷹先食骨，後食肉，頃刻即盡矣，聞貧民酬拉雅巴藏銀二兩或四兩，折合大洋半元或一元，送葬者僅一人，得裹屍之毛毯，他無長物，此葬法雖覺慘酷，但經費之節省，可謂無以復

加拉薩有天葬場三處，皆在村鎮附近山巔之上。

本日布達拉山舉行民衆大會，列席者二百餘人，討論中藏問題，聞情況似欠美滿。據傳夏扎噶倫在辛姆拉會議後，曾與英人訂立密約，其要點為英國助藏人獨立，阻止中國之勢力入藏，而西藏倘與中國有所交涉，應請英國為仲裁。又傳貝爾魯與達賴訂約五條，其要點為英國每年供給西藏毛瑟槍千枝，大砲四門，若不能付價時，則以毗連印度與不丹之門達旺地方割償之，并准英國自阿薩密至波密之間，修路一條等語。大概前約非實，後約非虛，瞻念屏藩，杞憂易極。

青海劉參議到阿刺伯謁聖，道出拉薩，於午前來訪，請余介

結於加爾加答領館，俾得便利。余允其請，康福安晚間來署晤談。

十月十四日 晴 駐拉薩

本日往色拉寺布施，仍照昨日標準。該寺喇嘛定額為五千五百人，實到者相等，秩序甚佳，熱振呼圖克圖亦由此寺出身，照額布施六份，以示優異。

午刻赴總堪布之宴，談及畫佛，以昌都出品較佳，因其用羊遵中國畫法也。宴畢，三時回署。

聞昨日民衆大會討論中藏關係，形勢欠佳，發言者多為當局之黨羽，其故作此虛聲歟。我惟有鎮靜，誠懇以待之。頃得梁總領事寄印度報紙，見拉薩通訊，極盡挑撥誣蔑之能事，殊可哂。

耳。

藏人所用念珠，亦有區分。婦人用黑色，黃教用黃楊木，密宗用菩提子。有時因經咒之不同，亦用珊瑚珠。其質料有貴賤，其用途不僅於念佛，尚賴為計算數目之工具。舊式之珠算，既不講習，新式之筆算，更非所知矣。

聞龍蝦之子入贅扎履家，扎履惡之而與訟。今晨噶倫傳訊，以其髮髻雖被革去，何得擅梳，而裝頭髮，判令充軍。其隨侍二人亦犯同罪，受百鞭，血肉橫飛。龍蝦之子憤極而逃，適覓不見，咸以為投水死。此猶十九世紀之刑科也。

十月十五日 午後微雨雪約一小時 駐拉薩

上午赴下小招寺布施，發款如前例，喇嘛到六百餘人，秩序甚佳，午前完畢回署。

哲蚌寺三堪布來署致謝，余乘便說明民國與帝國之體制雖殊，而教化人民崇信佛法之原則則一無不欣然。

午後微雨，山間飛雪，天候初寒，稍感不快，聞龍蝦之子自昨日失蹤後，至今仍無下落，是否自裁，尚屬一疑問也。

十月十六日 晴 駐拉薩

本日布施上小招寺經費人數，概同昨日，查上、下小招寺之喇嘛均為顯宗修業完畢，得有格西學位，求此專修密宗者，年齡皆逾三十，日夜坐臥，惟一露天土坑，講經亦在露天大壩，洵為苦行。

頭陀外籍人多，而西藏少，噶登池巴由此輩升任，佛教之重點於此可見矣。

色拉寺三堪布，二為雲南中甸人，與下小招寺二喇嘛先後來署致謝，余說明民國崇信佛教之必要及保持各寺之特權等。

尼泊爾故代表之夫人，將由該署秘書伴送歸國，派員來署辭行，又其新代表以明日為該國元旦節，派衛隊長來邀余參加慶賀典禮，余以明午適應彭干公之宴，允為往賀，但不能久坐，煩致歉意。

近日市中流氓，常對本署衛士有侮辱行為，余令副官嚴飭各衛士忍耐，不得起釁，一面告知噶廈，免生事端，為反對派所快。

也。

(附考)按雲南中甸縣有教建歸化寺，內喇嘛一千七百餘人，其中掌教直接由達賴委任，寺內喇嘛每歲選送色拉寺學佛。

十月十七日 午後微雨 駐拉薩

上午，與劉總參議商議中藏事，派李秘書往色拉寺曉喻，旋據噶廈送來公文，申敘希望各點，大致同前述，俟全文譯出，再行電呈中央。

午刻，赴彭千公之宴，未就席前，先往尼泊爾代表處賀年，該國為婆羅門教，新年前後，慶賀九日，鑼鼓火把，唸經逐魔，於元旦斬魔，以蘿蔔為代，本日邀請各藏官參加，無一不到者，其情感如何，可

以想見代表以余親臨，至為欣悅，謂當電呈政府云：坐談半小時，回彭干公處，讌至日暮始歸。

十月十八日 晴 駐拉薩

哲蚌寺衆堪布來署致謝，由李秘書以個人資格說明民國無礙於西藏政教制度，及需要佛教之真義，并力闢內地無佛教之謠言，且詳述中藏關係之利害，以啓發各喇嘛心理。昨日噶廈之來文，業經譯出，交由各職員簽註意見，以收集思廣益之效。

每日午後，大抬寺前後有商人繞行，謂因平時虛言矢誓，可藉以禳解，是亦欺人欺己而已。

聞噶倫年俸三十秤，代本十八秤，為數微薄，誠不足以養廉也。

十月十九日 晴 駐拉薩

派林參議、王秘書、高副官等往加登寺布施，順道至桑蓋寺朝佛，約一星期始回。

本日綜合十月八日致噶廈之函及其前日覆文，并附各項意見，電呈中央鑒核。

雲南商人馬青山來云，色拉寺不法喇嘛常結隊通衢毆辱漢商，警察憚不敢問，可謂橫行已極。吾不知負治安之責者，何以對地方人民也。旋黎兩氏君來謁，由加登寺朝佛初歸，謂自德慶乘皮船至拉薩，四小時可達云。

笨許噶倫真除就職，派李秘書代表往賀。

十月二十日晴 駐拉薩

大招寺住持僧官來謁，并獻羊腔，余憫其艱苦，壁謝而慰遣之。

奉行政院皓電，指示如交涉無眉目，可作歸計，自當斟酌情形，遵辦。

此間天氣漸寒，自二十四日霜降節後，日趨嚴冷，高原時序，固有不同，但聞拉薩每年落雪，不過數寸，且次數不多，至於山峰積雪，不知其若干年，每值微雨初晴，則雪先愈顯，已由液體凝為固體，浮塵可滌，堅質難融，世界上歷萬年而不變者，惟清淨光明之色與質耳，吾人立身應世，當知所以自處也。

十月二十一日 晴 駐拉薩

一漢民晨來謁，派王醫官代見，係請護照者，聞拉薩有漢民六，蜀人四，而漢人二，此其一也。

近日市中謠詠稍平，但庫存槍枝五十挺，現正裝備，軍隊亦有西移舉動，或謂係對班禪設防，想非無因也。

聞拉薩至昌都快馬十四日可達，不可謂非迅速矣，日來早晚間覺寒冷殊甚，正內地持登賞菊時也。

十月二十二日 晴 駐拉薩

林參議、王秘書由加登寺布施歸，高官獨往桑蓋寺，因自德慶發，計程三十里，且山路崎嶇，故林王兩君未偕行。

劉琳君來訪，談及飛機自西寧航拉薩，普通軍用機七小時可達，但宜設腰站。當拉崩以北有一天然飛機場，幅圓土質均甚適宜，且拉薩多東西風向，沿藏河岸適為東西向，飛行尤為便利。並云夜間飛行，有一檢驗錶，對於機身某部有障礙，即可察知矣。

十月二十三日 晴 駐拉薩

張工程師來謁，談補充汽油事，並云昨夜有強烈之電流放出，似為蓄意擾亂電台者，亦可異矣。

晚飯後，却讓來謁，云將就任五品協邦之職，此乃聽訟之官，尚屬重要。據聞伊在大公所會議時，力詆中央，主張獨立，自開會後數日避面，今忽惠臨，或問余將於明日往晤，各噶倫特來偵察一

切歟？

十月二十四日 晴 駐拉薩

上午十一時，偕劉總參議、林參議、巫參議、李秘書往噶廈晤各噶倫，詳論五族共和與西藏政教制度，反覆申喻，歷二小時之久。伊等極為領悟，乃以環境困難，中央鞭長莫及，如改變現狀，好則無功，壞則受咎為理由，并堅持大公所之決議，貫徹以往之主張。磋商至此，已無迴旋之餘地矣。余遂詢問藏方於何時派大員到中央答禮，并告以行署擬留駐若干人員於藏方以為聯絡等語。伊等謂俟陳明司倫、熱振及大公所決定後通知。余乃辭別回署。一面派員向各方表明中央并無令西藏改為民主制度之意。

免負無謂之責任，一面派員向當局再陳利害，聊盡最後之忠告耳。綜觀此次談話，藏方對於行署去文，並無誤會，乃藉口內政外交之困難，以遂其自主之謀，又以不便明言，恐為民衆所反對，而於吾黨團結民族，共禦外侮之精義，知而不行，對內不免於疑忌，對外不免於孤立，亦可慨已。

聞大公所對於班禪曰：藏路線，仍主張海道，如青康率隊與俱，恐難負責云。

十月二十五日 晴 駐拉薩

晨間，黎而民君來訪，談及不能住寺之情形，恐招疑忌也。

午刻赴本須噶倫之宴，伊年四十七歲，曾任宗本二次，在噶

慶克首席秘書歷二十二年，新升噶倫之任，茲以新屋告成，張筵為慶，肴饌豐盛，賓主躋蹠，盡歡而散。聞其子年二十七歲，任宗本之職。

西藏官級之區分，司倫為真珠頂，噶倫為紅寶石頂，扎薩克為珊瑚頂，代本綠兒石頂，其餘五品為亮藍玻璃頂，六品為綠玻璃頂，七品為白螺絲頂，其大禮服為黑裙，白紗帽，繡花披肩。

十月二十六日 晴 駐拉薩

回教馬代表及馬鶴堂兩君來謁，云僧官首領不贊成噶廈對於中藏問題之主張，以仍恢復原有關係為然，且大多數僧官均同意，請余再函噶廈，以便提出大公所會議時，伊等發言糾正等

語嘗告以我等交涉須以噶廈為對象。今噶廈如此。去函恐亦無益。徒增反感耳。婉言却之。

午後三時。赴擦絨茶會。七時進晚餐。了家及蔡林兩代本及一甘肅喇嘛為哲蚌寺格西者在座。聞格西學習經典。共十七級。需時二十年。最年少能得此學位者。亦必三十二歲。其考試每年一次。由三大寺保送肄業有成者在拉薩舉行雄辯。每寺各派喇嘛二人為監督。共取格西十七名云。

十月二十七日 晴 駐拉薩

黎兩民君晨間來訪。請余偕其團員劉琳君同歸。余允派高副官與之商定。旋有加登寺拉孜四人來致謝布施及熬茶之盛意。

余乘機曉喻民國制度與西藏政教制度並無抵觸且民國為願教化其民並安定社會尚須崇賴佛教當然維持佛教制度等語。眾皆欣慰并謂歸當傳達周知也。

聞英人貝爾應藏政府之請將來拉薩噶廈已派定迎接官二人一為雪網公子一為阿旺扎巴云。

本日午後布達拉山上開會到席者二十人左右皆政府中人諒係討論中藏問題也。

十月二十八日 晴 駐拉薩

亟參議連日以私人資格接洽中藏問題未能望其進展披露中央之誠意而已聞昨日布達拉山上之會議結果仍未佳但一

般民衆已瞭解中央政府并無將西藏改為民主制度之意矣。

十月二十九日 晴 駐拉薩

連日早晚間華氏寒暑表已在四十度以下。聞此間最熱為八十三度。最寒為零下十度。因四面皆山也。惟午間陽光普照。較為溫暖。拉薩落雪季節多在陰曆正月以後。山間多雪。城市較稀。

晚間有流氓擾亂之謠。余持以鎮靜。片刻而謠止。拉薩無頑喇嘛甚多。常有殺人越貨事。小暴動亦習見不鮮云。

十月三十日 晴 駐拉薩

湖南湘潭人王姓法號慧深來謁。云其父為前清翰林王學翰。曾在昌都與彭日昇共事。伊私自出家。拜大勇法師為師。曾在

拉薩三年，因學費不繼，歸至打箭爐，從格西學法三年，今復來哲蚌寺學佛。余嘉其志，贈盧比五十元，聞每月需銀二十兩，實是普通入最低生活之代價也。

本日籌備請客等事，聞英人貝爾又有中止來藏之消息。

十月卅一日 晴 駐拉薩

招集成衣匠為衛士，趕製皮衣，並派員往各處請客，擬定五日
在行署設宴酬客。

漢商以中藏交涉未得要領，多畏禍不敢來署，一則見其膽怯，
一則西藏政令之嚴酷可見一斑也。

十一月一日 晴 駐拉薩

布達拉山上連日集會討論中藏問題，不知尚有若何主張也。

本署同人準備宴客并辦理歸裝各事，均甚忙碌，所搭成衣匠約三十餘人，均係噶廈派來承差者。

十月二日 晴 駐拉薩

尼泊爾代表派一隊長及士兵二十人送來年禮二十餘盤，羊頭為先，次以酥油製之餅食及胡桃、玉桂等，故使二十藏洋，中尼關係增進，亦一可喜之事也。

聞西藏當局二十餘人，本日仍在布達拉山上舉行會議云。

十一月三日 晴 駐拉薩

聞此間印發之紙幣現達五百餘萬張，每張七兩五錢，折合盧比二個。因此市面上見紙而不見銀，即銅元亦漸稀少，其通用之處，以拉薩及其附近，并山南各地方云。

夙聞三大寺甚有權力，殊不知各寺堪布均憑達賴個人之意旨而任免者，僅知服從，毫無表見自由之餘地也。

余定於本月半前後首途歸京，分兩批行，第一批十四日，第二批十八日，於今日正式通知噶廈，并請代為備辦烏拉。

班禪之屬官來署商談，往扎什倫布寺舉行布施事。

十一月四日 晴 駐拉薩

本日招宴司倫，午後二時到署，備有西藏音樂及本署職員

衛士會中之音樂歌劇。又明戲雙簧等。自三時起。表演至六時散席止。賓主盡歡。藏俗凡赴宴為主客者。對於廚夫差役及歌人等。必有賞銀。十兩至二十兩不等。此在內地間亦有之。

十一月五日 晴 駐拉薩

午刻。在署歡宴。四噶倫、總堪布、彭干公、擦絨、扎薩克、楊喇嘛。香加或代本等。均依時到署。談話歡洽。西藏歌樂及木署所組織之餘興。相繼奏獻。至午後五時始散席。席間。澤墨噶倫談及大金寺問題。請予電達劉總指揮。余允之。

西藏歌樂二日。共賞銀百兩。

十月六日 晴 駐拉薩

知

吉在三

屬有官

上

余之吾

辭謝知

與

上

是

白矣

、

託邦達昌運往加爾加答之行李共六十餘件，於本日交去，每馱運費為十二盧比。

不丹代表來訪，并送米二包，布若干，並答余初到時之餽贈也。孟宗招待員贈余大架鳥一個，余還贈手槍一枝，配彈百粒，伊喜不自勝，云此乃難得之物，即費三百盧比，亦不易購有也。

(附考)不丹位於西藏之東南境，又名布魯克巴，亦喜馬拉雅山間之一小國也。西接哲孟雄，南界印度，偏分布魯克與畢葛兩族，自清雍正兩族仇殺，由貝子頗羅鼐調停合一後，屢來朝貢，固中國之藩屬也。同治四年(一八六五)英人與不丹因事啓釁，中國置若罔聞，不加援助，戰事既定，英遂與不丹直接締約，割第斯泰河以東之地與英，印度入藏東

路自此遂通。之後藏英文惠遣使要求不丹一致對英。不丹不應。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趙爾豐經營川邊。節節進攻。全藏大震。英恐中國再進一步干涉。不丹內政影響印度。乃派駐哲藏代表貝爾氏入不丹。多方引誘。卒於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二月八日締定英不條約。此約締後。不丹亦繼哲孟雄後而脫離中國矣。不丹與錫金接壤。其國亦尚佛教。時序融和。物產豐富。遠非西藏可比。舊分兩族。互相仇殺。雍正時先後赴藏向駐藏大臣投誠。所遣使北上奉表。貢方物。以後百數十年源源而來。按時朝貢。至咸豐年間朝貢中絕。

十一月八日 晴 駐拉薩

本日為立冬節。華氏寒暑表為四十度。

拉薩附近紅教傳法之寺有二，一為多鷄柵寺，一為曼珠里寺。後者因五世達賴曾在學法，故較前者為盛。其主教呼圖克圖慈青來謁，年約二十餘歲，為瞻化人。有一分寺在其鄉，余為表示中央對各派一視同仁起見，優予款待，並贈相片衣料，布施盧比百枚。

午後電報局長偕官來謁，密談一切。伊在噶倫堡學電報一年半，能操英語，對於國事頗具熱心。承送來狐皮、貂皮各一，藏香數扎。

俗官招待員來告，十日午前九時往布達拉山及分訪各當局辭行等事，業已決定云。

十一月九日晴 駐拉薩

清晨黎君來訪，正歡敘間，據藏方送到歸京之馬牌，因曾派林參議及王季兩秘書往催故也。

午後三時半，四噶倫來訪，挽留多住數日，再商中藏問題，余告以必須西藏明瞭共存共榮之原則，而後始有商量餘地，否則留此何益，并申言中藏除對外必須一致外，對內有不必一致者，如允許西藏自治，不干涉西藏政權，不改變西藏現制是也，有仍應一致對者，如外交、國防、交通及重要官吏之任命等，均須由中央府統籌辦理，但西藏當然可派員參加中央，且中央政權早經開放也。至於西藏既得自治權能之允許，中央當然須派一大員

駐藏代表中央執行國家行政監督地方自治。然非干預西藏自治範圍，則可聲明者，噶倫請余備一說帖，以備提交國民大會。余允之，并請其從速辦理，以便早日返京。噶倫等辭別後，余隨即召集本署職員，共同討論說帖事，推蔣參議起草，明日送去。

十一月十日 晴 駐拉薩

上午六時，本署職員開會，討論說帖事項。蔣參議提出草案，經修正後，仍交其整理繕寫。推林參議、李秘書於下午三時攜往布達拉山面交噶倫，并口頭說明五點如下：

一、專使為聯絡感情起見，未經請示中央，即願將談話結果備一說帖送來。

二、中央開放政權予藏人，以莫大之利益，並可認西藏自治，俾全藏人民得定其行政權，尤為難得之利益。

三、說帖所言，為共同建國之大原則，基此而擬定之施行細則，可從長計議，以適合環境為主，例如外交方面，或藏人加入外交部，或在拉薩設交涉員兼承自治政府之指導等。

四、所送說帖，如第一點所言，純為聯絡感情，切望噶廈努力設法通過，勿加更改，否則作為私人談話，置諸罷論，免留妨礙感情之痕迹。

五、請考慮後從速見覆，因本署職員多從各部會調用，各有

本職未能久候，且天氣日冷，將屆冬令，一旦大雪封山，不便南行，亟須早日首途也。

十一月十一日 晴 駐拉薩

十時，往訪却讓台吉，賀其陞遷，並說明日前辭謝邀宴之緣由，以免誤會，承以麪飯見款，飯畢往黎君處晤談。

聞布達拉山重要官員今日集會，想係討論送去之說帖也。并聞噶廈已派定俗官郵政局長為余等歸途之招待員。

本日華氏寒暑表已降至三十五度。

十一月十二日 晴 駐拉薩

本日布達拉山續開會議，想昨日所討論尚未決定耳。

黎雨民君午後來訪，并送來筵酒兩席，以為祖饑，感意可感。藏官五品，借官之無實職者，年俸不過折合七個虛比，試問如何養廉，欲求吏治之澄清，非改良官俸，絕無望也。

十一月十三日 晴 駐拉薩

間西藏有一笑話，大招寺樓設一大鐘，按時報點，某日午後一點時，報十二點，達賴詢司鐘者以故，對曰：頃忘却十二點，故補報之。達賴笑曰：喇嘛只知唸經耳，不罪而遣之，觀於此，亦知喇嘛處世程度之一斑矣。

奉行政院電令，停止商詢中藏問題，着從速返京云云，邊事棘手，思之悚然。

噶廈原定十六日為本署餞行，今聞改至十七日矣。

十一月十四日 晴 駐拉薩

本日為原定首途歸京之期，停裝未發，因噶廈之挽留也。聞藏方將於十六日召集民衆會議云。

甘孜之仲薩呼圖克圖，派其駐拉薩之商人來謁，加以慰勉而去。

朔風凜冽，藏人皆戴氈帽，帽有護耳，飾以金邊，亦頗美觀。昨見大格寺喇嘛誦經後，蹲溺於途者數十人，此亦普通習慣耳。

十一月十五日 晴 駐拉薩

聞噶廈對於余之說帖，本日再舉行末次會議，列席者增至

三十餘人，為最後之決定，不再舉行民衆會議矣。

本日寒度為華氏三十三度。

十一月十六日 晴 駐拉薩

午刻赴熱振之宴，晤談甚歡。此熱振為第五世，胃甚弱，頭常痛，鼻時塞，想為肺部之不良。人甚和藹，對於中藏關係，頗具熱心。聞其三世曾為法王，經西寧入觀，圓寂中土，故伊追懷先躅，極欲一遊內地也。

噶廈送來覆函，對於領土主權，較有相當認識，但條文共十項，頗多扞格矛盾處，經全體職員會商後，仍呈報中央請示，而行期不得不展緩矣。

十一月十七日 晴 駐拉薩

上午派李秘書往色拉寺，布施與東方有闢之堪參密參各喇嘛，以示優異。

午後三時，噶廈在行署相餞，略談說帖事，余表示來函中之第一第二兩條，尚望加以確實規定，旋即縱論其他事件，至四時許散席。

開山南有猿猴所造之小屋，為西藏最古之建築，距拉薩三日之程，現由政府派僧官駐該屋以資保管云。

西藏結婚年齡，普通為十六歲，其地非熱帶，不如印度人發育之早，未免摧殘青年矣。

(附考)藏籍記載，西藏遠古全境均在藏江洪水氾濫之時代，經神力將喜馬拉雅山向東剖開，引為雅魯藏布江，西藏乃得露出水面，其後慈悲之神降生於志塘，為一獼猴，與石女怪同居，生兄弟三人，在此遊戲，志塘遊戲之地之意也，大哥居衛地，為前藏人之祖，二哥居藏，為後藏人之祖，三弟居康，為西康人之祖。

十一月十八日 晴 駐拉薩

午後一時，赴司倫之饌別宴，把盞傾談，互為歡洽，本署職員中之年壯者，飲酒逾量，漸呈醉態，經余制止，幸免失儀，席間并由職員及衛士演藝助興，合座騰歡，至七時餘始散席，秉燭回署。

聞布達拉山本日會議，列席者四十餘人，晚間并有一電致其

駐京代表處想與挽留余等有闕也。

十一月十九日 晴 駐拉薩

却讓夫人來謁，見饒斗蓬、藏香及小佛像，旋有管糧官筌許及知宗學校導師相繼來謁，獻幡幡及佛像等物，聞噶廈有令飭屬官見云。

午後五時許，湯役藏婦誤用汽油燃燈，頓時火勢炎炎，燃及屋頂布幕，經多人救護，幸未成災，否則此間屋宇毗連，并無消防設備，午後又有微風，誠不堪設想矣。同時有本署重要公文數件，於倉皇間散落遍地，經人檢送，郭隊長閱看，隨即收存，若被外人發覺，則糾紛滋多，有此兩重險事，均能安然渡過，不可謂非託佛庇

佑矣。

據管糧官云，政府每年貸出青稞百餘萬克，獲利三萬餘克，伊於日內即須出外收糧，約四五月始能返拉薩云。

十一月二十日 晴 駐拉薩

余因感冒頭痛，卧床休息，至午後五時始起進膳，聞街市擾攘，詢知明日為雷渡母之次女巴登夏母出巡之期，係西藏一大慶節也，晚聞鼓角喧天，深夜始息。

十一月二十一日 晴 駐拉薩

上午十一時，登大招寺屋頂參觀，巴登夏母出巡，由噶廈招待，按巴登夏母為威神女之意，乃大招寺之女護法神，黑面持劍，由

本寺啓駕，各唱倫均坐於寺樓，有英嘛寺之百餘喇嘛作法後，即見幢幡十餘對先行，次為大鼓五十餘面，持鉦者十餘人，以呼畢勒罕為主持，另一導師持鉦誦經為導，由一喇嘛戴女神而行，最後則為降神之護法者，有穿古銅色緞袍者數人，夾持而行，聞女神之夫有二，故出行之路線亦有二，先向西路，其第一夫，焚草人驅魔後，折回寺前，再向東路，其第二夫，焚草人如前，於是出巡之任務畢矣。此為全藏之慶節，全市休息，空巷而觀，唯與會者衣履破舊，想見藏民之疾苦矣。

午後，彭干公送來蛋糕若干，却讓台吉見訪。

十一月二十二日 晴 駐拉薩

本日市民多聚飲喧鬧，因昨日女神出巡，無不歡醉。

奉行政院馬電，今即返京報告，並留劉總參議駐拉薩辦事。月撥經費三千元，自當遵辦。擬明日通告噶廈，不再展緩行期矣。

十一月二十三日 晴 駐拉薩

派林參議、李秘書往噶廈通告奉令回京事，各噶倫仍示挽留。而於留員駐拉薩一節，尚無表示。晚間復奉行政院電，得悉西藏駐京代表曾請中央留余久駐拉薩，以便解決一切。此即日前藏方會議後發電之意耳。

巫陳兩參議對於留駐拉薩之人選問題，有所陳述，不惟無見，惟事實上亦不能不加以考慮耳。

十一月二十四日 晴 駐拉薩

哲蚌寺與東方有關之堪參曾受布施者，多來致謝，黎而民君來訪，談及歐陽覺母入哲蚌寺為僧事。

本日決定於明日正式往布達拉山辭行，會晤熱振司倫并分訪各要人，諒別晚間電致各方報告回京日期。

十一月二十五日 晴 駐拉薩

上午九時，往布達拉山朝佛，先至八八虛布學熱，繼至達賴佛座，晤熱振司倫，伊等表示挽留，余告以旬日內尚難解決，未便延候，諸事可由劉總參議代陳，熱振對於留員一節，甚為滿意，蓋恐余去後，藏民將不滿政府之所為，得一職位較崇者，繼續其事。

可以緩和人心也。談及班禪回藏問題，余告以海道斷難辦到，惟不多帶衛隊，取道青康藏，方須確予安全之保障，並回藏不特一切照舊，且宜盡力優待，二人咸以為然，允任保障之責，承送政府公禮一份甚豐，又送蒙藏委員會及劉湘各一份，余代收謝辭，別回署。

正午四噶倫來訪，送禮一份，表示挽留，余詢旬日內有辦法否，此事於余回京後，仍留劉總參議繼續辦理，正為中央政府有積極解決之表示，並舉項與熱振司倫關於班禪之結果，贊噶原是不同意，伊等均表贊同。

一時再訪熱振，談話與午前相同，承送余禮一份，二時再訪司倫，談話至為懇摯，因余縱論中藏問題極易解決，伊頗感動，遂

言有破壞中藏和好之人。三時訪澤墨噶倫。四時訪郎中噶倫。五時往大招寺朝佛後回署。晚間擬電中央報告一切。

十一月二十六日 晴 駐拉薩

上午九時訪喇嘛噶倫。十時訪琴許噶倫。十一時訪總堪布。十二時訪彭干公。訪擦絨扎薩克。一時訪尼泊爾代表。一時半訪黎丹君。綜觀各處談話較昨日益為諒解。余并解釋中央對於藏方去文。因意見相距甚遠。不欲引起糾紛。故避免文字上之答覆。嗣後藏方如有文字送來。可與總參議一商。庶知不可提出者。暫作緩圖。似與彼此有益。喇嘛噶倫等均以為然。午後二時半。噶倫以次各僧俗官員均來署送禮送行。情誼殷勤。至為可感。

十一月二十七日 晴 駐拉薩

早膳後，有彭子公，擦絨扎薩克，三大寺各堪布，及其他僧俗官員，均陸續來署，送禮送行。余終日應接，頗覺忙迫殊甚。

蔣參議，因種種見解不同，不願留駐拉薩，經各方解釋始已。古人云：不難於用人，而難於調和左右。斯言誠然。

本日布達拉山復開會議，關於中藏問題未能圓滿解決，欲借助某方，有所商議，但未知確否。

黎兩民君來署話別，留共晚餐，飯後康福安君來訪。

十一月二十八日 晴 由拉薩抵烈丹——五十里

本日由拉薩起程返京。早膳後有電報局長之兄真宗丹曲

由塔來訪，談話懇摯，亦為有心人也。

余等於九時啓行，藏兵二十名前驅，繼以木署衛士，送行者不少，民衆圍觀者尤衆。十時至柳林，拉薩政府設帳郊送，喇嘛噶倫、笨許噶倫及五品以上官員數十人，均候於此，送酥油、黃油飯。余與西噶倫互遞哈達，并受各官之哈達後，互道珍重而別。藏兵千餘名整列相送，軍容頗盛。其回民代表及尼泊爾代表均迎送於途，殊可感也。

十一時至哲蚌寺，西山麓，漢回紳民設帳歡送。本署職員及巡禮團諸君亦送至此。余換乘黎君所贈之騾，擔架窩子，為平生首次試乘。因後坐過低，不甚舒暢。於午後三時半抵烈丹，此間人烟

不密，屋宇欠宏，不過一小村落耳。

十一月二十九日晴 由烈丹抵曲水——六十六里

晨六時許，殘月在林，約行十里，東方大白，招待官孟宗至此為別。途經一小石山，前聞路狹而險，曾準備二十人為肩抬架，寫過山之用。頃據驛夫向前視察，報告無妨，遂仍策驢安然而過。沿藏河前進，山紅水綠，點綴人家，時見往拉薩之驛馬，較諸東路繁盛多矣。九時十五分至僮美打尖，蒸饅初熟，佐以醬菜熱茶，殊為可口。駐息一小時，續進，履途較午前為佳，可供飛行場之大壩亦多，於午後二時半抵曲水。為藏河西流與雅魯藏布江交匯之處，民居約百餘戶，從此水向東流，此曲水之所以名歟。僮美及曲水之頭人

來謁獻鷄蛋馬料，受而報銀。

派王秘書與拉薩通電話，得悉行政院來電，擬改派丞參議明遠駐留拉薩，劉總參議及蔣參議均感不安，余擬覆電陳明留劉原因及經過情形，請政府決定。

十一月三十日 晴 由曲水抵擦馬龍——五十里

七時一刻出發，沿雅魯藏布江前進，先徒涉一小流，至九時四十分用木船渡江，岸坡甚峻，十一時十五分至巴地打尖，即為山腰之意，有民戶數十，十二時續進，入山溝行一小時，路為小流碎石，不良於行，自午後一時登甘巴拉山，初時路狹坡峻，架窩攀登為艱，繼以亂石載道，騎行踉蹌，至三時二十五分始達山巔，眺見白地湖水色

晶綠想為鹽湖，下坡不長而甚陡，約半小時抵擦馬龍，止宿於民家。此間屋宇不多，建築尤為簡陋。

本日經過三處古跡，一為雅魯藏布江對岸大廟後，擦絨護衛達賴擊退漢兵處，一在甘巴巴地有欽差大臣之打尖衙門，及藏兵抵抗赫鵬之碉樓。

（附考）自哲孟雄屬英，印藏條約成立後，藏人對英憎惡之念，已不能禁於條約中之束縛，不願遵守，乃實行閉關政策，不准英人入藏，并設關收稅（印藏約中規定出入口貨免稅），英人向我政府交涉，我委以不予過問，乃直接向達賴交涉，亦不得要領，乃命赫鵬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率遠征隊入藏，次年八月三日正午入拉薩。藏人以

刀劍以抵英人之砲火，死亡枕籍。達賴離藏入青海，由班禪與英人談判，訂立拉薩條約十餘款，署名者為噶登池巴代表達賴，條約中間江孜噶大克亞東為通商場，准許英人往來貿易，賠償黃金五十萬磅（此款後由清政府代償），并有他種干犯主權之規定。此次條約英請我駐藏大臣有泰調印卒未實行，後由中英續訂藏印條約，此條成為附約，擦絨擊退漢兵，即宣統二年川軍入藏逼去達賴事。

十二月一日 晴 由擦馬龍抵白地——四十里

本日華氏寒暑表室內三十度，室外二十五度，較冷於昨日。余於七時十五分出發，沿白地湖前進，路平而寬，湖水清碧可愛，遠見蘭加旨之雪山，風景殊佳。十一時五十分至白地，由昌都伴送余至拉薩。

之協款，適相逢於此，送余鷄卵馬料等，情誼殷篤，至為可感。

十二月二日晴 由白地抵蘭加旨——五十里

七時十分出發，仍沿白地湖前進，轉往南岸，道路平坦，架窩安駛，於十二時十分抵蘭加旨，其宗本及頭人代表迎駐於民家，進謁并獻食物，余賞宗本相片一張，景泰藍瓶一對，獎章一枚，川綢一疋，聞該宗本名東康，為噶廈書記，數月前調任於此者，黑河宗本亦令頭人來獻禮物。

本日風和日暖，道出康莊，毫無艱苦，聞所經過之民家，計烈巴百餘戶，曲水宗三百餘戶，貢加宗六百餘戶，蘭加旨宗三百餘戶。

十二月三日 晴 由蘭加旨抵熱龍——一百里

本日因路程較長，於五時出發。初屬坦途，至七時半以後始入山谷。十時至扎拉打火，雪山即在其旁。十時半續進，未出谷中。十二時下坡，一時半上高原平壩。二時又轉入山谷，有江孜宗派代表來迎。三時半抵熱龍，宿於昔之欽差行臺。江孜宗本代表進謁，并獻馬褥及鷄卵，余回賞川綢一疋，綢帶一條。

十二月四日 晴 由熱龍抵谷喜——五十里

八時出發，谷底迴旋，道路雖佳，而小坡之起伏無常，而旁之山仍為砂石質，濯濯無一木，居民散見各處，尚不寂寞，穀喜為臨溪一小村，山頂有一碉樓，頗占形勢，惜已荒頽矣。

十二月五日晴 由谷喜至江孜——五十六里

七時出發。順小溪而下。仍行谷中。九時出平壩。本日有微風。十時後始息。江孜平原與拉薩相似。民戶八百餘。分兩宗。一為在東之局扎宗。一為在南之馬蘭宗。共轄千餘戶。兩宗本俱外出。由其二管家偕同夏地寺僧俗官二員來迎。并獻禮物。余亦分別回贈。

抵江孜後。駐於英人所建之驛舍。寬敞清潔。原擬明日續行。因招待員及甲本之請求。允於休息一日。

尼泊爾代表來迎。班禪代表及扎什倫布寺代表三人亦來獻禮物。并告知安欽呼圖克圖將於八日抵此。是則余等當邂逅中途矣。

英國兵營離市約一里，建築良好，現駐有英國官員三，印度官員二，及印兵八十名，自拉薩至江孜間，除熱龍谷喜一段外，沿途均有大壩，可充飛行場之用。

十二月六日 晴 駐江孜

駐江孜之尼泊爾代表來謁，其父曾充駐拉薩代表，與內地人情感至洽，伊頗以有良好之歷史為余誇述，并贈毛氈一條，余亦回贈織錦桌圍椅墊，繼有扎什倫布寺代表來謁，送交布施收條，并獻禮物，余回贈川綢、桌圍椅墊、紀念章、相片數物。

十一特往夏地寺朝佛，藏兵及本署衛士整隊護衛，由堪布迎導，共朝十餘佛，該寺建築雄偉，已歷五百餘年，承設茶點款待，余

亦發款布施，僧衆皆大歡喜。來去途中，市民圍觀如堵，其情緒熱烈可見。

回署後，知林參議與王秘書往參觀英國兵營，已先余而返。
十二月七日 晴 由江孜抵康瑪——九十七里

黎明待發，因烏拉未備，至六時半始啓節，沿途平壩廣大，道路綿亘，惟四山仍濯濯然，有一溪流甚長，與熱龍南來之溪水匯注於後藏某河，為恒河之上流云。十一時一刻至鎖岡，已行四十八里，昔充招待員之五品官藍東來謁，并獻禮物，余亦還贈，旋有安欽呼圖克圖與王羅階秘書長等共五人抵此，延見寒暄後，告以在拉薩時關於班禪回藏問題及與當局接洽之經過情形，彼此交換意見，至

午後一時半始別。

由此前行道路良好。於六時抵康瑪。宿於般加廬。此地高度為一萬三千九百英尺。

十二月八日 晴 由康瑪抵蘇瑪達——四十六里

八時二十分起程。道路雖在兩山之間。然甚廣濶。可作飛行場。可駛汽車。與昨日相同。沿途亦散見民居。本日天氣極佳。無風。有日。行旅怡然。於十二時四十五分抵蘇瑪達。宿於般加廬。其經理人招待甚周。

早晨未出發前。前招待員藍東起來晉謁。因江孜土民辦理烏拉稽延數小時。致誤原定啟行時刻。護送員巴楚欲加懲罰。土民

惶恐，託其來求緩頰。余告以本使對於此事，并不介懷，但已楚為職責關係，不得不認真辦理。余當為之說項，望江孜土民以後勿再如此，則今之誤舉可勿追究矣。

十二月九日 微雪 由蘇瑪達抵卡拉——四十六里

七時半出發，道路良地如前，於十二時抵卡拉，為一大平原，有民百餘戶，仍歸江孜宗管轄。余止宿於般加廬，聞此地高度為一萬四千六百英尺，卡拉湖之面積甚為廣袤云。

午後三時大風，七時許始止，為此間附近一帶之常態也。

十二月十日 微雪 由卡拉抵圖納——八十二里

六時半啟行，微雪未止，沿卡拉湖前進，道路仍佳，十時半至多

金打尖十一時續進，湖盡即上平壩，微雪初霽，南山如銀，仰見天空，低垂雲氣騰湧，頗具美觀，午後三時始抵圖納，再宿般加廬，聞多金與圖納之高度，俱為一萬四千七百英尺，其地仍歸江孜宗管轄，明晨前進十里，則歸帕克里所屬矣。

十二月十一日 晴 由圖納抵帕克里——七十里

六時起程，道路尚佳，較遜於昨，四山皆積雪，蓋帕克里為一高原也，其民分兩宗，東為夏敦宗，轄二百餘戶，南為南慈宗，民戶相若，兩宗合同治理，歸一宗本管轄，另有收稅僧官二員，此間出產以羊毛為大宗，課稅甚重，茶每二十包抽一包，自本年五月起改抽銀一百三十四兩，每年可得款四五百兩，羊毛每年出口有三五萬包，每五包抽

一色可得六千包以上，每包值銀三十餘兩，此為西藏較大之稅收，其餘牛尾皮張，每年亦可得稅銀約千秤云。

本署行李，邦達昌允為代運，但必須得亞東商總辦之許可，而後敢承辦也。

十二月十二日 晴 由帕克里抵亞東——九十六里

邦達昌代運行李事，因亞東公民不願利權外溢，而以每件五盧比之代價，交亞東公民轉運，於是帕克里至亞東一段所需之烏拉，遂發生問題。蓋照例凡需烏拉一百五十頭以上者，始歸江孜承辦，今僅需五十餘頭，應歸帕克里承辦，帕人不願，遂將江孜全部烏拉扣押，竟至用武，其結果未詳，但行署所用烏拉五十餘

頭同時被留。今雖未誤事。然一夜馬未飲食。本日又并站行。加以山路崎嶇。因此倍覺進行之困難矣。

帕克里高度一萬三千英尺。亞東九千餘英尺。故本日所經之路。均屬下行。自九時下坡。十一時半至溝屋打尖。山徑險峻。幸向寬澗中貫一溪。向南奔流。西山皆積雪。山腹以下。皆有松樹。此間名為春丕谷。有聲於世界。沿途樹木叢生。頗有內地南方景象。居屋多平房。牆壁多用木板。屋頂以樹皮為蓋。諒不能充分防雨也。午後續行。均為草地與溪流。二時經一山。上有喇嘛廟。鼓樂相迎。此後屢有來迎者。四時許抵亞東。有兵一排。恭迎道左。繼而商務總辦或服導。送入上春丕。至般加廬駐節。觀者如堵。

春丕分上下二段，居民各二百餘戶，駐有高務總辦及藏兵二十餘名，中間一段為英國租界，駐有英國商務代表、電報局長及印度官一人，印度兵二十五名，此間有漢民八戶，景象皆欠佳云。

加湫寺之僧人來迎，并送食物，還給綢料，英商務代表亨利上尉派人謁候，當余經過該衙署時，復排隊整列舉槍致敬。

十二月十三日 晴 由亞東抵占高一七十三里

原定七時出發，因候集烏拉至九時始成行，過英國租界里許，至下春丕，又前行，至昔時欽差行署，今為藏官商務總辦所駐，居民皆環立而觀，亞東關即在其側，已荒涼不堪矣，西藏商務總辦在山送別，并有藏兵二十名整隊致敬，再行里許，護送之藏官及

兵均向余遞哈達而別，情意殷殷，至為可感。自此登山，異常崎嶇，因架窩不適用，改乘驛行，十一時至加湫寺，係屬紅教，坐談片刻，續進，雖幸未雪地冰天，而道路狹險，跋涉極艱，午後一時至春丕塘，在般加廬打尖，三時過納圖拉，高度一萬四千三百英尺，此為哲孟雄與西藏交界處，山後道路良好，曲徑傾斜之度，均極攸宜，寬約六尺，足徵英人對於交通之經營，不遺餘力。自山巔至占高約七里半，於午後七時始達，宿於般加廬，守廬者為哲孟雄人，其子均不能哲語，而操印度語矣。

(附考)哲孟雄一名錫金，在西藏南境，東接不丹，西鄰尼泊爾，昔為獨立之王國，在前明季世，其國王自西藏而來，且歷代多與貴族通婚，其

人種、風俗、宗教、悉同西藏，上流社會通西藏語。一八一四年，英人戰勝尼泊爾，剽取喜馬拉亞山以南貼來摩蘭等地，以畀哲孟雄，餽之受英國保護。一八三五年，并與哲王約，歲給俸金三百鎊，買收首府大吉嶺附近地，以建新殖民地。一八六〇年，科爾勃加拉率英軍與使節阿士列點共赴第二主府塔母倫，與之訂立許英人貿易，保護英人旅行，修築境內道路等條約，并加給國王歲俸為一千二百鎊。後因西藏遣人說哲王曰：英國前欲派使駐藏，現已為藏所拒絕，因英國甚畏西藏也。乃勸哲王移駐西藏，并禁止英人貿易，王從之。意國而住藏者殆二年。英人屢催返國，王不聽。藏人復乘英國不備，於一八八七年進兵於哲境，乍利之麓，建堡寨於林通，嚴其武備，以遮斷英印貿易之路。英國乃出師

破西藏軍，驅出哲境，逼哲王迫，居於塔姆倫，由是英國得置駐在官於此，無論內政外交，歸英指揮，名雖為保護國，實已為英國領土，王不過虛位而已。英人以藏為中國屬土，而哲藏關係密切，乃於一八九〇年即光緒十六年召集雙方全權委員，於加爾加達締結印藏條約，其內容劃定哲藏界址，承認哲為英之保護國，並於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增訂印藏續約，內有貿易、公信、牧場之規定，主要條件則為開放亞東為商埠，並許英商自由往來印度與亞東間，除禁制品外，凡輸出入貨物五年以內概免納稅，期滿再由中英兩國酌定稅則。

十二月十四日 晴 由占高抵同都——六十六里

本晨因炊事不便，九時始得早膳，故延至九時四十五分始出發，約

行一里，架寫不能進，改乘騾，幸道路亦佳，間占高之高度，遊於納圖拉一千英尺，午後一時共行十里，至加坡南之般加廬打尖，一時四十五分續進，在加坡南前後之路，均闢於深谷石壁之上，險峻極點，所喜修築得法，並有鐵欄，化險為夷，以人補天，將至岡都五里之處，道路更佳，可駛汽車，沿途樹木栽植井然，岡都在羣山亂谷中，並無平原，而道路精良，電燈自來水具備，可謂善於開發，居民數百戶，約三千人，商店二十餘家，街市道路亦寬。

此間行政長官派一監察主任來任招待之職，余擬明日赴加倫堡，往大吉嶺游歷，其餘各員則赴司里苦里，乘火車往加爾加答云。

由亞東運此之行李，照英國定章每件需費八盧比，較商運約昂三盧比。護送官以該市民照章索價，與專使體制欠合，每件遂減少一盧比。

十二月十五日 晴 由同都至加倫堡——一百八十一里

九時十五分偕郭隊長乘汽車往加倫堡。道路沿山腰螺旋而下，順于舖河前進，樹木茂盛，風景絕佳。十八里至新擔，有高舖數十家。二十一里至于舖，市場尤盛，多印商人。自此過橋，為哲孟雄與大吉嶺交界處，有印度警官檢查旅行執照。按大吉嶺昔屬哲孟雄，今則直隸於印度總督矣。再十里至馬麗橋，對河為特斯他，人戶頗稠。又一里，為赴司里苦里與加倫堡之分途處。十三里至加倫堡，邦達昌

司理人齊諾君來迎，宿於邦達昌附近小地十一哩。

此間人口數千，大小街中商店櫛比，多為印度人及帕里人，原
來之哲孟雄人幾至絕跡，亦可哀矣，有西藏商店二家，刻在初冬，
有藏人運羊毛來此，若在夏季，亦鮮至此，華商不過數家，如洪
盛公司、恒順公司、馬思元等，華僑亦不多，有一遺族學校，為世界
大戰陣亡將士之遺孤，均為歐人，設備尚佳，校後有禮拜堂一所，英
人居此者，除學生外，約百餘人，另有歐人住宅區，般加廬即在其
地，此地位於山上，高度四千五百尺，日中較熱，早晚則寒，山風尤烈，市
內道路良好，附近風景頗佳，并有鐵索電機運物，六里至揚站換
裝小火車約二十五里至司里苦里，若由堡乘汽車至司里苦里則為

四十五里，需時二小時半，需費一盧比八安。此為齊諾與列齊門兩君偕余乘車環游全市之所見所聞也。

十二月十六日 晴 由加倫堡抵大吉嶺——八十六里

七時起牀，有西洋同鄉李君及馬青山之甥來晤。九時，齊諾君送豹皮數張，所以答余昨日金織桌椅靠墊之餽也。旋與列齊門君乘邦達昌之汽車由捷路赴大吉嶺，計二十八里。若非此小型汽車，則必須繞道司里苦里四十五里，再五十里而後能到達。當需時六小時半。今由捷路行，循昨日來路下至山麓。過特斯他橋（為鐵骨洋灰所建，異常堅固，去歲始落成），再向北通過特斯他市，馳登山路，經陸祖市，逾庫冷，循小火車路前進，即抵大吉嶺矣。

特斯他本日為市期，異常熱鬧，多為帕里人。因尼泊爾之邊界距嶺僅二十里，故怕人多移居於大吉省。自此登山，路不寬，僅容小汽車，而林木茂盛，十六里至紅茶製造公司，有鐵索電機，續行至陸祖市，為種茶工人之村落。遍山皆茶樹，再行至地名六里之處，則道路較寬，可駛大汽車矣。再行至庫冷，有小火車站，通司里苦里。此處分三岔路，一往節把巴哈，一往尼泊爾，一往大吉嶺，地較高，氣候亦較寒。

余等抵嶺，宿於中央旅館，尚有埃乎列斯山旅館，較此好大。此地高度七千五百英尺，少遊於庫冷，夏季涼爽，冬季多雪。華僑分廣州、梅縣及山東三幫，共百餘人。有中華會館，吾梅縣人多營皮鞋。

業以山上之新復興營業最佳。聞英國夏季兵營有二處。一為蔡本。可容五百人。一為節把巴哈。可容二百五十人。前者距此僅三里云。

十二月十七日 晴 由大吉嶺抵司里苦里——一百七十一里

本日因華僑來訪者踵至。定於十一時起程。本日旅館司理人留款午餐。情不可却。故於午後十二時半始行。汽車下山。道路甚佳。每逢小火車之停車場。為防止肇禍計。均須取得通行照。沿途天氣不佳。雲氣騰鬱。空氣冷濕。所經小市。村落甚多。以距大吉嶺十九里之隔山為最大。聞有商店數百家。將至司里苦里七八里處。始履平地。道路寬而直。汽車直駛如飛。三小時而達。時為午後三時半也。一快車停站。左係開赴加爾加答者。有頭二等食堂。設備甚好。

余與郭隊長購頭等車票一張，價三十七盧比，餘二等車票一張，九盧比。餘在食堂飲茶進膳後，於七時上車，即倦而就寢。八時四十五分開車，天氣已熱，夜間僅覆毛氈。

十二月十八日 晴 抵加爾加答

五時起身，準備一切，於七時抵北站，承駐留官民及親友來迎。先至明新俱樂部，為嘉應會館忠義堂之產業，去歲落成，巍樓三層，頗為壯觀。衛士宿於此，余寓大東旅館二百九十一號，每日房租二十盧比，因刻值聖誕節，故價較昂也。劉志達君招宴於中華飯店，飯後，往拜領館同人及劉志達夫人，回旅館後，擬電報告各處。有李渭濱同志等來訪。

十二月十九日 晴 駐加爾加答

八時各親友絡繹來訪，十二時駐加之尼泊爾代表來高談往游該國事，與梁總領事在旅館午餐後，往華僑工會醒僑支部暨譚岐阜君等處拜會。

此時加城將屆聖誕節及新年，天氣亦佳，自總督以次各英印大官，均羣集於此，藉以磋商政治聯絡感情，故景象頗為熙攘，余亦恭逢其盛，殊幸事也。

十二月二十日 晴 駐加爾加答

八時後親友踵至，十時往明興戲院出席華僑歡迎大會，全院樓上下均滿座，熱烈情形，至為榮感，由李涓濱君主席致歡迎詞。

後，余為半小時以上之演說。復次梁總領事演說，殿以小學生唱歌。散會後，應嘉應會領之宴，仍由李君致詞，余為鄉音之演說，林參議東海亦致詞。晚間遊新市場後，與劉志達君在中華飯店晚餐。

十二月二十一日 晴 駐加爾加答。

晨九時，梁總領事偕尼泊爾代表來訪，告知已奉尼國國務總理之命，邀往一遊，遂決定於明日偕衛隊長郭寅生及印度報編輯翟肯佛兩君同往。

午後二時，余招待梅縣同鄉茶會，順次談及建築會館款項事，即席題捐共二千五百盧比，余曾捐助三百。五時，劉志達、劉碧如

兩君招宴於中華飯店。九時，梅縣同鄉開歡迎大會，由謝同志主席致歡迎詞，余演說致謝，嗣有李涓濱同志及梅光學校學生相繼演說。聞梅光有學生一百五十餘，本晚列席者為童子軍七十餘人，另在邊壩尚有四十餘生。

十二月二十二日 晴 駐加爾加答

本日移寓明新旅館，計在大東四日，共付帳約八十盧比。

十一時，與梁總領事往晤印度總督擊靈春勳爵，重門鐵柵，警衛森嚴，其年齡已逾六十，而精神矍鑠，追述八年前游華狀況，極為歡洽。繼往拜訪四邑東安南順寺會館總支部，及華僑俱樂部。回館接見印度報界聯合會記者後，即於八時往好拉停車場乘車。

赴尼同行者為郭寅生、程肖佛及汪翰成、承梁總領、李副領事及李渭濱、劉志達、王良坤諸君送至車站握別。

十二月二十三日 晴 由加爾加答抵拉所

午前十時到毛加馬河口，改乘火輪，七時開行，歷四十分鐘越恒河而抵蘇馬里亞河口。上岸乘般諾爾火車，於午後四時四十分在許過里換車，至六時抵拉所。

尼泊爾貝爾根池官員叔巴，名烏亥德拉者，到站歡迎，偕往招待所駐節，樓房設備尚佳。旋貝爾根池之省長拔都爾衫些爾將官來謁，談話歡洽，并云當以電話報告國務總理。

十二月二十四日 晴 由拉所抵加利

八時半乘尼泊爾之狹軌火車，由烏克德拉及一排長率兵數名護送，車行五分鐘，逾印尼交界之小河，未幾即至貝爾根池省，再行兩小時半，計程二十四里，至阿莫利根下車，改乘汽車行山谷間，道路良好，約一小時半至兵迫地，小總於驛站官舍，有駐加利之上尉來站招待，貝爾根池省之護送官兵在此告別，另由國務總理派一准尉前來護衛，午後乘八人肩輿登山而至加利，計程五里，道路尚佳，惟不能行車耳，山上有露天堡壘，駐兵若干，余宿於驛站官舍，由管理鐵索電車之上校那信巴圖任招待之職，山間氣候較寒，須改穿皮袍。

此鐵索電車係利用水力發電，七年前由那信上校開辦，每

年得運費五六萬盧比，獲利甚豐。由烏爾信至尼京，僅需三小時云。

尼泊爾國務總理之下，分內務、外交、教育、軍事、商業、農林各部。外官分二十三省，南方接隣印度之平原計九省，其省長統由國務總理親自簡放將官充任之，餘由內務部長提請任命。須經過貝爾池者，適當印尼分界之衝，有一練兵場，駐護界兵約五百名。省下分三區，各區有公安局，省府內分十處，分理司法、公安、森林、氣象等任務。聞該處森林茂密，南北約長十里，延至阿美利根，東西約長二百四十里，直至尼京加島曼圖云。

尼人稱族分廓爾喀與舊尼泊爾兩種，後者為涅窪族，多經商。

務農。前者分茶德利、古倫、孟加、特拉第般土各族。茶德利族為高官貴族之基幹。國王及國務總理屬之。古倫、孟加亦多出將官。惟兵士多為特拉第般土族。另有婆羅門族。人數不多。僅為宗教之集團耳。至於統治大權。皆操於國務總理之手。兄終弟及。其貴族各有宗邑。只收糧賦。不能役使其人民。亦不能世襲本身之官職也。

該國常備兵有三十二團。內砲兵約五千人。履行徵兵制。自十六歲至四十二歲。皆有此義務。軍官則至五十五歲止。現役兵嚴格訓練三年。期滿後僅於每年夏季訓練四個月。餘則放歸田里。每年新兵入營者。約有三千人。其餉糈每兵二十盧比。服裝由政府發給之。

軍官之教育，有軍事學校設於尼京，自十四歲入學，七年畢業，對於普通人民，近年履行強迫小學義務教育，自小學以至高中，九年畢業，另有高等學校三，在尼京者一，並有大學一所，專習文科，畢業期限三年至五年，現有學生三百餘人，女子教育，仍欠發達，據聞人民識字者，為百分之六十二。

幣制分金銀銅三種，每一盧比，合安那二十五枚，或銅錢百枚，五安那合銀幣一枚，或銅錢二十枚，並無紙幣，銀行僅有國營之銀業銀行一家，普通人民之工資，每日可得銅錢五十枚，僅敷三餐麵食費耳。

政府歲入三百五十萬盧比，內田賦占七分之三，出產以木材、藥

材、黃油、米為大宗，貿易出超，國家未嘗舉借外債也。其檳榔、石灰產量亦富，任由印藏人來境採取，酌課其稅而已。

尼國人口共約七百萬，多山居，其阿美利根以南之平原，居民較少，因夏季既潮且熱，瘧疾流行，死亡率率高，故尼人秋冬始往耕種，民間無戲園、電影場、酒館、妓院等娛樂場所，政府力加勸戒，故人民亦無此嗜好，惟生活不免簡單耳。

入尼境之路有二，一為西米巴利渣之鬚龍山洞，一為將至兵迫地之冰許，檢查護照均甚嚴密。

十二月二十五日晴，由加利抵加島曼圖（即尼京）——六十里，晨八時半乘輿出發，再上坡若干里，始往下行，旋登唐古特山。

午後一時半達山巔，二時半履平地。尼政府設帳於此打尖馬，沿途道路不佳，或亂石嶙峋，或傾斜急峻，或勻配過驟，行走異常困難。居民散處於山巔及路旁，屋多為三層，下層養畜類，或為家事工場，中上為臥室，牆以木架，外塗白灰黃土，上覆以草，鮮有磚瓦，且構造不廣，僅容一家，婦人之工作甚勤，服裝與南洋羣島大同小異，亦在露天裸上身洗浴，小童乞錢者甚多。惟遍山林木蔥鬱，至為難得。余由打尖處改乘汽車，七里而至尼京加烏曼圖，駐節外賓招待所，天氣不如昨日寒冷，約華氏寒暑表五十餘度。

征裝甫卸，前國務總理之子，代表現總理來訪，表示歡迎，稍談而別。余與招待員商定，三日內訪客及參觀之程序，擬往晤國

務總理周德總司令巴德瑪上將慕漢等要人。

尼京人口約二十萬，南為巴丁市，約有萬餘人，係涅窪族，東為拔德高市，人口稍遜，此間自經本年一月地震後，房屋多被破壞，有河會流於此，一名俾斯怒馬的，向南流，一名拔苦馬的，向西流，後者較大於前，沿河多火葬場，並尸體火化後，即傾入河，異常便利也。

十二月二十六日 晴 駐加島曼圖

本日晨霧甚大，氣候稍寒，往訪巴德瑪總司令，談敘甚歡，伊以未能正式迎迓致歉，情極殷拳，一時訪慕漢上將，人甚精幹，亦極誠懇，一時半訪周德國務總理，余請其速派專使往中央答禮，以資聯絡，答云陸路可通，當即照辦，並告以尼藏交誼，似覺疎遠，宜加注

意，伊甚感謝。伊今日佩國民政府所授之勳章，着常禮服接見，非常懇摯。並於余回行館之十分鐘後，即偕前總理之子來回拜，兼餽禮品，並答余之贈也。午膳後，入總理府操場，參觀軍官學生體操，由總司令及上將迎導，并介紹貴族官員二十餘人來謁，均屬相貌魁梧，英氣勃勃之青年。旋見各項體操及槍刺術等，異常熟練。音樂隊吹奏數小時，亦娓娓動聽。最可喜者，軍官學生四十餘人整列在場，余致敬愛之詞，並加勗勉後，細察各人，均能領會，諒不致河漢余言也。五時半告辭回館。巴德瑪與慕漢來訪，詢及中國如何始能團結，余告以黨的制度，本為民主集權。今日黨的首領日見團結，同時發展交通，亦為促進團結之最要方法也。次詢中

日能否合作。余告以滿洲問題。若不依法解決。恐難希望。最終又詢中央對於西藏問題。是否照前清辦理。余告以西藏大多數人民。極希望恢復舊制。但是否適合今日之趨勢。中央或須熟加考慮。商定耳。

國務總理府異常雄偉。今日總理特在正殿設座接見。彬彬有禮。晚間送來自備之飯菜。已覺情殷。又饒野鷄一頭。備充明日之饌。尤為可感。

尼國軍隊開共四萬人。分為五個師。尼京有大練兵場。操演甚勤。環練兵場多為官署。醫醫院。武庫及製幣廠等重要屋宇。街市在場之北。總理府及招待所亦在場附近。

十二月二十七日晴 駐加烏曼圖

晨十時乘汽車往遊巴德高市。人口萬餘。距尼京七里有涅窪王故宮。為一百五十年前古建築。又有五層高塔。為五百年前所建。前因地震損壞之部份。刻正從事修理。街市清潔。環行一週。市民觀者如堵。印象似覺良好。繼往布達塔。塔為金頂。供奉蓮花祖師。相傳有一高僧索一牛皮大之地建塔。當地政府允之。乃將牛皮剪成細條圍一大地。而建此塔。時為二千五百八十七年前也。聖迹流傳。至今景仰。凡蒙藏康以及內地僧俗來朝者甚多。以每年十月為最盛時期。其住持為一中國僧。隨其祖由四川移來。不自知其姓。今名為桑那道濟。塔產甚豐。自建洋房數所。以招待高等僧侶之朝塔者。

餘僧則分居於環塔人家。此住持兼管新蒲寺。寺係黃教。亦為四千七百五十三年前之建築。較塔更古幾一倍。余擬明日往朝。

旋往新造之電燈廠參觀。廠在孫得利者兒離城數里。利用水力可發電力五百吉羅瓦特。連舊有之電力廠二處。共約一千吉羅瓦特。余乘輿登山。察視水源。計劃建築均屬良好。間共費五六萬盧比。其鐵索電車每三小時轉運一次。每次輸貨九十五箱。每日可運四次。往返計八次。費盧比三百餘吉羅云。

回館午餐後。參觀造幣廠。工人百餘。現正熔鑄銀元。其鑿元機每小時可出六千元。係英國製。較拉薩者稍大。所鑄金元每個現值銀元四十六元。係為本境內地餽贈之用。市場仍用銀元。並因

尼泊爾不產金故也。

出廠後，周遊街市，屋宇多為地震所毀損，至今尚未恢復，市
廛尚熱鬧，惟街道稍欠寬整耳。歸館晚膳，仍承總理以飲食品見
饒。

(附考) 傳尼泊爾有古塔九，西域花卉不多，惟塔上諸花咸備中國名花西
域所無者，皆有之。西藏達賴每十二年遣人前往修塔一次。

十二月二十八日 午後微雨 駐加烏曼圖

本日晨霧較稀，余於十時往拜英國駐尼公使，級為上校，在
尼四年，昔為全權代表，屬印度總督所轄，去歲英尼交換公使，升
任今職，使館占地頗廣，有醫院及兵營，駐印度兵百名，余稍談回

館承其回答。聞尼國駐英公使，即為國務總理之子云。

十二時，往巴丁市參觀街市及佛寺。居民空巷環觀，余特衣長袍高褂，表示漢官威儀，以資觀感。旋往博物院，陳列武器甚多，並有歷任國務總理之像及冠服，繼易與登山參觀觀音堂。此為尼人子弟入學時參拜之所，正如吾人昔時入塾之拜至聖先師相同。越第二山峰，即抵新蒲塔，為尼泊爾三大寺之冠，建於山上，已歷四千餘年。此次地震，旁二小塔破裂，此大塔竟未損分毫，可見建築之堅固。塔後有小樓，供奉佛宗，適有自西康來之喇嘛三人，在此誦經，聞昨日甫到，明日即行，可謂誠敬之極。余盤桓下山，大石為路，山腰間並有三寶佛三尊，輪孤山麓，仍乘汽車至火藥製

造局參觀，規模雖不大，設備亦佳。

歸館後，國務總理派其二姪持信來送別，余亦留書三通，表示謝忱。聞尼泊爾國務總理之傳位，為兄終弟及，並以嫡子為主，因此叔姪或嫡庶之間，不免發生爭奪情事，幸不致內亂，為一敬耳。

十二月二十九日 晴 由加烏曼圖抵加利——六十里

晨七時，中國僧桑那道濟來謁，獻舍利子若干，及布達新蒲二塔之歷史記載，並探悉貴族爭位之情形。

八時首途邁歸，所有行館人等，酌給賞賜，皆大歡喜，歸途與來時相同，無甚可紀，不過午餐則在加利山麓耳，於午後四時抵加利。

驛舍。此行承尼政府加派護送兵四名。隆情可感。聞尼京十二月多霧。加利夏季多陰。山間氣候固有不同也。

尼國普通軍官之上校。月俸約四百盧比。上尉百餘。廚役十餘。兵卒自十二起支。惟貴族官較普通官之薪俸。增高三倍。未見其平等也。尼人識字者約占十分之一。未能普遍。當局正擬振興教育云。

十二月三十日晴 由加拉利抵拉所

十一時下山。由兵迫地乘汽車至阿美利根。計三十二里。乘小火車至拉所。適逢英國將官到尼。致候車二小時。於午後六時始達。仍宿驛舍。且爾根池省長來談。對於西藏軍事。頗為關懷。

十二月三十一日 晴 由拉所抵加爾加答

上午八時十五分由招待員偕送至車站。遲至九時四十五分始開車。較規定時間已逾一小時半矣。幸車行速度增加。於午後六時半至蘇馬里亞。渡恒河後。照章八時四十五分之火車。又遲至十時許始開。於是明晨六時應到加爾各答之時間。須延至七時半矣。

二十四年一月一日 晴 抵加爾加答

晨七時半。車抵加爾加答之好拉車站。梁總領事及劉志達兄等來站歡迎。同赴明新旅館。隨赴中華飯店早餐。十一時參加印度總支部所集之新年慶祝會。列席者百餘人。余致歡勉之詞。散會後。往晤巫陳兩參議。於天益旅館。午後三時到總支部。參加執

監委員就職典禮，并致詞慶賀。五時，應四邑會館之歡宴。八時，參加醒僑支部之新年慶祝會，并致歡勉之詞。

一月二日 晴 駐加爾加答

起牀後，準備行裝，與劉志達兄出外購物。因余欲順道往爪哇、菲律賓一遊，亟須備辦衣物也。午刻，應梁總領事之宴。飯後往訪其家屬。三時回館，吳文英醫師為余洗牙。六時，總工會常務委員李志果君約赴該會與各工友會晤，並承各同志於晚間招待宴於南茶酒樓。八時回館，請吳醫師為補右側大牙一小孔。

一月三日 晴 由加爾加答往新加坡

晨起六時，邦達昌堯家來訪，略談別去。由領館葉君代購到赴

新加坡之頭等船票一張，價二百五十元，三等票三張，價各五十六元。係英印輪船公司之他加德號。午後三時半即須上船。因碼頭距市稍遠，故於午前十一時即由劉志達君代雇人夫將行李先用推車運去。每件給費六安那。由曾生武押送上船。余承劉君招待在中。華飯店午餐。至午後二時半上船。親友來送者甚多。至足銘感。此船搭客甚少。頭等票二三人。惟於本晚并未開駛。候水漲也。

一月四日 晴 在船中

本日船開至河中。水量仍感不足。旋行旋止。聞今日尚未能出河口而入海也。

頭等艙內。僅余與林參議東海二人。可謂包艙。二等客亦不

過十人而已。船之載重為六千九百噸。房間雖不華麗。尚清潔可
喜。

一月五日 晴 在船中

晨起船到海口又停。至午前八時始開。引水至十二時始去。風平
浪靜。船行穩適。食慾增而精神長。迴溯奉使西來。旅途况味。至今
日始免困頓之苦。且任務完畢。仔肩已輕。一片歸帆。遨遊名勝。其
心胸之安泰。迥然非來時之履薄臨深矣。

一月六日 晴 在船中

是日天氣甚佳。惟覺稍熱。船向西南行。才二百二十二里。尚有
百八十二里。始抵可剛那德。海濶天空。舟平波靜。古人所謂游目騁

懷領略天地自然之趣，信可樂也。

一月七日 晴 在船中

午前七時，船抵可剛那德，離岸六七里，下錨。水淺而浪大，十時，來駛船六艘，落貨四百噸。至午後七時竣事。乃於八時開行。較預定時間早開一日。計程十二日，午後可望抵檳榔嶼矣。

本船載貨價格，自印度至日本，每噸約日元二十元，每次日貨在四千噸以上，以此為大宗載運云。

一月八日 晴 在船中

天氣漸熱，海風稍大，幸船行平穩，乘客寥寥，舒適幽靜，為可喜耳。

一月九日 晴 在船中

午前風大浪高，船客多不能至甲板，余幸心胃尚強，食慾更佳，但船行甚緩，至正午僅行二百三十七里，距檳榔嶼尚餘八百七十九里，以此為例，大約十二日未必能到矣，午後風浪較平。

一月十日 晴 在船中

晨起散步甲板，風浪已息，天氣亦較熱，午後到黑人島，森林廣袤，一望千里，犯罪者多送至此處工作，即吾人所謂配軍是也，島適當加爾加答與檳榔嶼之中心點，均為二日半之行程，每日由加埠船發送火食一次。

一月十一日 晴 在船中

天氣佳，風浪平。午前練習攀登動作。因十三日始可到檳埠，船特慢駛，以節燃料。

一月十二日 晴 在船中

海天無風，氣候驟熱。午後四時可望見海岸，船行每小時十里。正午據報告，尚距檳埠一百四十二里，約明晨可到。

一月十三日 晴 船泊檳榔嶼

午前三時許入檳榔嶼港口，醫生來船檢查後，開泊岸邊。八時半，黃領事愷元兄及李采臣兄等到船歡迎，並有數新聞記者前來訪談。當即登岸，由李采臣兄致詞，余致答謝後，攝影紀念。即分乘汽車四輛，游覽海濱，至極樂寺下之飯店午餐，膳後入寺參

觀並及蛇奇。於午後三時許上船。四時啓校。

一月十四日 晴 在船中

風平浪靜。天氣甚熱。蓋十二月及一月為此間每年最熱之時也。

午前十時頃。海水騰空上昇。想因天氣過熱。氣壓減低所致。俗所謂龍吸水是也。

檳榔嶼至星加坡之海程為三百六十八里。至本日正午共行一百八十九里。預計明晨七時可到。

一月十五日 晴 抵星加坡

上午七時。船泊新加坡七號碼頭。總領事館派施領事公唯。鄭

隨習領事志強及客屬總會梁君學謙、張君思歐來迎。

余下船後，先至羅敏申路八十二號中國旅行社，購往爪哇經馬尼拉而至香港之船票，并換港幣。適有協恩茂輪船公司之萬豐隆號貨船於今日開行，另有荷船芝沙力號郵船十八日由泗水開行。二十日抵此，二月一日至馬尼拉，四日至香港。為求舒適起見，自以搭郵船為佳。惟既須等候數日，船費又較昂，於是決定購萬豐號船票，計七十五星洋，繼往購夏服一套。

訪刁公使成章於總領館後，至客屬總會訪晤諸同鄉，與梁受謙、楊滋璘、古實根、梁炯文諸君接談，并得晤饒塘同鄉張思歐君及廣金隆之司理伍啓嵩君，殊為幸事，其熱烈招待，尤可感也。會址

在柏城街二十號洋樓五層，異常壯麗。諸同鄉預計余小有勾留，已準備以此為下榻處矣。其駐辦為梁受謙君。

午刻，應刁公使之宴於南天酒樓。三時，承各同鄉招宴。六時，上船復登岸。至總會休息，並遊大世界。晚應楊溢璘君之宴。十一時，蒙諸同鄉偕送登船。因貨物尚未落齊，本晚已不能如期開行。船雖不大，而乘客甚少，清潔可喜。至十二時客散後，入寢。

一月十六日 晴 在船中

北風送帆，船穩於車。船長及侍役均甚殷切。自午前六時半啟棧後，青山夾岸，如入畫圖。至午後四時，左舷始不見陸地。

一月十七日 晴 在船中

風浪平穩如昨，至晨六時半二十四小時中，已航行二百五十九里，可謂迅速。計至巴達維亞為五百四十里，依此速度，明晨八時許可到達矣。

一月十八日 午後兩抵巴達維亞

午前十時半，移民官到船檢查護照，執禮甚恭。九時入港，停泊碼頭，總領事宋發祥君、商會會長梁敬隆君及陳丙丁、莊西言、陳隆吉、沈選青諸君等百餘人，在岸歡迎。上船寒暄後，分乘汽車至印度大旅社，各歡迎人周旋別去。余與新聞記者接談後，由陳隆吉及德彬弟陪訪總領事，適荷蘭加埠漢務司在座，晤談之下，告以中荷利害相同，宜切實合作等語。繼往總商會，廣肇公所，各

屬總會、國民黨總支部、福建會館、中華會館等處，訪晤各當局。中華會館附設學校，有中學部，學生千餘，校長為湯君高蘇人。校董馮淵源係新報總理，請余演講，余以學生宜有救國救世界之懷抱，並須努力讀書相助。

午刻由廣肇公所郭總理在大三元酒家招宴，華僑公會於四時在廣肇公所開歡迎會，八時假座勵志社設宴，同席者有許瑪、腰簡議員多人，寒暄演講，盡歡而散。

荷屬土人之人口約五十餘萬，華僑一百二十餘萬，日本人七千餘，歐洲人三十餘萬。荷屬總督駐於巴城，蓋此埠為政治中心，居民五十餘萬，華僑占十分之一。街市屋宇，未甚整齊，惟生活甚易，土人之簡

單者，幸以蕃薯及包粟為餐，有一仙半即足以供其一日果腹用矣。荷屬馬來王有七，無政治權，安富尊榮，享受一種清福已耳。

余所寓之旅館，每日連伙食費用計十七盾，其次者十一盾。天氣朝夕涼爽，午後一至三時最熱，且每日下午必雨，蓋現為雨季也。

一月十九日 晴 駐巴達維亞

午前與德彬及思世弟往茂勿遊植物園，奇花異草，收羅豐富，為東亞之冠。街道亦頗清潔，地距巴城約一小時之汽車程。總督與重要荷人多居於此，進膳後遊動物園，中陳列一鯨魚骨，長二十餘米，寬六千四百餘吉羅格蘭姆，實為余平生所見魚骨之最

大者。

午後二時回城，往訪沈選青、李篤彬、恩世弟、舜韶弟、許瑀、腰及棠背、陳君等，旋至客族義祠，出席客族歡迎大會，由沈選青、君主席，陳隆吉、李篤彬相繼演說，余致謝詞，并以精神團結贊助政府共勉。散會後，由吳慎幾君偕往參觀天聲日報館，嗣返旅社，接見來賓，復赴大三元應客族同鄉之晚宴，出席者百餘人，羣情踴躍，盡歡始別。

一月二十日 午後雨 駐巴達維亞

午前六時四十五分，與林副領事、沈選青、侯火生諸君乘火車往萬隆，車行甚速，漸次登高，蓋該處高出海面二千餘尺也。十時

許孤站僑胞來迎者甚衆，由鄭會長引至友尼昂旅館駐息，與歡迎諸君握手寒暄後，即至國民黨支部出席僑民歡迎大會。余報告中央政府努力和平建設各情形，散會後與陳澤和君及曾議員往遊街市，軍政部、交通部、工科大學等處均曾瀏覽，承諸君在中華會館設饗，餐畢即乘一時三十五分車返巴，各僑胞均送至站於四時抵巴城。

晚八時出席商學研究社之歡迎宴，余演說以宜顧名思義，研究新舊學說，發現一適合吾人之商學為望。

一月二十一日 午後雨 由巴達維亞經三寶壟抵泗水。

本日乘飛機出發，機場距旅行社稍遠，六時半借莊西言君乘

汽車往抵場已近七時，僑胞歡送至為熱烈。七時半啟航，頗平穩。九時五十分至三寶壟，僑胞及商會主席尤水地、黃樹華等數十人在場迎候。彼此致詞後，於十時十五分鐘飛沿途村落稠密，樹木茂盛。十一時五十五分抵泗水，數百僑胞熱烈歡迎。行館設於大旅會社，僑胞各來致寒暄，旋與郭領事、黃商會長往訪領事館。國民黨支部及總商會各當道，由郭、黃兩君在吉雲居招待午餐，同席者均商學界重要人員。

午後四時出席僑民歡迎大會，後由黃會長導遊市廛，似較巴城整齊。晚間應僑民公會之歡宴，並有演說，聞此間僑胞約四萬餘，客族不過占十一云。

一月二十二日 午後雨 乘船赴孟加錫

晨七時，阿有姐及維均姪來晤，殊為難得。八時，出席國民黨歡迎大會。九時，出席惠潮嘉及僑南學校之歡迎會。十時，赴平安棧應梅屬同鄉之歡宴。十二時，由林徵業君招宴於山上之海邊旅館午餐。小雨送離，天氣涼爽，俯仰臨眺，殊覺宜人。午後驅車回城，便道參觀黃秋涵君之織布廠。四時四十分登船，送者百餘人，船頭高懸中華民國國旗，示崇敬也。五時啟碇。

一月二十三日 雨 在船中

昨夜小有風浪，今晨平息，每小時船行約十里，余居船員室，侍役招待固至極感便利。

一月二十四日 兩抵孟加錫

午前八時抵孟加錫，埠頭高懸中荷兩國國旗，王領事及重要僑胞數十人上船歡迎，偕赴領館茶點後，繞行街市，不甚廣濶，聞此間居民約三萬餘，華僑占半數，僑生居二之一，商業雖同受世界不景氣之影響，尚不如大埠之甚，十時到中華總商會茶會後，仍回領館，由鄭翻譯導遊，葡萄牙時代所建築之古城，現改名「洛他擔堡」，城牆高厚，計各丈餘，中有地窖深八丈，不沾潮濕，現為武庫之用，有數機關設於此，但地積不廣，縱橫不過數百米，突耳，繼遊附近各處，見海軍水兵教練所舊址，係於一九三四年因土兵叛變而停辦者，市政府所建之平民住宅，亦在於此，每幢月租自八角至三十盾不

寄。

午後一時，應惠潮嘉客族之公宴於集和會館，共數十人，分五席。三時，出席孟加錫國民黨支部之歡迎會。五時登舟，船公司經理及船主開茶話會招待，情意殊殷。船於五時半開駛，天雨未止，歡送者均立雨中，揮帽至距岸已遠始散，不勝感歎之至。

上午九時許，曾由王仁山君招待至其岳父湯甲必丹之墓園參觀，建墓精緻，凡來遊者必履其地也。李小軒兄囑題集和會館及李烈亞之栽菜油字額，允於回京後照辦寄付。

一月二十五日 晴雨不時 在船中

航行穩適，浪靜波平，自孟加錫至馬尼拉之海程，為一千二百

五十四里。本日午間已行二百零七里。尚有一千零四十七里也。午後一望海天，已不復見山矣。

一月二十六日 晨雨 在船中

本日小有風浪，尚不影響航行。至正午行經二百四十七里，約八百里。二十九日午後可抵馬尼拉矣。余連日酬酢之疲勞，至是恢復精神亦佳。二等艙中有孟加錫中原公司之經理廖世功君，時相遇從，頗不寂寞。

一月二十七日 晴 在船中

晨六時許，遠見兩側皆山。近午復見左舷有數小島。本日風雖不大，而船身微簸。十二時後已行二百四十餘里矣。

荷屬東印度附有島嶼甚多其大者如蘇門答臘爪哇及婆羅洲南部之西列比斯英屬紐支尼亞的摩等。

一月二十八日 晴 在船中

天氣清明波平舟穩本日行經二百六十八里距馬尼拉僅有二百九十里矣。

一月二十九日 晴 抵馬尼拉

清晨入海峽如行內河聞自此抵埠尚有百里之遙也十時許經可列加島之軍港左舷美國軍事防備集中於此駐兵萬餘即為馬尼拉灣之入口地右舷對海中有一砲台形如戰船將至防坡堤之前繼續來查驗者首為醫生次為移民官白種人與有色種

人分列二處，復由移民官收取護照，另出一種登岸証書，以為回船時交換文件，至為可恥。船抵岸時，總領事鄧宗瀛、總支部常務委員王泉笙、林書堂諸君，上船歡迎，偕至大同俱樂部午餐。總領事館即在二樓，於飯後踵館，旋由鄧君導遊各處。先至總支部，次至智普學校，有小學生百餘，繼往崇仁醫院，係陳某所捐建，規模雖不甚大，設備尚佳，可容百餘人。車行又二十分鐘，至麥堅尼軍營，為美兵屯地，地勢高曠，風景尚佳。聞總司令駐於市內西班牙舊城。此地有將官二員，惟軍官多美國籍，而士兵則土著也。街市尚屬整齊，以塔虎脫路及海邊之威爾遜路為最佳。土人之房屋多為木牆茅頂，此島常患大風，天氣以十一、十二月為最佳，三、四月最

熱六七八月則為雨季矣。旋至運動場參觀，規模甚小。余在海邊之咖啡館略坐茶點後，即由鄧總領事偕諸同志歡送登舟。六時啟行。

華人於九百年前，即來菲律賓。現有十餘萬人在馬尼拉者，不過三萬人。昔時握商業之全權，今則與日菲鼎足而三矣。日本僑民二萬餘人，居南島，多事農業。在馬尼拉者不過三千餘人。在昔由西班牙管理，歷三百年，美國繼之，才三十餘年。今已許其獨立。但由自治政府成立五年後，美國對於菲貨之輸入，即須徵稅。故菲人甚以此事為憂慮也。按本島總歲入，不過一萬二千萬，比所士每二比所士合美金一元。

本島出產，以木材、糖、麻、織草帽之草，及米為大宗。菲貨之輸入中國者，約值三百萬，而華貨輸入菲者，不過百萬餘，以布疋、鷄蛋為大宗云。

土人語言種類甚多，現以英文為交通語言。此地有西班牙時代設立之大學及菲律賓大學，教育狀況尚有相當之發達。華人亦有小學十三、中學二處云。

菲島議院分參眾兩院，現黨眾中大多數奉黎桑為首領，少數則奉奧如斯巴尼。

一月三十日 晴 在船中

本日稍有風浪，因橫渡中國海，在所不免。時逾正午，則海天一

碧，不復見大陸矣。由馬尼拉至香港之海程，為六百五十里，已行二百里，後日可抵鄉園，遠別初歸，洵屬樂事也。

一月三十一日 晴 在船中

天氣晴和，東北風略自北來，船微搖曳，至正午時尚有二百里可抵香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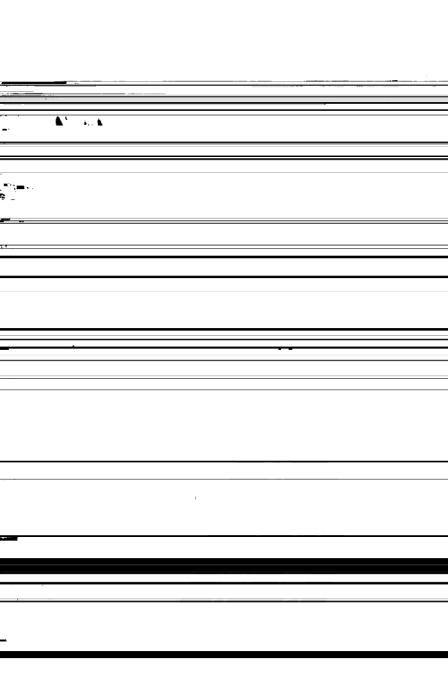
二月一日 晴 抵香港

上午八時，抵埠登岸，寓皇后酒店，旋訪晤各親友後，即乘往車往廣州市。

由四川成都至康定（即打箭爐）路程單（計十一站）

打尖地名 宿營站名 華里里數 備

考



康定

六五

由康定至岡拖河邊路程單（計二十一站）

站名（華里）里數

備

考

折多塘

四〇

有民房十餘所

水橋子

七〇

有民房三四所

長壩村

五〇

有房三四家

鐘吉喇嘛寺

五〇

喇嘛廟一所

秦林

六〇

附近有民房百餘所

官寨子

五〇

露宿昔有官寨子一所今已毀壞

道孚縣

九〇

有民房一百五十餘所

大山寨	四。	有民房三十餘所
將軍梁子	五。	有街房八九所金礦頗多居民淘金者為生亦復不少
鑪霍縣	八。	有街房一百餘家
納柳村	六。	有民房三四家
朱倭	四。	有民房五十餘所有土司一員
甘孜縣	七。	有民房三百餘家又有溫泉可沐浴
絨壩金	八。	有民房二十餘所附近有溫泉可沐浴
松林口	九。	該地露宿
玉隆官寨	九。	有民房二三所該官寨係駐隊伍之用
東山根子	六。	露宿

西山根子	六〇	露宿是日過雀耳山
柯鹿洞	六	露宿附近有民房十餘所不堪住宿
德格縣	六〇	有民房約一百餘所
岡拖河 <small>(又名金沙江)</small>	六〇	西岸有民房十餘所
<p>附記：由岡拖河渡河即為藏軍駐在地計由此到拉薩共四十二站</p> <p>由岡拖河至拉薩路程單（計四十二站）</p>		
站名	(英里)里數	備
矮多	九	
絨松	一五	
降達	一二	
		考

馬里	瓦河	拉貢恩達	拉麥	浪達	察木多 (即昌都)	惹了	托浪	九絨	格里
九	二五	一〇	一四	一六	一八	一八	二〇	二〇	一六
道甫	希拉易阻 差亞呷誤龍以不達		那木錯		拉拉大馬罷呷	格片	那西	格劣呷	

下野松	七	以大
洛隆宗	一八	却翠
則墨	一八	底叩
肖墨	一五	
抓里	一七	
拉則	二二	西米貢
大 宗	一三	
五結打木達	一五	
拉木結孔	一八	寧下空
溫坐瓦瓦	一〇	

江	浪	炸	舌	秧	拉	察	屠	加	哈
達	久	麥	里	長	里	秋	土	貢	拉
一五	一三	一一	一八	一〇	一七	一五	一四	一六	一一
		碾拉		白打	葱司日	谷拉			

經	大	一四	
龍	馬里	二三	
錯	木拉	二〇	工波怕力拉
河	司力蔣	一六	
仁	欽里	一七	
墨	竹貢卡	一八	
拉	木	二	
得	慶	二〇	
拉	薩	二三	
合計			

六四六 由岡拖河西至拉薩共經過重要山二十九座

由拉薩至江都路程單（計二十三站）

站名	里數	氣候	備
業黨	一五	溫和	路平有民房五十餘所
僵美	一〇	溫和	路平有民房三十餘所
曲水	一〇	溫和	路平附近約有民房一百四十餘所
岡巴白嘴	一五	溫和	路平有民房約三十餘所
擦馬龍	三	頗冷	過岡巴山靠吉祥海
白地	二	頗冷	路平有民房十餘所
浪噶孜	一五	冷	路平有民房約六十餘所
扎拉	一五	冷	路不甚平有民房一大所

考

熱	殺	江	鎮	康	蘇	卡	多	圖	帕
龍	喜	孜	岡	瑪	達	拉	金	納	里
一五	一六	一六	一四	一五	一四	一四	一二	一三	二二
極冷	冷	冷	頗冷	冷	冷	極冷	極冷	極冷	極冷
路不甚平有民房約五十餘所前清時駐有漢軍三名	路尚可行有民房約二十餘所	路平附近自民房一千二百餘戶有英兵五十名駐於英人所建之汽車站內	路平有民房三所自江孜以後沿途雖未行駛汽車而各站皆有英人建立站房	路尚平有民房約二十餘所	路平有民房約三十餘所	路平有民房約三十餘所	路平有民房約二十餘所	路平附近約有民房一百餘所	路平有民房約一百五十餘所駐有西藏之警官及稅務官員

溝屋一	六五	冷	大半路平小半路不甚好走地勢極為險要前清時駐有漢軍百二十名後中英軍作戰於此我駐軍之營均成廢土
亞東	一二	溫和	路不甚平有民房二百餘所英兵二十五名英人商務委員一人
昌谷	一七	頗冷	路險過關納山此山即喜馬拉雅山之支峰
江都	二五	溫和	路險下山此處為哲孟雄之地其國王現尚住此有汽車可直達喜里古里亦可通噶倫堡及大吉嶺
喜里古里	六〇	熱	路平下山由北上火車至印度加爾各答

附：黃慕松事略

兄諱承恩，字慕松，壯以字行。廣東梅縣松源堡人。叔壁池公子四，兄次居仲。髫齡侍壁池公廣州，就外傅，受書汕頭嶺東同文學校，為鄉先華丘工部仙根、溫太史慕柳所器重。陶模督粵，入武備學堂，光緒三十年畢業。軍諮府選送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試輒前茅。時先總理留東同盟會成立，兄與盟。士官畢業，列最優等，歸國充黃埔陸軍小學堂監督。先是校中密組同盟分會，諸生成感喻大義，兄至時誘掖之，鎮球入陸軍小學，承兄命也。其後庚戌辛亥間，同學赴義者衆，忌者譖兄縱容，兄置不辯，自引去。復東渡，日本入砲工專門學校，志益堅，學益粹。

辛亥光復，返國時，黎大總統駐鄂，議組政府，廣東胡展堂都督令兄從事，抵滬，遇黃克強先生，語以總理旦夕可至，兄迎謁，從入南京，任參謀本部第四局長。北伐軍既集，謀設兵站，以黃膺白先生為局長，兄副之，事無大小，決於兄，兄年尚未三十也。

民國元年，施肇基、鈕惕生、西先生組織外蒙考察團，二年一月，庫倫變作，袁世凱將有事於蒙疆，派兄為考察委員，密令規劃國防軍事，兄欣然與同學彭琦、陳宏萼，犯風雪，涉窮邊，途次陰山南麓，彭琦墜馬死，兄鼓勇繼進，畢事而還，是為兄致力邊事之始。復命任陸地測量總局長，方欲有所建白，而袁氏有異志，不省於是。三渡日本，入陸軍大學，國人得入斯校，自兄始。

民國九年歐戰告終，兄以為各國戰略器械日新月異，請派赴歐洲為軍事研究專員，留英一年，德法二年，兼通日英俄德法各國語言，博涉知方，其學益進。蓋外蒙之役與歐洲之行，皆足以見兄之抱負於邊事外事寄趣之深。其後而赴邊疆，而使異域劍履所及，內而東三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外而歐美非洲南洋群島，孤懷曠識，闊達多聞，非一孔之士所能及。海內兵家交相推服，而兄澹然未嘗有絲毫自足。

自歐歸國，任中俄界務公署參議，中俄會議專門委員，兼交通部路線審查會主任。十四年回粵，任粵軍總司令部編審委員會委員長，兼黃埔高級班副主任。十六年任粵軍第三師師長，其間

治軍嚴肅，謀猷宏遠，暇日，探討各國新舊學術，著作頗多，傳業日廣，門弟子發名成業，膺要職，給兵符者，踵相接，中外人士推為軍事專家。

民十七年北伐統一，今主席蔣公以兄資望深，特派軍官團副團長，翊贊整軍，得人為感，是年八月，任陸軍大學校長，十八年八月，任參謀本部測量總局局長，嘗挾輿圖窮歷僻遠，全國軍事測量，賴以成事，兄益縱覽關塞，熟於形勝，軍事地理之學，獨步當時。

民國十九年秋，任英倫萬國航空會議代表，第四屆萬國測量聯合會及第三屆萬國航空攝影測量會議代表，特任國際軍

縮籌備委員會專門委員，是為我國軍人出席軍縮會議之始。兄至，盡日參與籌備會議，吐屬驚人。幕後草擬日報，午夜不休。泊開會而疾作，仍思乘會議之餘暇，為半球之環游，取道日內瓦、馬德里、里斯，經愛爾蘭返英，以竟游程。或勸以少休，不聽。延醫診視，知病良已，遂行。後復經俄境西北利亞返國。其勤勞不自暇逸，類如此。

民國二十年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中央執行委員，任參謀本部次長，兼邊務組長。二十一年二月日內瓦軍縮正式會議開幕，液兄為全權代表，率軍事專門委員朝夕研究，凡提議爭辯之件，均足以保障國權。是年秋，經美洲歸國，兼任考試院典試委

員。二十二年新疆事變，中央以西北藩籬，未容遽撤，非有知兵大員馳往宣慰，不足以安邊懷遠。特派兄為新疆宣慰使，兄冒險飛航，期固邊圉，或傳兄遇害，中央亟召之歸，奇功未竟，常以為憾。旋復兼代陸軍大學校長，是年冬，中央以西藏為西陲重鎮，而條約所限，界務複雜，人心不安，會達賴圓寂，特派兄冊封致祭，專使翌年四月，涉川康，抵拉薩，深入西藏，至之日，萬象歡呼夾道，爭覩威儀，大廟施茶，禮至隆重。兄周旋壇坫，儀觀偉然，拊循之餘，羣情內嚮。廿四年春，繞道印度，經南洋羣島菲律賓，回京復命。中央勞兄任，兄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當是時，國難方殷，東蒙危殆，察北多故，百靈廟控扼其間，舉足輕重，中央固有綏境蒙政會之設，派大

員授以方略整理邊務，兄之識人咸服焉。自九一八以還，翊贊主席蔣公籌邊建軍，竭盡忠智，用能敬歷中外，屢當大任，人皆羨兄遭遇之隆，而不知皆其素積蓄者有以之，而無愧怍也。

民國廿五年秋，中央任兄為廣東省主席，兄以桑梓所在，而南中軍政同僚尤多門生故舊，艱難共濟，義不容辭，下車伊始，粵人以得賢長官為慶，兄乃殫精學劃，澄清吏治，禁絕煙賭，而一切經濟建設，尤以不與民爭利為主旨，於敦睦邦交，撫輯僑衆，亦三致意焉。勤惕之餘，宿疾復作，西安事變，兄方在榻，力疾起，召粵中諸將，定策擁護中央，服從領袖，人心乃定，一方安堵，中央召開五屆執委會，疾少間，欲起，主席蔣公念兄病，止之，養疴從化，溫泉

卧久恐曠公務，馳車返省。途次過風，疾劇，移中央醫院，藥勿瘳。以民國廿六年三月廿日晚七時三十分棄世。春秋五十有四。神識不亂，遺命僚屬，以鞏固統一，建設模範省為言。懇摯一如平日。惟以未克終養老母為恨，亦足以徵兄之沒而猶慕也。

既卒，中央震悼，下令褒揚，時論惜之。兄為人和平溫厚，性刻苦，起居言語有節，居家儉約。兄嫂子女躬操作，與齊民等。尤天性至孝，戊申歲遭叔壁池公之喪，哀毀備至，終身思慕，無一日忘焉。事叔母張太夫人，承歡膝下，雖老仍如孺子。家政秉之母，不使妻有私財。兄同懷兄弟四人，長兄早夭，弟焯南繼承父業，次青松服務廣東建設廳，姪維炎留學德國，考取德國明興大學林學博士。

兄嫂王氏子六人，維旺早夭，維敬、維恕、維廉、維桓、維揚，女三人，和雲、芳英、玉英。鎮球與兄分爲兄弟，雖從事之日少，而處躬接物，受兄精神感召之處甚多。今次兄遺事，尤不能忘。至其磊落大節，功在黨國，良史紀之，自有定論，非一人之私言也。兄所著環球遊記，已行世，竊謂兄生平所得，尤在邊陲，而今人於邊事，多漫不加省，因與兄妹婿王維崧、商梓兄新疆概述，西藏日記兩書，以饜學者。此兄之遺志，亦祈以引起國人對邊事之注意焉。其他遺著如官書、講稿、專著、戰時首都已臨版，不復存，茲不並刊。追懷明哲，揭兄傳略著於編，以誌後之知人論世者。

從弟黃鎮球敬述

付梓贅言

新疆概述。蓋三十三年新疆事變，中央特派公為宣慰使時所著。西藏日記，則達賴喇嘛圓寂，中央眷念西陲，派公冊封致祭時所記也。生前公而忘私，未遑付梓。廣州淪陷，其門人郭冠杰君於友人家取箱盛物時偶得之，携出走至曲江，以付維崧，乃携至重慶，請其從弟鎮球轉呈委員長蔣批交軍令部付印。未果，深以此書對於邊事有詳盡之記載，極足為研究邊事之參考。若令湮沒，殊為可惜。因託滬上友人為之估價，印叁百本，需費肆百柒拾萬元。沖晒影片捌萬餘元，共肆百捌拾餘萬元。款無自出，遂赴台灣，與公胞姪維炎商籌伍拾萬元。陳長官公洽先生助

貳百萬元。後與滬商定約，則物價高漲，加印貳百本，非陸百萬元不可。因念此書邊事而外，於風土人情、里程道路、物產等莫不具載，與辦理邊疆補給足資參考。乃報請聯勤總司令部補助，所印之書以半數歸國防部分發各機關參考，至其內容悉存公當日手稿之舊，未經竄易，懼以損真。書成爰誌其崖略如此。

特派

新 疆 宣 慰 使 致 祭 冊 封 達 補 喇 嘛 專 使

署上校副官王維崧誌